東瀛豪俠傳

第一部

插圖●胡澤民
譯者●王家成
原作●柴田錬三郎

四季書庫 35

東瀛豪俠傳 1

王家成譯
柴田錬三郎作

四季出版公司

四季書庫 35

封面設計・題字／胡澤民

柴田錬三郎筆下的虛無主義英雄人物「眠狂四郎」是個不畏權勢，特立獨行的怪傑。在德川末年幕政紛擾不靖的亂世，他以一套怪異犀利的「圓月殺法」行遍江湖，生命對他而言似乎不是充滿愉悅，他的內心與所幻化的行爲，在仗劍天涯的旅途之中，不時出現一種矛盾與痛苦，因爲他無法擺脫深深套牢的宿命感，所以也就注定成爲一個充滿罪孽而孤獨的奇俠。本書在日本出版後立刻成爲轟動一時的暢銷書，共分十餘册，每册自成單元，其間隱隱有一脈絡相連。朝日新聞在柴田逝世時，推崇這套書爲其畢生代表之作。曾由余阿勳先生譯成中文在「時報周刊」連載，譯名爲「孤星劍」。

四季出版公司出版

東瀛豪俠傳

插圖●胡澤民
譯者●王家成
原作●柴田錬三郎

本書插圖部份曾在時報周刊發表，經徵得
該刊同意，在本書中印出，謹向該刊致謝

四季出版公司啓

序

1

東瀛豪俠傳（原書名爲「眠狂四郎無賴控」）是柴田錬三郎先生的代表作，在新潮周刊連載期間，極受好評。

當時我也是「東瀛豪俠傳」的忠實讀者之一，故事的精彩另當別論，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柴田氏充分運用「周刊」的有限篇幅，很巧妙地取悅讀者底技巧，至今我仍記得我幾乎佩服得五體投地。

首先我想嚐試分析「眠狂四郎」爲何洛陽紙貴的原因：

㈠故事簡短精彩，符合現代人的要求。現代人是忙碌的，即使不忙碌，至少也有一種很忙的感覺。對於這種人，像「三劍客」、「唐・吉訶德」之類的大部頭的書，既無時間，也沒有心情看。生活在都市的人能够看書的時間，實在少得可憐，充其量只能在上下班的電車、或午休的時間，所以簡短的故事逐漸受到歡迎。而「東瀛豪俠傳」之所以開始連載即大爲轟動，原因是它並非冗長複雜的連載小說，以狂四郎爲主角，每回連載都是一個新故事的開始，都是新的故事內容

，讀者不需對故事中的人物具備什麼特別的知識。「眠狂四郎」的系列在故事的簡潔這一點，充分符合了現代人的要求。

㈡對於如此忙碌的現代人，「刺激」比什麼都來得重要，「眠狂四郎」的小說，場面自不在話下，其結構更是極富刺激的。柴田氏的小說一向頗以「曲折」見長，但是柴田氏「曲折」一次是不盡興的，他會設法「曲折」第二次，然後索性再「曲折」第三次。他的作品頗多是這種三段式的結構。換言之，有點像奧亨利或李洛丹（L'isie Adam）的短篇小說的手法，但柴田氏更富於刺激。像本書中的「基督坡」、「皇后惡夢像」等節，就是給予讀者此種三段構造式的刺激。

㈢「眠狂四郎」運用了大衆小說所有本質上的條件。何謂大衆小說的本質上的條件呢？

(1)「尋寶」的要素。

這是理所當然的，任何大衆小說若未帶有尋寶的情節，就顯得不够精彩。「眠狂四郎」的故事中，環繞在爭奪大將軍贈予水野家的男偶與女偶，卽帶有「尋寶」的意味。

(2)狂四郎的厲害頗具現代感。

有關斯殺的場面，雖然狂四郎鐵定是會贏的，但是他並非憑着大力士一般的體格取勝。柴田氏把狂四柴塑造成瘦身、非彪形大漢式的人物，這一點實在令人拍案叫絕。雖然狂四郎像現代人一般，瘦瘦的，並非孔武有力，但是他經常憑着智力與技術擊敗敵人，我想這一點必定很吸引讀者。

(3)春畫式的趣味是現代的。

「眠狂四郎」故事中的官能描寫多少含有異常性，更極端來講，柴田氏適可而止地加進了討好現代人的色情狂、虐待狂。各位不妨回想一下「禁苑之怪」中，狂四郎懲罰姦婦志摩的場面。「……衣服裂開，滑落脚邊，志摩被自己的衣服絆了一交，狂四郎的劍又對着窘態畢露的志摩，施加無情的攻擊，轉眼之間，志摩連褻衣也被劃落，露出豐盛的肩、胸、背、腰。最後在女人悲憤的尖叫聲中，連裹住下體的最後的衣物也被狂四郎用刀尖剝開，高高拋到空中……。」

㈡除了狂四郎之外，其他的配角人物都酷似我們熟悉的大衆小說中的人物。

狂四郎的相貌與中黑介山的「大菩薩嶺」的機龍之介頗多類似，至於談吐語氣則彷如大佛次郎的「鞍馬天狗」的倉田。而配角人物的金八則像「錢形平次捕物控」中的加拉八。至於愛慕狂四郎的美保代，我想一定有許多讀者覺得她在外形上頗似「宮本武藏」的阿通。「眠狂四郎無賴控」的人物酷似我們熟悉的其他大衆小說中的人物，這一點也使得讀者易生親切感。

綜上所述，眠狂四郎的故事是很符合現代人的要求的。就是說它很精簡，爲讀者節省許多時間上無謂的浪費，第一其分量與內容極精簡濃縮，不會拖泥帶水，第二無論其場面或結構都充滿着非常近代的實用精神。

但是「眠狂四郎無賴控」並非這麼表面化的。這部小說之所以轟動，原因是狂四郎這個人就是現代日本的知識份子。

倘若狂四郎只是武功十分高強而已，我想它是不會那麼轟動的。有位評論家說眠狂四郎彷如米契・史匹雷恩的偵探小說中的主角，我覺得這是極大的誤解。史匹雷恩筆下的偵探冷酷無情與狂四郎的冷酷，在質方面有異，性格也不同。

至於不同在哪裏呢？那就是硬漢型的偵探本質上欠缺命運感。他或許也是孤獨的，但是那種孤獨並無人力所無可奈何的命運的壓力與暗淡。不會讓人感受到宿命的陰暗與哀傷。硬漢型的偵探小說的確曾風靡一時，但終未能在日本的風土紮根，那是因爲主角絲毫不具命運感與宿命感。

狂四郎的孤獨不像那些紅毛碧眼的洋偵探那麼膚淺，他的孤獨是因爲背負着命運的重荷、宿命的暗淡、罪孽的悲哀所造成的。

狂四郎是個註定一生必須背負不幸命運的人，他是背教的神父與日本女人所生的私生子。根據原作者，這是他對人生懷着虛無感與復仇感的開始。他是身負陰慘使命的人，他是密探；身爲密探的人，一旦被敵捕獲，便須接受自己同伴的毒殺。瞻前是死，顧後也是死，所以他的臉孔因其所負使命的緣故，總是籠罩着死亡的陰影。

不僅如此，他也背負着似乎一生不能與他所愛的美保代結合的命運。美保代是個十分美麗的姑娘，美得讓狂四郎生起罪惡的感覺。狂四郎强暴過這個姑娘，她患有肺癆，經常發作，偶有小量的嘔血。

狂四郎是個弒親的人，而且他也是强暴自己表妹的人，當然那時他尚不知其爲表妹。以上等等罪孽不斷在他的周遭生起風波，他黑濁的罪惡感皆是這些因果與罪孽的結果，而且狂四郎是個

無法從這些罪孽獲得贖救的人。在玩劍上面，他是舉世無雙的高手，但是他的表情却經常帶着陰影，那並非由於反抗無可奈何的命運，而是忍痛承受命運所引起的。

狂四郎與所謂超人型的或硬漢型的偵探，絕非同質的。他的虛無與孤獨都是由於背負着命運感與宿命感。這是狂四郎最迷人的地方，同時也是獲得衆多讀者共鳴的原因之一。

自古以來，讀者們都最偏愛、最同情命運坎坷、遭受無可奈何的命運玩弄的英雄或强者。就以大衆小說爲例子，吉川英治的作品都是朝着這個路線，而眠狂四郎之所以廣受日本知識份子的歡迎，不外乎也是這個原因。狂四郎雖小，但也是宿命與罪孽玩弄下的小英雄。這是他吸引我們，使我們產生親切感的地方。他的孤獨?!他的陰慘?!儘管原作者受到法國十九世紀的詛咒詩人的影響（柴田錬三郎先生喜歡十九世紀末法國的詛咒詩人與作家），但這些與西歐式的孤獨和罪惡可能是無關的，它是日本式的、日本的大衆式的。

原作者，柴田氏對於這一點實在很有他獨到的見解，柴田氏把眠狂四郎塑造成白種人與日本人的混血兒，或許他有意諷刺日本的知識份子呢！狂四郎既非白種人，也不像他母親是個道地的日本人。換句話說，這不正像是在上下班的電車上閱讀「眠狂四郎」，在公司打着英文打字機的我們嗎？就像眠狂四郎，我們一方面觀賞外國電影，但是所抱持的人生觀無非只是日本式的命運感。

遠藤周作

第一章　木偶的首級

一

遠處響起二更的鼓聲……。

七、八個賭徒圍着一個圓形的枱子，枱子上點着蠟燭，燭光把衆人那巨大的影子投在背後斑駁的牆上，破紙門上黑影幢幢的搖動着。

此地是一所空宅。

初更開始的賭局，這時正進入高潮，場中帶着一種類似殺氣的劍拔弩張的氣氛，看似永無結束的時刻。

時序雖是賞花的季節，但夜半仍寒冽，可是這些賭徒却熱得打赤膊，露出油光閃閃的紋身。

尤其是那掌壺的壺官，身上那「俱梨伽羅」的紋身，泛着一層紅暈，顯得格外醒目。年紀大約三十出頭，皮膚光滑白細，使得那層紅暈更形耀眼。

坐於對面的莊家眼看各家已紛紛下注，銳聲喊道：

「搖壺！」

壺官把鹿角的骰子丟進藤製的壺皿，搖了幾下。他的手勢眞是扣人心絃。

年輕的壺官頗擅於控制人們的情緒，提高衆人的緊張。

那些充血的，類似饑餓野獸的貪婪的眼光，一齊集中在壺皿，甚至忘了眨眼。

然而却有一個人例外，他穿着一身黑衣，自始便倚着牆壁冷冷地望着壺皿，沒有參加場中的輸贏。他那輪廓鮮明得令人懷疑可能帶有洋人血統的相貌，散發出一股虛無的陰影。年紀大約接近三十。

他今晚是第一次出現在這賭場。

「我來參觀你們賭博。」進門時，他只說了這句話，以後始終默默無言，彷彿是被衆人遺忘

向您推介　即將隆重出版

胡金銓策劃・林清玄改寫／山中傳奇

山中傳奇是根據宋人的筆記小說，由當代中國電影的巨擘胡金銓策劃，鍾靈編劇，再由林清玄依劇本改寫的小說，書中附有胡金銓在韓國拍攝這部電影的珍貴紀錄，以及男女主角徐楓、石雋、張艾嘉等人的文章。由這本書，您可以瞭解胡金銓致力中國電影的努力，以及他嘗試提昇中國電影水準所投入的心血，我們很榮幸能藉這本書的出版，爲您介紹這部氣勢雄厚的電影。這部精彩的小說，預計6月中旬隆重出版，每册定價60元。

柴田錬三郎／東瀛豪俠傳 2

柴田錬三郎的眠狂四郎系列小說，在日本出版後，風靡了萬千讀者。這套系列小說全部約12册，預計二個月推出一本，第二册將於七月出版，仍由王家成翻譯，並有胡澤民插圖十餘幅，第二册比第一册更精彩，每册定價60元。

吉川英治／宮本武藏

吉川英治所寫的「宮本武藏」在日本是家喻戶曉的武俠經典之作，他因寫這本書而名震日本文壇，備受推崇；評論家們認爲這本書不僅是當代日本最好的劍俠小說，更是一本極佳的歷史小說。柴田錬三郎便自認曾受到吉川英治的一些影響。

全書近200萬字，已由譚繼山先生譯完，本公司預定於68年9月起分册陸續出版。

的人。

「開！」隨着莊家的吆喝，壺官迅速揭開壺皿。

就在那一刹那，掌壺的右手小指有個微妙的動作——乾淨俐落，令人無法辨認，唯獨未瞞過浪人。每當壺皿掀開時，浪人的嘴角總掛着洞識手脚的冷笑。

「今晚老是四三和四六！」有人憤憤叫道。

如出現四三和四六，卽使押偶數和奇數的金額不等，亦無大礙，差額是莊家的負擔，可付半額，另一半歸莊家。

賭局又繼續進行，最後終於有一名賭徒察出端倪，突然大聲喊道：

「可惡！原來你在搞鬼！」叫嚷着，揮出一拳，人便站到枱子上。「早就覺得奇怪，好，這下總算露出馬脚了，各位兄弟，別放過莊家和掌壺的！」

這是一羣習於鬪毆的莠民，爭吵一起，各人紛紛拔出短刀、木刀、七首。

這時，那個靠着牆壁的浪人突然出聲道：

「慢着！……交給我處理怎樣？」

「少管閒事！」那名識破詐賭的賭徒兇狠的瞪着浪人。

浪人面帶笑容，說：「我要那個掌壺的。」

「什麼？我用不着你插手。」掌壺的反而不領情。

「你用不着我，但我却用得着你。」

「多管閒事！」一名暴躁的賭徒迎面向浪人刺出一刀。浪人不躲不閃，隨手用刀鞘架開，順勢朝對方心窩戮了一下，那賭徒慘叫一聲，當場折膝倒地。

「好哇！大家先幹掉這個瘦浪人再說！」其餘的賭徒七嘴八舌地叫嚷着，正想蜂湧而上時。

「放肆！」出自浪人口中的這聲吆喝，使得全場鴉雀無聲。

其實浪人的聲音並不大，但却具有鎭懾衆人

的威力。

「喂！小子，把衣服穿上，跟我來！」

「……好，好。」那掌壺的小伙子似乎也懾於浪人那磅礴的氣勢，頗生敬畏的樣子，連忙撿起衣服。

二

夜空的月色明亮皎潔。

浪人和掌壺的踩着各自的影子，緩緩走在酣睡中的街道。

「大爺，到什麼地方呢？」

浪人不答，雙臂交叉於胸前，連頭也不回，反問道：「你是幹扒手的吧？」

「大爺的眼光眞厲害，不錯，小的叫金八……難道您用得着我的妙手空空？」

「不，我要借用的是你那敏捷的身手，等一下我就要當闖門的强盜。」

「別開玩笑，大爺，扒手和設局詐賭還算是混飯吃的，但是强盜可不是鬧着玩的。」

「我也不太願意……可是看在錢的份上也就馬馬虎虎了。目標是大官邸。」

「嘿？」金八爲之一驚，偷偷瞧了浪人一眼，那是一張冷漠得令人生畏的側面。

「那所大官邸的總管一直是我的衣食父母，情理上拒絕不了，所以才受人之託，充當闖門的强盜。」浪人敍述着令人難以置信的話。

「大爺您怎麼稱呼？」

「**眠狂四郎**。」

「眠……嘿！」金八偏着頭，然而他已敏感地接納這位來路不明的武士所具有的不可思議的魅力。

金八試着問說：「您既然不賭博，爲什麼到賭場？」

「爲了要物色像你這樣的人。」

金八聞言，頗覺洋洋得意。

最後，狂四郎停脚的地方，果然如他所說的

是一所堂皇的大官邸的正門。金八有點畏怯地抬頭一看，不禁喃喃說：「嘿！好大的宅院……」

眠狂四郎揚言要當强盜，但意外的是，他竟能悠然通過守衛，並在「長屋」前堂堂報出自己的名字，門房似乎早在等候他，門開了。

金八壓低聲音問道：「這空院是否御老中水野越前守……」（譯註一）

「不錯，值得我們下手吧！」

「守衛讓您進來下手……？」

「事先講好的。」

狂四郎進入後便往總管的家走去。

佣人領他們到書房，金八彷彿被人牽着鼻子似的，如墜五里霧中。

時刻將近三更，萬籟俱寂，靜得令人發慌。

譯註一：德川幕府的領導核心，大將軍之下有一個「大老」，但這個職位通常空缺，以下有四、五個「老中」（長老之意），接着是管理基層官吏的「若年寄」（較年輕的長老之意）。

未候多久，出迎的是一名身高不及五尺，額頭與顴骨異常突出而其貌不揚的老頭。

「我早預料你今晚可能會來。」老人見面的第一句話。

「有沒有酒？」面無表情的狂四郎的第一句話。

老人點頭，拍了一下手，然後展開他手中携帶折疊的紙張。那是這所空院的草圖。

「這裏跟這裏。」老人指着他標上紅點的兩處地方，然後望了金八一眼，自言自語說道：「既然是你物色的人，諒必相當不錯。」

女侍送酒來，老人立起身。「好，萬事拜託了。」

「爲了愼重起見，我再請問一遍，你老人家到時不會臨時改變計劃吧？」如此詢問的狂四郎，臉上閃過一種精明之色。

「我是那種人嗎？別人或許不知道，你應該很清楚。」

「我是毫不在乎被殺頭，但是你……」

「不，不，我絕對不會陷害你。……總而言之，萬事拜託了。」

這位把一切感情深藏在臉上無數錯綜的綺紋之下，逢人總是笑容可掬的老人，起身走到門口，正要伸手開門時，又回過頭，留下一句謎語似的話：

「狂四郎，花即使有毒，花依舊是花。只是攀折時，務必多小心，切莫大意……」

狂四郎苦笑一下。邊呷酒，邊把草圖熟記在腦子裏，喃喃說道：「是時候了。」

「大爺，我的任務呢？」金八惶恐地問道。

「嗯。你先潛入這個房間，裏面擺着許多木偶，要偷的是天皇伉儷的木偶。那東西是你從來沒見過的，所以很起眼。千萬別隨便拿一個就走，記住，是放在最上位的那一對。」（譯註二）

譯註二：〔木偶〕即「洋娃娃」，貴族家專闢一個房間，仿造宮廷的式樣，上自天皇伉儷下至衛士及模型的傢俱、樂器、轎輿等器皿，一應俱全。

「黑漆漆的，要是……」

「裏面應該點着小燈……你先潛伏在隣房等，然後……是的，半個時辰之後，會有大騷亂。」

「騷亂？」

「你只要靜靜的等就是了，到時候負責照料木偶的女中會匆匆忙忙跑出去，你把握機會，拿走那對天皇伉儷的木偶，回到這裏來。那你就算圓滿達成任務了。」

三

眠狂四郎不聲不響地走在漆黑的長廊。他能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暗處行動自如，而且不會發出脚步聲。

他先把金八安排在木偶間的隣房，現在他正要闖入一名女中（即女侍）的臥房。對於這件事，他並不猶豫，然而却稍有一股自嘲在心底廻盪着。因爲他要從事的是一樁無賴的暴行，明白禮

義廉恥的人所不屑爲的。而他之所以願意去做，無非是因爲發現那位五尺不到，其貌不揚的委託人——這所水野忠邦邸的側頭役武部仙十郎——其令人莫測高深的意圖頗值得玩味。平心而論，這是常人不敢嘗試的冒險。

狂四郎停脚，這時他才故意弄出一點聲響。他將手搭在紙門，聆聽房內的動靜。

靜寂依舊，漆黑不動，聽不出房內有何聲響。然而，狂四郎的直覺却預告着有某種東西接觸到他那歷經磨練的神經。——不錯，的確是值得摧折的花。

下一刹那，狂四郎輕輕拉開紙門。

第一步踩進房內。

一片漆黑，靜悄無聲，空氣裏淡淡的飄着伽羅香味。

狂四郎反手關門，在此之前他已察覺右邊有人緊貼着牆壁。他之所以關門，便是要引誘對方利用他這個空隙下手，但對方並未上當。

而由他主動撲向對方却是他所不喜歡的。狂四郎佯裝不知，朝着床位向前走了二步。

背後果然有勁風襲來，他反手拿住對方抓着懷劍的手，粗暴的把她摔到床上。

「身手還眞矯健呢！……」

狂四郎捱近對方的臉孔。化粧與甘肌之香令人歡愉。

對方始終無言，奮力掙扎，那被壓制的雙腿及雙腕所具有的柔軟的彈力，使得狂四郎的熱血沸騰。

「既然知道抵抗無用，乾脆看開點吧！身爲奸細，應該經得起任何屈辱才是。」狂四郎的細語使得那女子渾身乏力，任其擺佈。

漆黑籠罩着沉默的男女，時間在流逝。

狂四郎突然從那女子身上起身，離開床舖。女人宛如死去一般不動。

當狂四郎敲擊火石的瞬間，女人才發出驚訝聲，一骨碌坐起。

「求求你不要點燈……」

狂四郎不理會對方的要求。「我可不是按規矩進來的人，妳忍耐點吧！」

紅色的燈光像波紋一般擴散到整個房間。

狂四郎望一眼那身着寢衣的人兒，不禁因那楚楚可憐的模樣，心底微感痛苦。

——來此當奸細，諒必是被迫的……。

當時——。

幕閣中爲了爭奪政權，明爭暗鬪，彼此派遣奸細，探訪政敵的隱私把柄，至今已成司空見慣的現象。文政十二年的今天，獨攬大權，恣意驕奢的人是首席老中「水野出羽守忠成」。水野獲得將軍德川家齊及其生父一橋治濟的殊寵，優遇有加；而幕府其他三項要職，「若年寄林肥後守」「御側御用取次水野美濃守」「御納戶頭取美濃部筑前守」全都是水野忠成的心腹。其他閣僚只能閒在一旁陪襯。

但是前年「水野越前守忠邦」從「京都所司代」轉任「西丸老中」，成爲德川家齊的嗣子德川家慶的助理，從此幕閣內便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

跡象極爲明顯，水野忠邦心懷總攬國政的野心。他原是「唐津」六萬石的領主，但領有唐津的人負有警衞長崎的重任，不得昇任老中。水野忠邦頗以此爲憾，於是自請移封「濱松」，終於獲准。以實收入而言，唐津是二十五萬石，濱松僅十萬石；家臣當然力諫不要移封，但水野忠邦堅不採納，可見其渴望當老中的野心何等强烈。

水野忠成這個派系當然不會默默讓水野忠邦崛起，於是展開一場政治上的鬪爭。

水野忠邦的「側頭役」武部仙十郎懷疑這名絕世美女的女中可能是敵對派系遣來的奸細，於是指使狂四郎以强暴的手法揭發其底細，因爲這位名叫「美保代」的女中業已博得水野忠邦的寵愛。武部明白以一般尋常的方法驅逐不了她，才計劃出最殘忍的冒險。

第一步驟已完成。

狂四郎甩開那一絲絲的憐憫，緩緩起身。

「美保代……不，美保代姑娘，妳的身份已經敗露，應該有所覺悟才對，面對現實吧！我也一樣。」

美保代這才抬起頭，注視狂四郎。

瞬間，兩雙眼睛定定相望，彷彿要看穿對方。

——美！太美了！

狂四郎望着眼前這位被他甫用暴力佔有的女人，竟美得令人難以親近。

美保代却很不可思議的從這位浪人身上感受到一種有別於憎恨的，難以名狀的戰慄。

奇怪的是狂四郎以下所採取的行動——

他突然大步走到走廊，竭聲喊道：

「水野越前守的官邸是空屋嗎？有個浪人搶去老中寵愛的美女呀！」

瞬時之後，整座空院亂成一團。這時有個人趁着忙亂，腋下挾着木偶，從一個暗處掠到另一個暗處。

四

黎明的天色令人聯想起塗上淡黃釉料的青磁。

晨曦斜斜落在寬敞的白砂庭院。沒有假山，亦無噴泉。如要說景趣，便只有那些生苔的奇巖巨石宛如島嶼一般浮在整齊的白砂石上了。

狂四郎與美保代兩人被帶下庭院，盤膝坐在地上。

並未上綁。狂四郎頑强拒絕，而接獲快報趕來的武部仙十郎則適時加以解圍。關於這一點，眠狂四郎與武部仙十郎早已有約在先。

周圍有手持六尺棒的衞士押着。

狂四郎昂然抬頭，面無表情；美保代那低伏的臉，蒼白如紙。

這是個安靜的早晨。

不久，水野忠邦也到了。正處英年的他，全身洋溢着朝氣蓬勃的精悍之氣。

武部仙十郎雙手反背，駝着腰，跟在手持佩刀的衞士後面。此外，並無其他人在場，這必定是武部仙十郎事先所做的安排。

水野忠邦停在狂四郎面前，問說：

「你叫眠狂四郎嗎？假名吧！」

「是的，因另有原故……」

「衞士報告說你聲稱强暴這個女中，沒錯吧？」

「沒錯。」

「理由呢？」

「大前天貴府這位女中返家省親的途中，我一眼看上她，印象非常深刻。」

狂四郎厚顏說道，低頭的美保代不覺微微動容。大前天她的確曾回家，但一路上她乘轎，不可能有人見到她，所以對方顯然說謊，美保代眞猜不透對方居心何在？

「好個偷香竊玉的歹徒！」

狂四郎泰然自若，嘴角掛着微笑。

對水野忠邦而言，他眞不敢相信世上竟有秉性如此惡劣的歹徒！當他接獲報告時，的確非常惱怒，但見面之下，浪人臉上那傲骨天生的神情也使他興起幾分的愛惜，而當狂四郎微笑時，他故意擺出冷肅的表情。

「我再問你，你得逞後不快逃，故意大聲嚷叫是什麼原因？」

「我想請你砍下兩顆腦袋。」

此話的確惹火了水野忠邦。「找死！」

狂四郎冷冷承受水野忠邦那炯炯的眼神，再度重覆那句話。

「好！我砍下你的腦袋！」水野忠邦再度對這位强暴其寵妾的浪人感到極爲憤怒，他從衞士手中接過佩刀，拔劍出鞘。

武部仙十郎適時進言道：「相爺，依屬下的淺見，這歹徒必須先審訊，後再殺他不遲。」

「什麼審訊？」

「大將軍頒賜的天皇伉儷的木偶，昨天晚上遺失了，府中到處皆已搜遍，依舊找不到下落，說不定是這歹徒……」

狂四郎啞然苦笑：眞是老狐狸！

武部老人的確擅長表演。

水野忠邦大聲斥喝：「他連木偶都偷?!」

「請您原諒，事先未徵得同意，便擅自借走了。」

「藏在何處？」

「在我說出地點以前，我有個請求。」

「無恥的宵小竟敢向我開條件。」

狂四郎微笑，要求其他閒人退下，武部促請水野忠邦接受。

「剛才我說過請您親手砍下兩顆腦袋，才留在現場不走。至於那兩顆腦袋，並非我跟女中的腦袋，而是天皇木偶的腦袋。」

「……」水野忠邦瞠目未答。

「您有勇氣砍下大將軍頒賜的天皇木偶的首級嗎？」

「……」

對着無言回答的水野忠邦，狂四郎改以嚴肅的口吻說道：「聽說最近數年來，幕府財政上每年有五十餘萬兩的虧損，只得靠改鑄貨幣，以其盈餘做爲彌補。而社會風氣驕奢至極，物價飛漲，做官的諸侯旗本無人財力充裕，只得向大阪的商人借貸，暫時過渡，但反被利息所困，最終只得靠賣官鬻爵，或以發行金券應急。相反的，商人却奢侈至極，一幀小幅的徽宗畫賣到千兩，一個舶來的洋杯子高達三百兩，眞是奢靡到無法形容的地步……這種社會風氣到底繼續到什麼時候呢？勢必要有人挺身出來匡正，移風轉俗，整飭奢靡敗壞的社會風氣。……」

眞是一番針砭現實的讜論。不，狂四郎簡直道出了水野忠邦的心願。其實狂四郎曾聽武部仙十郎談起水野忠邦的抱負，而在此刻略加組織運用罷了。

狂四郎繼續說道：「今日談得上給紊亂的幕政施加改革的人，除御老中的您之外，不做第二人想。因此，想一睹您的勇氣。若無勇氣剁下大將軍頒賜的木偶首級，談何改革的大仁大勇呢？」

狂四郎嚴肅地說畢，水野忠邦一時啞口無言。狂四郎言下之意頗有若不打倒德川家齊，便無法厲行改革。短暫的窒息沉默之後，水野忠邦力持平靜地問道：

「木偶現在放在何處？」

武部仙十郎隨即面帶笑容。

「在這位老先生家玄關旁的仙人掌叢中。」

狂四郎告以事先與武部仙十郎約定的地點。

未隔多久，天皇伉儷的木偶已擺在水野忠邦眼前。水野忠邦早已拔劍在手，他不吭一聲，連揮兩下。

兩顆木偶的頭隨即飛起，就那麼巧，男偶的頭落在美保代面前，女偶的頭落在狂四郎面前。

「木偶的頭就送給他們。」水野忠邦說完，把劍交給武部仙十郎，轉身正要離去。

狂四郎突然一把推開美保代。有一隻箭掠過適才美保代所坐的位置，射在簷下的木樑上。下一瞬間，狂四郎接住武部拋來的水野的佩刀，快似飛鳥地朝庭院的一角奔去。從狂四郎判斷的目標——奇巖的背後，一名衞士立起全身，手持搭緊的弓箭。此人是必是水野忠成派來的奸細，自不在話下。他正要按照成規，親手殺死被捕的同黨。

狂四郎在奇巖的二丈前，邊跑邊砍落飛來的箭簇。

那名奸細連忙朝左邊逃竄，背着陽光，拔出佩劍。

雙方對峙之下，狂四郎即看出對方身手不凡，於是說道：「讓你在臨死前開開眼界，見識一下**眼狂四郎的圓月殺法**。」

狂四郎說罷，便舉劍下段。刀尖指着脚前三尺的地面，然後徐徐由左開始畫圓弧。那奸細瞪着近乎裂眦的雙眼，緊追着移動的刀尖，很不可思議的，他的眼神似乎逐漸失去鬪志，最後呈露出宛如中邪一般的虛脫之色。

當狂四郎的劍在空中畫出半圓時，縱身一躍而起。

那奸細的身上鮮血噴湧而出，踉蹌倒退。

直到目前還不曾有人能在眠狂四郎的劍畫出一輪完整的圓之前，支撐着不倒。

第二章　霧人亭異變

一

陰霾的午後，眠狂四郎踽踽獨行在芋洗坡。

這一帶是小官役的家及寺院並排的街衢。春天使得各家各戶靜悄悄地，雖然大地無風，但突出寺院圍牆的樹木却飄落一瓣瓣的白花，增添了一番靜寂的暮春風情。

沒有人影，一路上只遇見一位肩上頂着黑桶的賣油郎。

這份靜寂在狂四郎心中喚起一股無端地感慨。

狂四郎把水野忠邦送給他的寵妾美保代暫時安置在側頭役武部仙十郎的家，在他即將離去時，女人望着他的那種水汪汪的眼神，一直深深留在腦海，拂之不去。那眼神沒有埋怨、更無痛恨。

狂四郎有點擔心那女子會尋短見，這樣一想，遽然覺得心情沉重。

——說不定是因爲帶着這東西的緣故。

他把手伸進衣袖，捏一捏那東西，不禁苦笑了。那是女玩偶的頭。男偶在美保代的懷中。

這顆迫使水野忠邦砍落的木偶首級，不知何故，狂四郎仍沒有丟掉的勇氣。

——隨她去吧！死活自有她的命。

狂四郎不再多想，拐進一條巷子。在考慮美保代的事之前，更有一件事必須先了斷。

走了一會，路漸寬，左右並排的旗本官邸也愈大。這一帶是高級武士的住宅。

狂四郎停脚的門前是這一帶最古老、最欠修整的宅院。門前的名牌上寫的是「茅場修理之介」。

走進小門，狂四郎估計至少在五百坪以上，這應該是武士之中最高位者的住家了。這個時代

，住宅的坪數是以俸祿做爲基準的。

但內部荒廢的程度遠超過在門外想像之上。

狂四郎站在玄關，出聲叫門，隨卽有位意態闌珊的佣人出來，未等狂四郎開口，佣人先行禮，說道：「做主人目前不在。」

「我知道，我是來向貴府的人通報有關貴主人的消息，我叫眠狂四郎。」

「可是……」

「夫人在嗎？」

「做主人尙未有妻室。」

「其他人也可以。」一聽說還沒有娶妻室，狂四郎頓覺安心不少。

「對不起，很不巧，現在無人在家。」

狂四郎看出對方有意敷衍，於是冷冷說道：「我專程送貴主人的遺髮回來。」

「您說什麼？」

狂四郎對着臉色慘變的佣人說：「快進去通報吧！」

狂四郎被領進書房，一瞥之下，便知這家的祖先是名門貴族。室內的擺設在在都顯示出舊時代的典雅格式。

未隔多久，出來見客的是個年方二十左右的姑娘。外表給人一種俏瘦、薄倖的感覺。

「妳是主人的妹妹嗎？」

「是的，我叫靜香。……聽說你帶家兄的遺髮……」

「沒錯。……」

「家兄在何處發生意外？」語氣沉重，看來她是獨撐這個家的人了。

「妳知道妳哥哥爲何長期不在家嗎？」

「不知道。」

「好，那我告訴妳。令兄死在水野越前守的府邸，殺他的人就是我。」狂四郎直截了當說道。

二

這位名叫「靜香」的姑娘，眼睛睜得大大的盯着狂四郎，但只是戰抖着那優雅的嘴唇，說不出話。

「妳哥哥是庭番，奉命潛到水野越前守的庭院裏，如當時我不殺妳哥哥，我就會被他殺死……。實在不得已。」（譯註一）

「庭番」便是幕府的密探，職掌特殊，隨時待命，有事便換上農、工、商、僧侶、賣卜等的衣裳，前往目的地履行任務。有時中途遇難亦沒有消息回報。

朝美保代放箭，死在狂四郎刀下的衞士便是這種庭番。至於「茅場修理之介」這個名字，則是狂四郎從美保代口中詢問出來的。

「我今天來，是爲了讓妳方便報仇，我不會逃避，如妳有意復仇，可以隨時隨地帶人來找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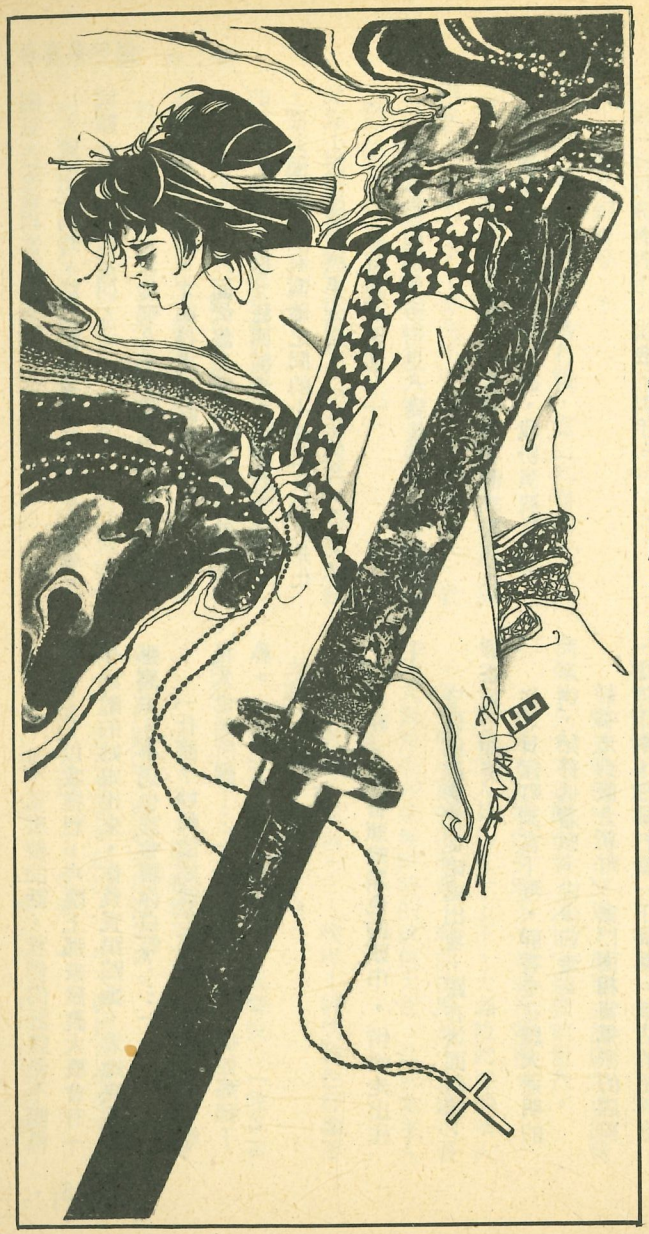
狂四郎說完，沉默一會，等待對方的答話。他看出對方不答，於是接着說道：「另外我還有一個目的，就是這東西，我想親自詢問個究竟。」說完，從懷中取出一個紙包，放在榻榻米上，打開來。除了遺髮之外，還有一樣罕見的東西。

那是精巧的青銅十字架。

「令兄佩帶這種東西。」狂四郎銳眼望着靜香，他不會錯過靜香表情上任何微細的變化。靜香那蒼白的臉上却未泛起應有的驚愕之色，只流露出一股令人望而哀憐的悲傷。

於是狂四郎緊接着咄咄逼人地問道：「令兄爲了掩飾身爲密探的身份，才故意佩帶起這干犯國禁的東西呢？還是難於忍受密探這種悲慘的職務，才皈依基督呢？或者是眞心崇拜耶穌，在耶

譯註一：〔庭番〕幕府的密探，隸屬於若年寄，負責偵察各地諸侯的動靜。德川幕府很成功地建立了長達二百五十年和平安定的社會，但很不幸的，那是建立在對社會一連串嚴密的控制上，如規模龐大的秘密警察——密探；對當時日本有許多創造性的趨勢做殘忍的鎭壓，如閉關自守，瘋狂地消滅基督教；以及對許多陳腐的封建主義形式做一些復古。



靜香那側開的臉血色盡失，但眉宇間却閃耀着一股殉道者的堅毅。

穌的感召下，相信有天國存在呢？」

靜香抬眼反視狂四郎，眼中帶有強烈的懷疑之色。

——這個望見十字架並不驚奇的姑娘，難道懷疑我爲何說帶有傳教士口氣的話？……

突然，狂四郎躍起。

動作快得令靜香無法躲閃。

他猛然反轉端坐的靜香，使她背向他，左手掩住嘴巴，右手從領襟伸進她溫熱的胸部。

當右手的五指滑過溫滑的柔肌，即將越過圓渾隆起的乳房時，靜香因惱惱及羞臊，奮力想掙開上半身，但却因而亂了裙角，露出一雙白細的大腿。

下一剎那，狂四郎摸着心窩的右手，用力往後一拉，後退三尺。

狂四郎右手所抓的東西是和他哥哥同樣的十字架。

「你們家世世代代都是教徒呢？還是到你們兄妹才開始受洗的呢？……算了，想必我問也是白問的，總而言之，那種信仰需要非同尋常的勇氣，實在令人佩服。」

天主教的禁止，遠在寬永年間即已達成目的，一般相信此後便無神父及教徒。而在這文政末年，居然還有人佩戴十字架，甚至還是高級武士家的人，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靜香那側開的臉，血色盡失，但眉宇之間却閃耀着一股篤信上帝所特有的視死如歸的堅毅之色。

狂四郎起身，說道：

「請原諒我無禮魯莽的舉動……但是你盡可放心，我只是普通的浪人，既不是幕府的人，也沒有威脅你的意思。我只是對妳所崇拜的上帝及那些洋鬼子神父懷有一點敵意罷了。」

狂四郎留下這段令人費解的話之後，便離開了。走了數步，回頭一看，竟發現靜香臉上泛着極端輕蔑之色，狂四郎頓時冒起一陣怒意。要抑

制它，需要相當的努力。

走出玄關時，狂四郎感覺背後有人在凝視。回頭一看，原來是佣人。

——他也是教徒嗎？不，不會的，他大概只當我是危險人物，才顯得虎視眈眈吧！

走出大門，外面依舊，安祥的道路灑着淡淡的薄陽，悄無人影。狂四郎走到隔鄰的宅院前時，從對面的圍牆與圍牆之間的小巷出現的人是化裝成小販模樣的扒手金八。

「大哥，我實在想不通。」

原來狂四郎事先吩咐金八隨後趕來，有事吩咐。

「接着演什麼戲呢？」金八現在變成有如狂四郎的乾弟。「按計行事的話，我扮演被殺的角色。」

「嘿？」

「你投靠到對方，當我的對手。」

「別開玩笑！這怎麼行呢？」

「不，不這麼做的話，我們的計謀便不能得逞。……以我推想，今晚上那家屋裏大概會有一個妙齡的姑娘出來，你負責跟踪她，看她究竟上那裏去。不過也許會讓你白等……」

「什麼？妙齡的姑娘？那好，我願意等，等再久也無所謂……」金八說着，揩一揩他那獅子鼻。

三

傍晚，靜香頭戴黑色的頭巾，悄悄走出住宅。

守候的黑影便從暗處出現，跟在後面釘梢，靜香毫不知情。

從北日窪町到宮下町，靜香走在燈火通明的商家街，始終低着頭，快步前走。

靜香走到飯倉新町一家門面相當氣派的店前，才停下來，仔細打量一下周圍。商店的招牌寫道：「地廻米穀取扱，備前屋」。

靜香正要走進店內時，突然有人出聲叫住她。

「姑娘請等一下。」

對着回過頭的靜香行禮，露出和善的笑容的人分明就是金八了。

「對不起，打擾妳。依我看來，姑娘是茅場家的小姐吧！……妳先不要怕，我不是壞人，我只是有點事情想轉告妳知道：今天有沒有一個叫眠狂四郎的浪人到府上拜訪？」

始終力持鎮定的靜香，因這問話，不覺眼睛亮了起來。

「我因某種偶然的機會獲悉那個浪人殺害令兄，我跟他也有一段不共戴天之仇。……姑娘想報仇的話，我可以告訴妳地點和時間。……那斯最近迷上一個住在芝增上寺門前的女人，每晚必到，回去的時間固定在子時過後……所以想收拾他的話，可以在這時刻，埋伏在將監橋畔等他。妳不妨考慮一下，因爲我也是想收拾他的人。……好，告辭了。」低聲快口說完，也不等靜香答話，便轉身走了。

靜香儼愣愣目送穿過人縫遠去的陌生客的背影，久久才返醒現實，連忙走進備前屋內。

靜香在女僕的引導下，在廂房落座。

出迎的人是個五十上下，大圓臉肥胖的商人。但那雙老鷹般的利眼，緊閉的厚唇，正表示着此人對於生存毫無瞬時的疏忽大意。他就是主人備前屋。

「歡迎，歡迎。……唉呀！妳的臉色好像不大好，發生什麼事嗎？」

靜香低着頭，稍猶豫，才低聲說：「我哥哥被殺了。」

「哦！……怎麼那樣不幸。」備前屋只是聲音故作驚訝，眼神却冷漠如冰。

「殺死我哥哥的浪人，今天還親自前來家裏，歸還那東西……十字架。」

「什麼？這……」備前屋故作愕然的態度，

那是給對於他人的死亡漠不關心的自己抽上一鞭的態度。

「那個浪人叫什麼來的？」

「叫眠狂四郎，看起來還很年輕，據他說他在水野越前守的府中殺死我哥哥……並發現那個十字架……」

「這就麻煩了，妳詳詳細細把經過情形告訴我。」

備前屋並不嗯應，默默傾聽靜香的敍述。靜香是不會說謊的女孩子，當她說到她也被對方搜出十字架時，備前屋禁不住細叫出聲。

經過短暫的窒息沉默之後，備前屋才恢復冷靜。

「他有沒有說他住在那裏？」

「沒有。」

靜香搖頭，備前屋眼睛一溜，眼神嚇人。

「靜香姑娘，倘若那個浪人去密告的話，我們三十七個信徒及家人都要受酷刑的。可以改教，那是一百年前的事。目前只要曾在主面前懺悔過的人，一旦被捕，便要離開人世。當事人相信天國，或許無所謂，但連累不知情的父母妻子上刑場，未免太殘忍了。」

靜香那細小的肩膀微微戰抖着。這是不用備前屋說的，自從眠狂四郎離去後，她一直想着這件事，頗有一死了斷的念頭。

最後在絕頂恐怖的虛脫中，靜香提起適才在店前有陌生人搭訕的事。

「子時過後，在將監橋畔嗎？……」備前屋雙臂交叉胸前，其中一條粗眉微微痙攣着，看來是此人下決斷時的習癖吧！

「靜香姑娘，一切包在我身上好了。」

「……」靜香不安地望着備前屋，想說什麼，但只是戰抖着褪色的白唇而已。

相信上帝無量無邊的仁慈的基督徒，如何以主耶穌基督之名去進行報復呢？備前屋應該是十分明白的，難道說備前屋不惜下地獄，堅持以牙

還牙嗎？

四

今晚雖是十三夜，但雲層掩蓋，四下黑暗。雖是暮春三月天，但却宛如初秋的清凉，夜氣吹拂在微醺的肌膚，很是舒暢。

狂四郎低哼着流行曲，走在增上寺前的街道。

天一入夜，這一帶全無人影，顯得極爲僻靜。增上寺的圍牆盡處緊接着是西蓮寺。

將監橋就在對面。

「好像已經來了……」狂四郎喃喃慢步走近。

橋畔——堤岸後面出現一名蒙面武士，擋住去路。此時，月亮也從雲縫露出臉來。

「閣下是眠狂四郎吧！」

「不錯！」

狂四郎點頭與對方拔劍砍來，幾乎同時。

狂四郎閃身，讓對方落空。

但對方立刻把劍恢復青眼。

身手矯健，並非一般拉雜的殺手可比擬。

狂四郎緊盯着那宛如螢火蟲一般發亮的刀尖，同時注意左右背後，刺客似乎僅此武士一人的樣子。如此的話，他不必拔劍，便可按計行事了。其實守候的人是他。

狂四郎雙手自然下垂，踩出一步。

對方認爲狂四郎一定會拔劍，所以一直保持着距離；但狂四郎却赤手空拳逼來，實在令他費解。他的劍是不折不扣眞正的劍，若在一般比武，狂四郎的本領再高强，也難免死在對方刀下。

但現在，埋伏的人從狂四郎那無言的高壓態度獲知自己其實是被埋伏的，不禁大爲驚慌。狂四郎更緊緊抓住對方這心理上的挫折，連連進逼數步。勝負在此刹那業已決定。

「呀啊！」心驚膽寒的刺客發出彷彿怪鳥啼叫的絕望喊聲，砍出一刀，狂四郎輕輕閃身，並

朝向前俯衝的刺客背部踢上一脚，使他匍匐在地，然後跨坐於上，一拳加以擊昏。

「金八！」

「嘿！我在這裏。」金八躲在記載造橋經過的石柱後面。

「拿繩子來！」

綑綁妥當之後，狂四郎說道：「還須要轎子。」

「已替大哥準備好了，我早就設想得很週到，我是大哥的好助手！」

「好！事情辦完，賞你到吉原溫女人！」

狂四郎邊笑着拉起刺客，用膝蓋朝對方背部一撞。

刺客猛然醒來，抬起頭，發現身上所受的屈辱，叫道：「殺死我！」

「生命只一條，應該好好珍惜。」

「我，我只是受雇來殺你，其他什麼都不知道，你休想問到什麼。」

「先別嘴硬，你很倒楣，我是精通各種審問方法的人。」狂四郎接着對金八說：「你到備前屋去，告訴他，我跟他的刺客同歸於盡，屍體你已經收拾好了，備前屋大概會賞你十兩銀子。快去，倘若騙不過人家，當心你的腦袋。」

「是！」

金八先把他安排在橋另一邊的轎子叫來，然後快似飛雁，一溜煙消失不見了。

五

四天後的深夜——。

狂四郎立在御醫宅院的一角。當然是擅自私闖的。

這個場所是他從那刺客口中拷問出來的。他早已知道今晚是耶穌復活節的前夜。

在十六夜的月光下眺望的數千坪庭園，規模相當宏偉。一草一木皆經過刻意修整，連他隱身的高麗塔，似乎也是從海的對面運來的精品。

廻旋式的庭園，經過精心的安排，令人感覺比實際上大五倍、十倍，具有一種深山幽谷的景趣。

——這種地方居然是神父傳教之地，的確只有天曉得。

而幕府的御醫身爲教徒，更令人難以置信。這個醫師叫「室矢醇堂」，有天下名醫之稱，可能私底下曾向神父學過西洋醫學。

狂四郎從高麗塔後面現身，利用樹木掩護，繞過池塘。

池塘的中央有個小島，有座模仿岩國錦帶橋的拱橋通達。

橋畔有一道守衛的黑影。

狂四郎不聲不響猛撲而上，一拳擊倒那黑影。

奔過拱橋，狂四郎再度伏低身子，觀察島內的動靜。過了一會，他才立起身子，大步走向茶室。

茶室前懸掛一張扁額「霧人亭」。

狂四郎輕輕推開木門，裏面靜悄悄的，沒有半點聲響。狂四郎走向壁龕，順手一推，牆壁發出輕微的軋聲，挪開了，現出一道通往地下的階梯。

隨着一步一步走下階梯，下面隱約傳來述說上帝恩寵的聲音。

狂四郎暫時停在地下室的板門前，傾聽一會。

咬字及聲調，顯然不是日本人在發言。

狂四郎突然用力踢開板門。

大約十坪大的日式房間，擠着三十幾張臉孔，一齊回頭投以極端驚愕的表情……狂四郎不禁覺得自己的臉孔也有點僵硬，他大步走向祭壇。

帶着殺氣的悽愴相貌，使得衆人緊張，忘了擋架。

祭壇供奉着懷抱年幼基督的聖瑪琍亞觀音像。下面站着一名年逾七十的黑衣洋人，面對着衆

人。

眠狂四郎無言的一把推開洋人，雖未見他拔劍，却有一道白光掃向瑪琍亞觀音，神像裂成兩半，倒向左右。

一聲響亮的鍔響之後，狂四郎才轉身，再度環視衆人。

其中也有靜香的臉，狂四郎冷冷望上一眼，便跨出脚步。

「慢着！」有人劃破難以名狀的異樣沉默，出聲叫住他。「爲什麼搗毀聖像？」如此對着眼帶兇光回頭的狂四郎發問的人，是個胖嘟嘟的商人。

「你是備前屋嗎？」

「不錯。……請你說說理由。」

「因爲我是痛恨天主教神父的異端者。」

「那就怪了。……依我看來，尊父母可能有一位也不是日本人。」

被人一語揭穿，剎時，狂四郎的雙眼閃爍着懾人的光芒。

一陣令人膽寒的無言對峙，雙方相持不下。

最後，狂四郎單邊的臉頰鬆弛，泛起自嘲的冷笑。

「備前屋，我跟你遲早會有決勝負的一天。」

「大概是吧！」備前屋鎭定的回答。

「依我看來，你是這羣人當中唯一冒牌的信徒，沒錯吧！備前屋？」

「隨你去想吧！」

狂四郎朝那油光滿面的臉孔吐一口唾液，揚長而去。

第三章　密探的末路

一

天下的重心，花花世界的大江戶。這是江戶人最引以爲榮，歌舞昇平的時代。

歌臺舞榭到處林立，三味線的歌聲不絕於耳。

今川町的某巷內，一清早便響着嘹亮的歌聲。招牌上寫「常磐津文字若」，主人雖是三十出頭的女人，風韻猶佳，大約半年前遷來，目下已成爲這一帶小伙子聚會之所。

今天也有三、四個小伙子擠在屋裏，談論吃的，談論吉原的花魁，邊作弄過路的女子。

內屋則傳出女主人「文字若」高吭的歌聲及三味線的琴聲。

乘竹筏到深川
走上橋
客人的心、七上八下

「咱們每個人出十文，叫文字若跳舞給我們看。咦！不對呀！走上棧橋……趁她拾起裙子，偷瞧大腿總比抽籤吃大餅好。」

「喂！笨豬，別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我不是癩蛤蟆，我是缺殼的珠貝。」

裏面傳來文字若的聲音：「別吵了，靜一靜好嗎？」

「別生氣嘛！我請妳喝酒。」

「快別胡鬧了，年紀輕輕的，大白天沒事幹，專講風涼話……。快回去，至少到弓場練習射箭也好。」

「嘿！文字若，妳沒說錯吧？射箭？啊！我怎麼沒想到……好吧！我們回去射箭了。」

小伙子告辭離開後不久，有個頭戴吉原冠的

人悄悄推開後門進來。

「哎呀！金八，好久沒見到人！」準備午餐的老媼，吃驚的望着金八，金八進內總是冒冒失失的。

「大姐在不在？我想見大姐一面……」

「什麼事嘛？有話慢慢講……」

「沒你的事，快叫大姐出來。」

「神氣什麼！」

文字若出來。眼神精明，但不損及那一臉出衆的美貌。

「什麼事？金八！」

「大姐，我有一件要緊的事拜託妳。」

金八那一臉認眞的表情，使得文字若點頭。其實這個女子以前是名氣響亮的扒手，最近才改邪歸正，但與弟輩的金八，仍有來往。

「金八，先進來再講。」

「不……有人在外面等。」

「請他一起進來呀！」

怯怯進來的人是個手抱三味線的女子，頭戴裼折笠，低着頭，看不清臉部，但那笠紐交纏的臉頰，白細如雪。亭亭的立姿，流露出無可言喻的優雅。

「想讓這位姑娘暫住在妳這邊。」

當她取下裼折笠時，那女子美得讓文字若不禁在內心嘖嘖稱奇。

上二樓後，文字若再度審視金八和女子，心想實在是很不調和的搭配。這疑惑總算讓金八下一句話加以解開了。

「這位姑娘是御老中水野府的女侍，名叫美保代。……至於來龍去脈，我最近會找個機會告訴大姐。總而言之，我受到越前守的側頭役武部仙十郎吩咐，暫且找個地方，讓美保代姑娘避一避。」

「你？武部仙十郎委託你？」文字若露出不肯相信的樣子。

「是的，剛才這位大哥說的話完全正確。

……倘若您能答應的話，您的大恩大德，一生不敢忘記。」

美保代伏首一拜，文字若連忙說：

「只要妳不嫌棄這麼寒酸的地方，永遠歡迎你。」

「拜託妳了，大姐……我最近新結交一位大哥——值得我效命的大哥，名叫眠狂四郎。論氣魄、本領、絕非幸四郎那夥人所能比得上，跟在他身邊，覺得很有意思。而這位姑娘是水野大爺託付他的。」

「好，我知道了，不必再講了。……美保代姑娘，我是個不懂禮貌的人……以後請多多指教。」文字若說着，望見美保代那白晰的臉上洋溢着一股深深的憂愁之色，內心覺得很詫異。

二

眠狂四郎茫然仰臥在一家茶肆的雅房，身邊已擺了七、八個酒壺，至於那些小鯛、豆腐湯等小菜則未曾動筷。他在吉原流連數天，歸途順道來此茶肆，前後也已過了好幾個時辰，但他覺得彷彿少了什麼東西，身子空空洞洞的，酒却像水一般，起不了作用。

雙手枕在後頭，閤下眼皮，耳底不覺響起那鎭定的聲音。

「依我看來，尊父母可能有一位不是日本人。」那是在御醫室矢醇堂邸的地下室，一位名叫「備前屋」的商人所說的話。

「你搗毀瑪琍亞觀音像，正表示你出生的齟齬！」備前屋必定含有這層意思。

的確如此沒錯。狂四郎的記憶沒有一件不被污濁的秘密所掩蓋。每當那些不快的記憶復甦的瞬間，狂四郎的四肢無可避免的要閃過一陣狂暴的戰慄。二十歲那年，他瘋狂的投進劍法的修練，無非是爲了斬除惡夢般的過去。然而他沒有斬除過去，只發現自己有揮劍的天賦。

劍道與佛教的根本——無相的太極及有相的

無極是相通的。圓轉流通、循環變動、宛如環之無端，使得天人合一，而圓成於現實。當狂四郎獲恩師如此教誨時，竟違背師言，未將之用於修心，而用於技藝。

就是說，狂四郎獨創出一套殺法，他與敵人相對時，以刀尖描繪出一個大圓月，奪下對方的鬪魂，使之陷於短暫的睡眠，接着一刀加以斬殺。——易言之，就是造成對手一切皆空的狀態，而他自己則呻吟於難堪的罪惡感之中。

領悟最高境界的劍客，外形若「花下的睡貓，意在舞蝶」，那麼狂四郎便如一擊擊落舞蝶的兇殘野貓。

……不知多少次了，每當血染腰間的刀身，內心發出痛苦的呻吟時，狂四郎的虛無感只有越發暗然，越發加深。

——備前屋！該殺！

狂四郎突然興起狂暴的衝動，暴睜雙眼，緊瞪着天花板。

而金八就在此時幌進這家茶肆。他離開文字若的家，便直趨此處。因爲狂四郎吩咐過他，如有事找他，可到這家茶肆。

女侍上前迎接金八，金八打趣說：

「嘿，嘿，眞是天上落下來的仙女，看不出一朱錢就可拿來當草蓆，瞧！妳腰帶沒束好，是否剛剛才解過？」

「別胡說，你要來的話，我最喜歡你這種英俊的小伙子，可是要早一點讓我知道，最好傍晚先通知一聲。」

這時，旁邊一位客人插口說：

「聽到嗎？早一點定座！」

金八側頭一看，那人衣裳華麗，平板臉，看來是個紈袴子弟的樣子。金八心想：這小子怎麼一身怪味，說香不香，說臭不臭，難道是最近的流行？

「金八！」裏面傳出聲音。

「來了！大哥嗎？」金八走進室內，「大哥

這十幾天我到處找你……等不及，最後自作決定，把美保代帶離前宅，你不會生氣吧！」

狂四郎仰臥望着金八：「帶到什麼地方？」

「我結拜大姐的家，今川町的文字若，在那一帶名氣不小。我先把美保代安頓在那邊的二樓，以後怎麼辦，再由大哥您來決定……」

「你要的話，就送給你。」

「大哥！別開玩笑。」

金八有點惱怒。這時，那紈袴子弟模樣的人，不知何時趨近屏風，面帶冷笑離去，狂四郎與金八全然不知。

狂四郎心想：我到底怎麼處理那個女人呢？

「金八，這些菜你吃完它。」

「但是你要答應跟我一起走。」

狂四郎與金八走出茶肆，正是戲臺的鼓聲甫噪過江面的黃昏時刻。

三

常磐津文字若的家不知爲何門却沒開。

「奇怪！不會沒人在！」

怎麼敲門，皆無應聲，金八要狂四郎稍候，他繞到後院，後門是開的，但怎麼呼叫一樣沒有動靜。

金八心生納悶，進屋打開紙門，裏面傳出怪異的呻吟聲，金八心知不妙，連忙奔上前去。

實在令他大驚失色！

在雨中撐傘錯身而過的距離，依舊能摸走對方懷中物的這位在江戶的扒手界，享有大姐之譽的文字若，嘴巴竟被人塞了東西，雙手雙脚被綁，滾在地上。

「怎麼啦？」

大驚的金八跑過去，拿下她嘴裏的堵塞物，文字若用力搖頭，尖聲叫道：

「二樓！」

反彈跳起的金八，踢倒一扇紙門，奔上樓梯。當他使勁拉開紙門的剎那，就像被人澆了一盆

狂四郎手按傷口，眼睛注視那褪成蠟色的美貌。

水，呆立在原地，人也傻了。金八面對這突如其衝擊來的，一時腦裏變成空白。

三步做二步跳下階梯的金八，發現狂四郎站在樓下，於是大叫：「大哥！……」用右手的食指比出殺頭的樣子。

狂四郎一口氣奔上二樓。

美保代倚在床柱，房內尚有夕陽的餘暉，頭是低垂的，想必是抱着柱子想起身，但乏力又癱瘓倒下，身上血跡斑斑，右手抓住衣領，露出豐滿圓潤的胸脯，左手向前伸出——如此凝結的悽愴形狀，實在慘不忍睹。

難道美保代竭盡最後的餘力，想抓住對方嗎？

全身沾滿鮮血，連白衣服上的花紋也令人誤以爲是血染的，使人望而痛心。

狂四郎迅速抱起美保代，讓她仰臥下來，解開胸襟，傷口就在那染成紅色的豐滿乳房之下，那是高手一刺之下所成的深創，但狂四郎不至於遺漏它距要害仍有絲毫偏差。

「金八，去拿酒跟白布！」

「大哥！還活着嗎？謝天謝地！」

臉色頓然開朗的金八，連忙奔下樓——。

狂四郎手掩傷口，眼睛注視那褪成蠟色的美貌。

眼前這女子本是他不願去多想，隨她去自生自滅的。但現在竟以這般悽慘的模樣橫躺在眼前，狂四郎不禁興起一股不曾有過的悔恨。

殺她的人是她的同黨。這是被暴露身份的密探註定要走的末路。而暴露她身份的人，正是狂四郎，而且是用奪去貞操這一最殘忍的手段……。

仔細一想，這女子與他一樣，都是被摒拒於正常生活之外，被按上異端者烙印的人。他尚有反抗命運的兇刀——圓月殺法，而這女子究竟拿什麼來護身呢？

「大哥！東西拿來了……」

金八遞出酒與白布，文字若從他背後探出頭，不禁叫出聲：

「畜牲！把人殺成這樣……可惡的壞蛋！」

「人長得怎麼樣？」狂四郎邊裹傷邊問。

「這，這……他蒙面，而且來得突然……」

「妳被他擊昏嗎？」

「哎呀！慚愧得很……。對了，你是眠狂四郎吧！這個仇能夠替我們報嗎？」

「只要知道他是何人？在何地？」

「這個嗎？認眞找，一定找得到……」

此時，美保代的白唇微微抖動。

「大哥，她開口了！」

「嗯！」

狂四郎把手掌輕輕放在那冰冷的額頭，美保代再度微微張開嘴，囁嚅道：

「木偶……」

看不出她已清醒，抑或在夢中；總之那囁嚅懷着至上的願望。

「木偶！」狂四郎復誦，刹時臉孔也凝固僵硬了。

「大哥！難道是那對天皇木偶？」金八怯怯問。

其實金八並不知水野忠邦砍下他偷竊的那對木偶的首級，並把女偶的首級送給狂四郎，男偶送給美保代。

狂四郎不答，以非同尋常努力壓抑的難以名狀的感動，返視文字若，說道：

「麻煩妳替她換衣服。」

「好，兩位先下樓。」

狂四郎起身緩緩走下樓梯，他大致已理出個來龍去脈。對方固然懷有殺害美保代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來奪取木偶的首級。而美保代不顧生死，全力防守那東西。使得狂四郎感動的是，在美保代的心目中，男偶的首級居然比她的生命更珍貴。男人的理性無法到達之處，有着女人內心的神秘。

狂四郎走進茶間，坐在火盆前，望着手中把玩的錦袋。上面繪有牡丹，極爲精巧。（譯註一）

「那是什麼？大哥。」

「美保代緊緊握在左手的東西，大概是從歹徒腰間抓下來的。」

「嘿！……奇，奇怪！」金八探出頭，發出驚叫聲。

「這東西你見過嗎？」

「跟那斷的完全一模一樣。……那家大哥去的茶肆的客人！」

狂四郎一聽，眉宇之間遽然湧起一陣暴戾之色。

金八是扒手，基於長久的習性，即便沒有慾望，眼睛自然而然的會轉到女人的頭部，武士的腰間，所以有關的記憶比普通人眞確。

「長相如何？」

「二十七、八歲，臉孔平板，看似紈袴子弟……總而言之，那斷身上有一股怪味道，妖裏妖氣的。」

「怪味道？香味嗎？」

「說香味也不像香味，更不是放屁，老遠就可聞到，那味道一定是從肚臍散發出來的，聞起來很不舒服……」

狂四郎稍作沈思，接着掀開錦袋的蓋子，拿近鼻孔。

「這種味道嗎？」遞給金八。

金八一聞，叫道：「畜牲！就是這味道。」

狂四郎冷笑：「好，我知道了！」

四

位於深川土橋的料亭「平清」與淺草山谷的「八百善」並稱一流，名聞遐邇。

社會的浮華，也反映在食物上面，江戶幾乎

譯註一：當時人的服裝，腰帶下繫個小錦袋、內裝印章或藥散，後成爲禮服的裝飾。

是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盛況空前。當時勞動者的收入一天是二刃，而「平清」的壽司，一條就要賣五刃。

現在——

在「平清」精緻的廂房，有兩個客人對坐，餐桌上擺的是一條五刃的壽司，用花費半天的時間才從玉川取來的水所沏的一杯十刃的極品茶……。

一位是備前屋，另一人是六十歲左右，高瘦而帶有鈎鼻及暴牙的人物，他是御醫室矢醇堂。似乎是剛剛結束密商，氣氛輕鬆融洽。

備前屋說：「最近長崎方面會送藥來，其中也有你要的手術時使人體沒有感覺的麻醉劑。」

「那太好了，非常謝謝你。對了，這一次要送什麼禮品？」

「英國製的懷錶。對象有老中（水野忠成），水野美濃守，美濃部筑前守，當然還有你……」備前屋以柔和的微笑隱去狡猾的眼光。

誠如眠狂四郎的判斷，這個商人的確是冒牌的基督徒。備前屋利用傳教士，進行大規模的走私。幕閣的要人收到備前屋的獻禮，自然心裏有數，然而就在他們期待着下一次獻禮的心理下，驕奢心便腐壞了施政的綱領。

幕府發佈「文政無二打拂令」，樹立攘夷的方針，轟轟美船摩里森號，那是四年前的事。然而當權者的水野忠成一班人，竟默認備前屋等人的走私貿易（譯註二），欣然接受昂貴的文明產品。

「室矢兄，還有一項重要的消息透露給你，就是不要再跟長崎的西波特聯絡了。他是遲早會被驅逐出境的荷蘭醫生，如高野長英等人，也都會被捕。至於他的藏書，器具、藥品，就委任我來接收。」

譯註二：江戶幕府採取閉關自守的政策，除中國荷蘭，不與外國交通，故與上述二國之外的國家從事貿易，便是犯法的走私。

「我明白了。」

接着他們談論一些西洋珍奇的機械。備前屋告辭離開之後不久，出現的人是那位在兩國的水茶屋向金八搭訕的紈袴子弟模樣的人。但他在醇堂面前落座，臉上的表情即變得緊張嚴肅。

「我跟踪眠狂四郎，大有收獲。」說着便從懷中取出一包東西。

室矢醇堂打開一看，發現那是男偶的首級，不覺睜大眼睛。

「請您先把這東西交給若年寄，順便煩請代爲稟告，女偶的首級近日即可得手……」

從這句話可知此人是幕府的密探。

美保代在水野忠邦邸被捕，茅場修理之介被殺，水野忠邦砍下將軍德川家齊頒賜的御木偶的首級，這一事件已有其他密探通報給若年寄林肥後守。

至於肥後守有意擴大此事件，以造成水野忠邦垮臺，便不在話下。

而這名密探的使命便是設法奪取木偶的那二顆首級。室矢醇堂乃是此人與若年寄之間的聯絡人。

密探起身即將告辭時，室矢問道：「我給你的那些藥，效力不錯吧！」

「西藥的功效實在令人驚嘆。」密探笑着，捲起袖子；他大概罹患嚴重的皮膚病，手臂長滿白色的鱗瘡。怪味的來源即在於此。

五

室矢醇堂在歸途中轎輿的輕搖下，覺得恍恍惚惚，昏昏欲睡。

轎子突然着地，他以爲瞌睡使得距離縮短，掀開簾子，對着轎夫嘆說：「這一趟眞快得要命」。但隨即大吃一驚。

因爲在朦朧的燈籠光芒的映照下，轎前站着一名黑幢幢的武士，頭戴宗十郎頭巾的武士。

「……誰？本人是御……」

「我知道你是名醫室矢醇堂，我不會找錯人。你一定還記得我，我前幾天才到府上打擾過，我想備前屋已經告訴你了，我叫眠狂四郎。……今晚我堂堂正正從貴府的大門進去拜訪，碰巧你不在，所以就擱在半路上等你。」

「有……有什麼事？」

「這東西的主人，你應該認識才對。」狂四郎取出那只精緻的錦袋。

「不知道！」

「你的臉明明寫着知道。這裏面裝的是傳教士從海的彼岸帶來的藥，此地的醫生不僅拿不到，也不懂調配的方法。江戶雖大，但能夠給患者這種藥的人，就只有你一個人。」狂四郎說着，面帶冷冷的微笑。「本想叫你下來走的，但顧慮你年紀大，受不了，所以你可以坐轎帶我去找這錦袋的失主。」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

室矢醇堂在敲門，身旁站着眠狂四郎。

狂四郎先一拳擊昏開門的女僕，然後快似旋風，驅入室內。

但此時對方已離床，背靠牆壁，舉着劍。

狂四郎狠狠盯着他，說：「既然你跟踪我眠狂四郎，爲何不動手搶女偶的首級？先找弱女子下手，卑鄙！」

對方無言，從他那架勢可知本領遠遠勝過茅場修理之介，似乎是密探中的精英，單憑狂四郎赤手空拳或許無法奪回失物。

狂四郎單脚後退一步，拔出腰間的利刃。

刀尖對着脚前三尺，架式完全與茅場相同。

但圓月殺法要吸取方的銳氣，須先靜止不動，以待時機的成熟。在這不動之中，生出無量的變化，懸中有待，待中有懸。懸待一致，則技熟至理，理極至技。

時機成熟。

狂四郎的心中充滿着要剝奪一條人命的黯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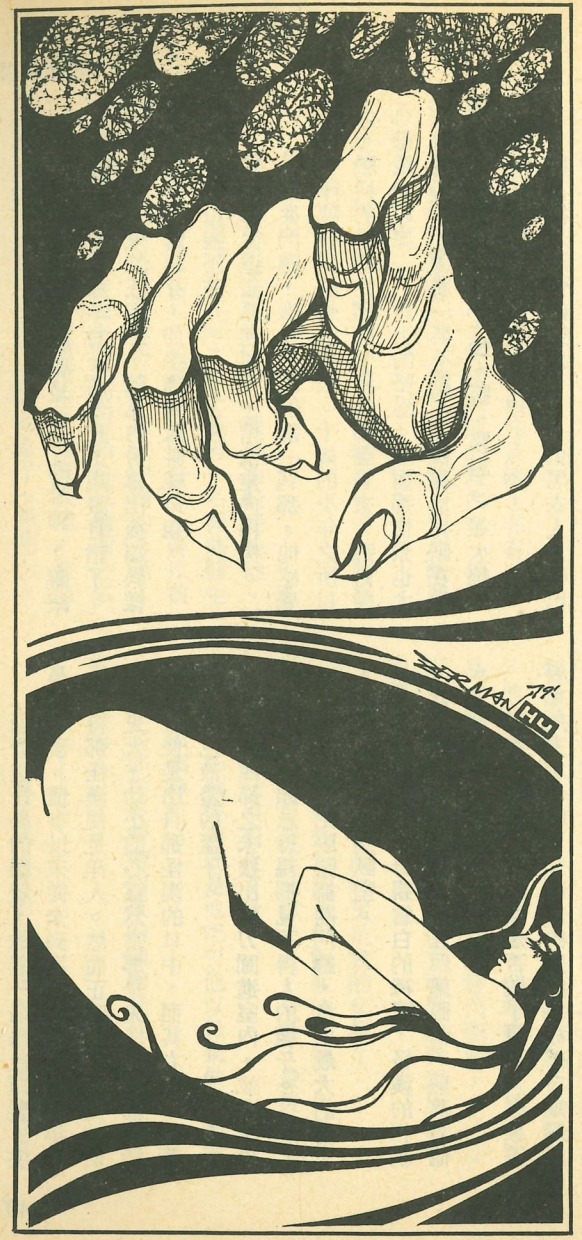
念頭，同時他的手開始緩緩旋轉刀身。

那雙眼暴睜的對手，堅持到狂四郎畫完半月，但緊接的下一剎那，突然陷於一陣目眩，於是發出一聲淒厲的嗥叫，猛然殺來。

雙方互換位置，狂四郎不看那向前傾倒的敵人，他眼光四處游移，以便找出男偶首級的可能藏處。

但此地無男偶的首級，自不在話下。狂四郎竟疏忽未聯想到東西已轉交到室矢手中。

狂四郎遍尋不獲，茫然呆立，美保代那奄奄一息的蒼白的臉龐閃過他的腦際。



張牙舞爪的惡魔，露出銳長的指甲，似乎即將撲到母親的裸體上。

第四章　躍動的孤影

一

初夏的和風吹過武藏野。

眠狂四郎佇立在澁谷的一座丘陵。

東方除了宮益町一片黑沉沉的民家屋頂之外，舉目所望，皆是樹木雜草與麥穗交織所成的綠野。這是個十里見方有遠山環繞的廣大平原，而中央有蜿蜒的堀川反射着白光。

富士山高入雲霄，山腰白雲靉靆。

狂四郎佇立在丘上，這一帶僅有三棵櫨樹投影於雜草叢，而昔日居臨於此的宏壯宅院則已無蛛絲馬跡可尋了。

櫨樹的根處擺着一塊巖石，狂四郎注視着它。那是十餘年前，狂四郎搬運來的。石上刻有「靈」字，那是少年的狂四郎操着鑿及槌，精心雕刻的。

它是狂四郎母親的墳墓。

狂四郎依照母親的遺囑，讓她永眠於此丘陵之頂。此地是其母的先祖昔日做爲豪族的榮華之地，如今已成夢幻的遺跡。

今日是狂四郎母親的忌日。奇怪的是，有人在狂四郎之前，先來憑弔過了。供着鮮花線香，細煙裊裊。

可能是附近的居民主動加以供祀，但對方豈知今天是她的忌日。

小狂四郎從挖穴、運送遺體、埋葬，全不給人知道，獨自默默進行。那是他決心孤獨活下去所做的最初行爲。

狂四郎自懂事以來，便是母子倆相依爲命，居住在廣尾町祥雲寺內的一座小木屋。

狂四郎從祥雲寺的男傭處獲悉，母親原是麻布地方某旗本家的千金。至於他們母子爲何長年避居？狂四郎揭開這個謎底是在母親逝世之後。

因爲幼年的狂四郎連踏出祥雲寺的寺門，都會受到嚴厲的禁止。

發現母親不幸的秘密是何等的恐怖、齷齪——狂四郎十歲那年的一個冬夜，親眼目睹了。

半夜醒來的狂四郎，聽見內房傳出極端異樣的聲音，大驚起身，伸手到隣床叫喊母親。可是母親不在。

狂四郎從壁龕抓起短刀，悄悄走向內房。

當他從門縫，瞧見房內的那一刹那，他感覺眼前有陣陣强烈的暈眩襲來。十歲的少年之所以能用戰抖的手掩住嘴巴，沒叫出聲音來，那是得自母親的教誨——武士的堅忍。然而那情景也太怵目驚心了，母親一絲不掛，赤裸裸地仰臥在地板上。她的額、胸、腹、腕、雙腿，在火焰下搖曳着。

牆上掛着恐怖的畫像——一個黑衣人，嘴巴裂到耳際，猙獰至極。那幅畫十分逼眞，宛如張牙舞爪的惡魔，露出十根指甲銳長的手指，似乎即將撲到母親的裸體上。

面對這怪異的祭壇，跪着一名褐色頭髮，尖鼻的怪漢。懂事以來從未到過市鎭的十歲少年，不懂得那怪漢便是洋人。然而正因此，所受的衝擊也更大，幼小的心靈只當那是鬼怪。極端異樣的聲音便是出自那怪漢的口中，而其右手則捧着裝有紅色液體的盃子。

小狂四郎之未拔出短刀闖進室內，並非由於恐懼，而是顧忌母親那見不得人的樣子。

小狂四郎把眼睛挪開門縫，拿出最大的努力，隱去足音，回到臥室。

奇怪的畫像，母親雪白的裸體，怪漢的相貌，此後隨時隨地出現在小狂四郎眼前，煎熬着他，使他痛心。

翌晨醒來時，他懷疑是否做了惡夢，而且正要如此去相信時，却發現內房的地板確有蠟燭油滴落的痕跡，小狂四郎跌進了絕望的深淵。

關於這件事，他不曾質問過母親，一直默默

秘藏在心底；成長之後的狂四郎，每當想起這件事，頗以此自豪。

怪漢此後就未再出現。

二十歲那一年，狂四郎前往長崎，在有一個偶然的機會，使得他大爲懷疑他的體內有一半是洋人的血統。驚愕之大，使得他不顧一切地離開江戶。（譯註一）

在長崎，狂四郎苦心調查的結果，得知兩件事。

其一——。

在他出生的二年前，有一艘英國船斐特烈·凡·貝爾剛號駛進長崎，船上載着一名荷蘭醫生。這名醫生前往江戶，在幕府的默許下，傳授前野良澤等西醫以新的醫術。但招致中醫的不滿，於是向幕府密告：該荷蘭醫師假藉傳授醫術之名，其實是來自馬尼拉的傳教士。醫師被捕，被迫令踏繪，最後終被屈服而踐踏繪像了（譯註二）。

譯註一：當時僅長崎一地有外國人。

另一件——。

有個曾經是神父，後來叛教的洋人，不再信奉耶穌基督，想經由信奉惡魔，拂去叛教的煩惱。他在聖壇懸掛惡魔的畫像，供奉裸女做爲犧牲品，以經血和精液攙雜的液體替代聖酒，口誦反叛上帝的咒文。這是海的彼方世界的異端所施行的黑彌撒。

——叛教的荷蘭神父是我的父親？

——難道由於無法承受叛教的苦惱，企圖藉惡魔的行爲，以便下地獄？……是的，最後又强暴武士家的姑娘而生下我？

——那個怪漢就是他吧?!他以母親做爲犧牲品，行黑彌撒?!

狂四郎從長崎帶回來的禮物竟是令他痛苦不堪的確信。

現在——。

凝然注視母親墳墓的狂四郎，已不再爲此事

譯註二：以脚踐踏耶穌的像，以證明不是教徒

痛心了。

他的內心只有對亡母無限的懷念。

二

緩緩走下山丘，狂四郎想起了美保代。

自從那天奪取男偶失敗以來，狂四郎未再造訪文字若的家。前後已經過二十幾天了。

男偶的首級居然珍貴到值得不顧生命去保有，美保代那女兒心的不可思議，一直在狂四郎心中成爲解不開的謎。他甚至有幾次想親自去見她，詢問個究竟。

但狂四郎覺得在此之前，似乎必須先奪回失物，讓美保代握在手……想到這裡狂四郎也有點急躁得迫不及待。

但狂四郎心底却有一份冷冷想甩開那急躁虛無的自嘲。

——隨它去吧！何必多想呢？

狂四郎爲了拂去美保代的倩影，如此囁嚅着，人已走上沿着堀川的道路。

不久，穿過一片田圃，經過宮益町，來到御嶽神社。

狂四郎憶起幼年時，寺男幫他瞞着母親，帶他到此神社看熱鬧，於是他便拐進神社。

寬敞的社內那棵長着清綠的嫩葉，把影子拖在地上的公孫樹，狂四郎仍記憶猶新。

公孫樹對面傳來的童稚的歌聲，在狂四郎空虛的心中引起陣陣的廻響。

圍圈圈、圍圈圈，
圈圈圍着小麻雀
什麼時候飛出來

狂四郎繞過樹一看，四、五個七、八歲的男女孩手牽手，圍着圓圈旋轉。

狂四郎駐足、微笑。他幼年時沒有福氣享受這種遊戲，所以在他看來，兒童們天眞無邪所交織而成的畫面，顯得格外美麗。

突然，有一名男孩停止旋轉，驚奇的抬頭望着狂四郎，接着臉上漸漸充滿恐懼之色，最後跑開了。

其他孩子們也在那男孩的影響下，望一眼狂四郎，連忙跑開。

只有正中央那雙手掩住眼睛，蹲在地上的女孩還留在原地。那模樣顯得有幾分可憐。

狂四郎突然覺得胸膛有一陣熱意，他只有在眺望孩童們遊戲時，內心才有眞正的感動。

但是對着懷着和藹可親的態度觀看的狂四郎，孩子們爲何表現出令人意外的恐懼呢？

那名被留下來的女孩，最後也鬆開手，站起身，狂四郎笑着對她說：

「他們都到那邊玩了。」

儘管狂四郎以最和善的語氣對她說話，但女孩先是戰抖着嘴唇，繼則哇哇大哭。

女孩邊哭邊跑，不愼絆到石頭跌倒，哭聲更大，狂四郎茫然望着逃去的女孩，突然有人出聲叫他：

「年輕人……」

狂四郎轉頭一看，原來他一直未加注意，就在距他不遠的石碑的基石上，坐着一名戴頭巾，年逾七十的老翁。白髯飄飄，頗有「宗匠」的風貌。像是一般的老百姓，但却具有一股威嚴不可侵犯的風度。

「小孩子都跑光了。」老翁面帶柔和的笑臉說道。

「我的相貌太不平常了。」

「不，不會是因爲你的相貌。」老翁以鎭定的口吻否定。

「那又是什麼呢？假設不是相貌嚇壞小孩的話……？」

「我看是血腥味。」老翁充滿自信的說道。

剎時，狂四郎的眉宇湧起暴戾之色。

於是，老翁說道：「就是現在這種……殺氣！」

狂四郎心服。對方的臉上依舊掛着微笑。

「你能看出我的劍氣，實在不簡單。」

「哪裏，連小孩子都能感覺出來。」老翁巧妙的支吾過去，立起身。「我家就在那邊，不來坐一會嗎？」

「算了，我不聽人訓話。」

「訓話倒不敢當，只是我最近迷上茶道，湊巧需要客人，所以想勞你大駕。」老人委婉相邀，說完舉步先走。

三

老翁住在閑靜的雜木林中。

正午的陽光，從樹梢間傾瀉而下，把小徑染得斑雜幽雅，經過冠木門，踩着辭苔中的舖石，才到達古雅的玄關。

出迎的女侍，舉止動作具有一種不同於一般民家的高雅。

房子雖是農村式的，但書房却極富氣派與考究。

而裝飾的器物，看來似乎都頗有來歷。三幅山水畫、香爐、花瓶、燭臺、食籠、茶具、火盆、水瓶等，沒有一件不是精品。其中尤以黑棚上的大文箱是優美至極的唐櫃。

——這不是一般的武家。（譯註三）

狂四郎雖如此想著，但仍保持沉默。

老翁也在無言中沏茶。

從老翁那沏茶的動作，狂四郎也可想像得出眼前是個精於茶道的人，尤有甚者，老翁那深具風度的外表是經由一絲不苟的嚴謹所維持的。難道老翁有意讓狂四郎見識斯道的風韻雅緻，以達成勝過千言萬語的訓誡？

狂四郎接過繪有雲鶴的茶碗時，竟不諳飲法，他只保持着嚴謹的坐姿，剎時不免也感到忸怩了。

外表的不嚴謹，豈非自行放散出血腥的劍氣

譯註三：武士階級叫「武家」。

？老翁不是對此感到輕蔑嘛？

老翁斟茶的舉止一樣保持着一絲不苟的嚴謹，但有一份枯淡幽雅的禪味。老翁散發出一種靜謐，那是迥異劍道上的嚴謹的。

——吓！劍氣就劍氣，顧忌什麼！

狂四郎一飲而盡。

接着雙手端置於膝上，說道：

「我叫眠狂四郎，請教老先生尊姓大名？」

「你就當我是茶道樂的老公公就是了，你我只是機緣湊巧而碰面，或許也用不着互通姓名，至於你的大名，很抱歉，可能是假名吧？那麼我也有個偏名，樂水樓。」

看來老翁也不願深談的樣子。

這時門開了，女中帶一袱紗包進來。

樂水樓老人接過手，放在狂四郎面前。

「說不定不合你的趣味，還請笑納。」樂水樓說着，打開袱紗，裏面是個繪有松竹梅的絹包。

「那是什麼？」

「十柱香，有空的時候，不妨聞一聞？」

難道聞香，可以鎮劍氣，心平氣和……。

似乎沒有理由加以拒絕。

狂四郎道謝接受時，不經意聽見女中細聲對主人報告的話。

「靜香姑娘帶粽子來……」

——靜香？！

這個名字當然在狂四郎腦海引起極大的反應。

那不是他斬殺的密探，茅場修理之介的妹妹嗎？

「叫她稍等一會。」

「這……她說馬上就要告辭……」

狂四郎一聽，說道：「不……我先失陪……」說完人已起身。

四

狂四郎離開樂水樓的宅院，大約走了數十丈

遠，轉身匿在一棵松樹後。

——樂水樓！

該老翁實在頗適合這雅號，如此說來，他一定把堀川的水引到他的書房牆下了。

——到底是何等人物呢？

狂四郎猜想他一定曾是掌權的政要，目下年老歸隱。

狂四郎監視着那適合「閑寂」二字的大門。他的右邊袖子有女偶的首級，左邊袖內則是適才獲贈的香包。

佇立在此陌生的地點，狂四郎突然興起一股莫名奇妙的孤獨寂寞。

——說不定那老人早已曉得我，才故意以這種方法邀請我？

疑惑使得狂四郎不肯離去。

「出來了！」

狂四郎望見那走出大門的姑娘，心想：果然不錯！

稍低着頭，朝這邊走來的人正是茅場修理之介的妹妹。

狂四郎突然現身，擋住去路，靜香竦然停脚。

「在這裡遇見妳，實在太巧了。」狂四郎故意露出開朗的微笑。「我也剛剛從那宅院出來……。」

「……」

「但是我不認識那宅院的主人，我想妳一定知道，所以才在這裡守候妳。」

「……」

「請妳告訴我。」

靜香稍稍猶豫了一下，才說：「他是我的外祖父。」

「尊姓大名呢？」

「退隱的大目付，松平主水正。」

「什麼？松平主水正?!」狂四郎愕然，表情大變。

奇的是那也是狂四郎外祖父的名字。並非母親告訴他的，而是祥雲寺的寺男私下告訴他：「小兄哥的祖父叫松平主水正，身爲大目付，是身份很高的武士。」

——給母親的墳墓上香及鮮花的，就是那老頭。他早先已觀察過我憑弔，知道我是他的孫子！

狂四郎心中有着無以名狀波濤起伏的激情。

——如此說來，靜香就是我的表妹！修理之介就是表哥了！

狂四郎感到彷彿有一股污濁的惡血在體內逆流，但他仍盡可能壓低語氣問道：

「妳是否知道妳有一位名叫千津的阿姨？」

「有啊！是我母親的姊姊，聽說她小時候就夭折了！」

騙人的！母親生下我，變成有如行屍走肉一般，在古寺的角落過了十幾年沒有笑容的日子！

狂四郎眞想高聲叫喊。

但他沒有叫喊，代之以從衣袖內取出香包，憤憤甩在地上，用力加以踩踏。

——老耄！對於被遺棄的母子，現在何必祭墳，何必訓話！我要在這天地之間，孤獨活下去！

狂四郎狠狠轉身走了。

靜香莫名奇妙。她目睹她祖父的名字給予這浪人的衝擊何等之大，感到詫異不已，但她宛如被一線無形的繩子牽引似的，也跟在他後面走。

他倆處身在雜木林中。

「妳不恨我嗎？」狂四郎頭也不回，問道。

「……想努力忘掉它。」

「哦！那是信耶穌的力量吧！」狂四郎帶着諷刺的口吻道。

突然——。

狂四郎的脚步停了。

大驚止步的靜香，望見回過頭的狂四郎那雙眼睛閃爍着禽獸的兇光。

「什麼耶穌！什麼基督！」狂四郎懷着滿腔的憎恨叫着，突然快步趨近，伸手抓住靜香那纖細的弱肩。他興起一陣狂暴的發作，想把那用力擁抱便會碎掉似的脆弱少女的身體推倒在草叢中。

至此刹那，倘若靜香仍像以前那樣，臉上洋溢着那種信徒式的逆來順受的表情的話，說不定狂四郎眞會那樣做。

靜香仰望男人那捱近的兇暴的臉孔，不禁流露出一種無可言喻哀傷的眼神。那不是求饒，不，恰恰相反，那是女人以女性的本能讀出男人兇暴的外形所流露出來的孤獨無助。

狂四郎也看出靜香同情他，於是一把將她推開，逃離似的快步走了。

從他的背影，靜香清清楚楚地意識到欠缺愛情的人的寂寥。

五

文字若家的二樓——

養傷中的美保代，那眼瞼深垂的睡臉憔悴了，却增添一種凄艷。

美保代如此靜靜仰臥着，芳心到底隱藏着什麼呢？樓下的人，包括文字若和金八都猜不着。難道她一日千秋地在等待狂四郎帶男偶的首級歸來嗎？可是她却未向文字若或金八提起此事。有時文字若或金八提起狂四郎，她也從不答腔。

「小姑娘的心實在讓人猜不透，只有那次說夢話時，說出眞心話；以後不論白天或晚上，總是靜悄悄的，悶不作聲。在我看來，八成是在等眠大爺沒錯！」文字若瞎猜着。

金八回答說：「一定的，一定是在等大哥。嗨！她的心在流淚，松字是木邊加公，公的離開，就剩下木……。現在大哥不知在那裏晃？」

「不要緊吧？」

「什麼事？」

「美保代呀！整天胡思亂想，不知會不會尋短見？」

「別唬人好嗎？」

金八連忙越身上樓。

「對不起，我是金八……」金八在房門口出聲，但無回應。

於是不安地悄悄拉開房門，當他望見那石像般的睡臉，總算安心，吁了一口氣時，美保代也睜開眼。

「原來是金八。」美保代那水汪汪的眸子望着天井。「眠大爺……好像……在門外。」

「嘿？」

「我好像感覺得到。」

「這、這……」金八驚訝地連忙繞過床舖，從窗戶探出半個身子察看。

馬路上只有一位用扁擔前後各挑一擔方形箱子的人，悠閒地走着。

「可能是錯覺，美保代姑娘，連影子也沒有呀！」

「是嗎？……對不起。」美保代輕輕嘆一口氣，再度閤下眼皮。

並非錯覺。病人那敏銳的感覺能够察覺出站在門外的人。

狂四郎的確曾在門前駐足，但正想伸手推門時，又改變心意，快步離去。

夕陽將落，西空一片鮮紅。

狂四郎走過晚餐時刻自然而然呈現喧囂的鬧區，當經過正覺寺橋時，他發現後面有人在跟踪。很明顯的，一定是存心奪取女偶首級的密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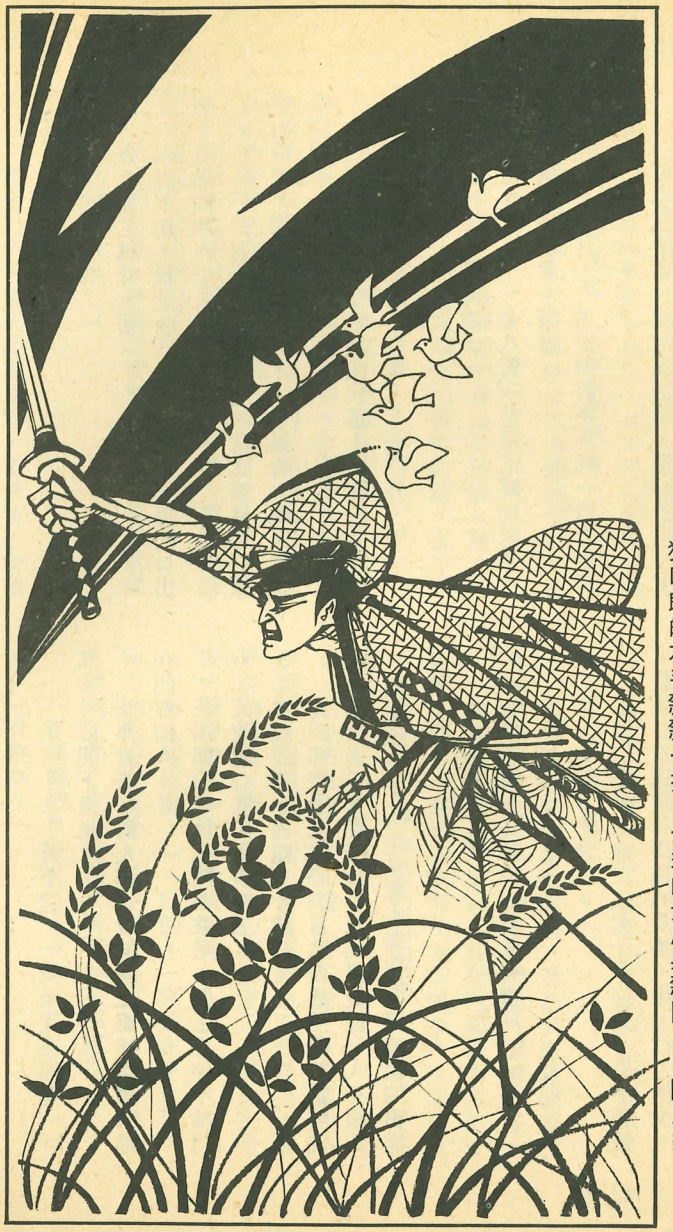
——殺掉他！

狂暴的業念在狂四郎全身奔竄。

——可是！

今天是先母的忌日。

兩者的距離保持在三丈，不拉長，也不縮短；最後沿着靈巖寺長長的圍牆，路上行人稀少。



狂四郎的右手斜斜一揮，一道白光反射斜陽，一閃即逝。

打扮成小生意人的跟踪者，宛如一般的過路人，邁着平常的步伐在趕路，當他望見狂四郎停在寺院圍牆盡處一棵高大的松樹旁，他也停下來。

剎時——。

狂四郎的右手斜斜一揮，似乎有道白光反射斜陽，一閃即逝。

但下一剎那，狂四郎又若無其事地往前走。

——好奇怪！

跟踪者心生納悶，當他走到該地點時——。

雖無風，但松樹竟斜斜傾倒，發出巨響，橫倒在大驚的跟踪者面前。原來那直徑六寸餘的樹幹，在距地二尺處被劈成兩段。

狂四郎已走在三丈前。

第五章　毒與柔肌

一

浮在藍空的白雲色彩明艷，顯示出夏天的來臨，時刻是陽光燦爛得令人眼花的午後……。

米商備前屋緩緩走在御醫室矢醇堂邸庭園的小徑上。

日前眠狂四郎透着月光眺望，爲之一驚的這座庭園，此刻在陽光下展現出它那宏偉精緻的全貌。

池畔的舖石優美，假山上鳳尾松的異趣，苑路畔凉亭的風雅，池塘造形的匠意，還有池中孤島的別緻……。

備前屋獨自踽踽行在其中，頗似畫中風雅的飲者。頭上的枝梢、杜鵑尖聲啼叫着，拍着翅膀飛上天空。

備前屋走上拱橋，而蹲在「霧人亭」茶席下的人影伋立起身，那是與這雅緻的一切頗不相稱地痞模樣的年輕漢子。

備前屋嚴肅命令道：「帶他出來！」左轉，繞到茶亭的正面。青草地的斜坡斜入池塘。備前屋雙手反背，瞇着細眼。

背後門開，地痞模樣的人拖出一名五花大綁的武士，但備前屋仍不回頭。

武士被拖到斜坡的中央時，備前屋才對他投以犀利的眼光，那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眼光。

「你大概有所覺悟了吧！鷹野……。」

武士只是痙攣着他那蒼白的臉頰。這名被喚做「鷹野」的武士，分明就是那位受備前屋之命，埋伏在將監橋畔襲擊眠狂四郎失敗的刺客。

被眠狂四郎生擒，拷問出「霧人亭」秘密的鷹野，諒必不致愚蠢到囚首喪面地回到備前屋眼前，一定是備前屋將他從逃亡的途中帶回來的。從這件事，不難想像備前屋這個商人具有何等驚

人的潛在勢力了。

「鷹野，說實在的，直到現在我仍承認你有一身好本領，遺憾的是，眠狂四郎那厮比你强一些……。我今天要懲罰你，只因爲我不願違背我的原則——我從不原諒我的手下失手。我雇用你，足足已經五年了，你一向圓滿達成我交待你的任務，凡是我不願他活在世上的人，你都爲我消滅了。你的確是我得力的部下，倘若今天留下你一條活命，也許今後你對我還大有用處。但是你這次的失敗，我不能原諒，這是我的處世方針。」備前屋說完，自懷中取出一把手槍，那是嵌着金銀象牙的華麗傢伙。「我之所以讓你在地下室活到今天，爲的是等長崎送這東西來，這是新改良用火石發火的，在日本，我是第一個開這種槍的人。」備前屋緩緩伸直右手，把槍口對準着鷹野的胸膛。

刹時，鷹野暴睜雙眼，窘迫之情溢於言表。

「請，請等一下！」

「我最喜歡看人嚇成像你現在這種樣子。」

「請你再給我一次機會！求求你！再給我一次殺死眠狂四郎的機會，一次就好！」

備前屋用冷酷得無以復加的眼神，盯着鷹野，久久才冷笑說：

「我訂定的原則從無例外，鷹野。」備前屋似乎在享受着貓兒玩弄窮鼠那種殘虐的快感。

「求求你，備前屋！……我是玩劍的人，死在那玩意之下，我死不瞑目！要死，寧可死在眠狂四郎的刀下！」

「好！」

備前屋是個極端擅長權謀術數的人，他看出鷹野必能成爲最佳的刺客——不是殺死狂四郎，就是被狂四郎殺死。

「鷹野，武器由我供應，那是我發明的可以折合的矛槍，矛頭塗有外國製的毒藥，只要能劃傷對方，便能致人於死。」

備前屋回書房坐下時，正好是主人室矢醇堂

從「大奧」（譯註一）回來。

「巧得很，我正想派人遞消息給你呢！」

「有什麼要緊的事嗎？」

「有極重要的事找你商量……。」

室矢入內，隨即又出來，將手中所持之物擺在備前屋面前。

備前屋訝異地望着室矢從紙包取出的男偶首級。

「上次我告訴過你，眠狂四郎在淺草田町殺死一個密探。姓眠的就是爲了取回這東西，其實他有所不知，東西已轉交到我手上……至於這東西，最先是大將軍頒贈給水野忠邦的，而女偶的首級，現在還在姓眠的手中。聽說是水野忠邦砍下來給他的。……老實說，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若年寄告訴我的。」

「太好了，你是否告訴若年寄，被殺的密探沒把東西交給你？」備前屋腦筋轉得眞快。

譯註一：大奧——將軍府的正堂側室乃起居之所。

本丸老中水野忠成及其派系無時無刻不在處心積慮去設法使新興勢力的西丸老中水野忠邦垮臺，當他們獲悉水野忠邦的魯莽暴舉時，眞是竊喜不已，即刻籌劃奪取二個首級，以做爲彈劾的證據。——備前屋瞬時之間，察知此項陰謀。

「死人沒有嘴巴……若年寄叫我去問我有沒有收到木偶首級時，我立刻想到你。我想這件事應先找你商量商量。」

「太好了！假如再有女偶的首級，這下可發一筆橫財了，哈哈哈哈……」

「但對方是眠狂四郎，恐怕很困難。」

「這當然，先後已有二個優秀的密探被殺，所以跟他硬碰硬，好像行不通，雖然我剛剛才派出一名刺客。」

「你知道眠狂四郎的家嗎？」

「我早就派人分頭去查了，但一直沒有消息，我看我們的人恐怕也是白送命的但……話說回來，既然有這麼好的發財機會，我們總不能白白

糟蹋掉，我是生意人呀！」

「你有什麼妙計嗎？」

「嗯！一切都包在我身上好了。」

二

這天黃昏，備前屋造訪六本木地名茅場修理之介的家。

靜香走進書房，在備前屋面前坐下，備前屋若無其事的說道：

「這所宅院也應該是封閉的時候了。」

靜香那晶瑩的眸子流露出對此人突然來訪的疑惑，默默不語。

「今天我來是因爲有一件事情想跟妳商量，我實在不知該怎麼開口才好……。」

「到底什麼事呢？」

「我想請妳犧牲貞操。」備前屋厚顏說道。

「啊！」靜香驚得面無血色。

「難怪你很吃驚……妳先不要害怕，讓我把經過情形詳細告訴妳。」備前屋開始用很鎭定的口吻說道：「令兄之所以到水野忠邦邸臥底，就是爲了保護我們這些秘密的教徒，妳大概也知道水野忠邦最先是唐津的領主，長崎就在他的領內。他知道基督教尚未在日本斷根，至於水野忠邦這個人，他野心很大，存心獨攬幕府的實權，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假如他成功的話，他第一個目標就是重新徹底消滅基督教，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爲他最近才提出一個議案：就是明年起不僅平民，連武家也要踏繪……」備前屋裝出不勝噓唏底黯然表情。

當時——。

每年正月，例行踩踏青銅基督像的這項儀式是以長崎爲中心，只限於大村地方及豐後國等北九州一帶。

正月二日，輪到進行這項儀式的地區，差役便到「奉行所」領取聖像板。

當天，各家各戶掃除乾淨，全家大小換穿整

齊的衣服，等候差役光臨。差役拾着內裝聖像板的箱子進來，把聖像放在榻榻米上，翻開戶籍册叫名，被點到的人，上前向差役行一禮，赤脚踏上聖像板。青銅的冰冷及鑄物凸凹的觸感化成一股對邪教汚穢的戰慄，傳遍全身。母親懷中的幼兒，也必須被抱着將那細小的脚底接觸到聖像板，重病不起的人也要踏繪，不得有例外。

聽說北九州這項踏繪的儀式也要在江戶實行，基督徒如何不恐慌呢？靜香覺得全身都冰凍僵硬了。

備前屋先將這怵目驚心的情景詳加描繪，然後接着說道：

「所幸目前西本丸老中水野忠成一派的勢力較强，反對那無理的提議。但水野忠邦屬於外戚勢力，位居「譜代」，況且又奸佞邪智，說不定有朝一日能達成野心。因此必須在他未得勢之前就逼他下臺。」

備前屋又以哄騙的言辭告訴靜香，水野忠邦砍下大將軍頒授的木偶首級，這個把柄是够他垮臺，修理之介就是爲了獲取首級才殞命……。

「令兄只得到男偶的首級便犧牲了。女偶的首級還在眠狂四郎手中，無論我們派出多麼優秀的劍客，依然無法達成任務。那個眠狂四郎耍弄一手擧世無雙的妖劍，一般的方法對付不了他……就是說，與其用刀，倒不如用女人的身體。」

備前屋到此緘口，等待對方的回答。

短暫的沉默之後，靜香才細聲說道：

「您要我去奪取女偶的首級嗎？」

「妳不妨想像江戶實行踏繪時的慘狀。」

「可是……。」

門外有人，有一個人在竊聽備前屋與靜香的談話。原來他是侍候茅場家三十餘年、忠心耿耿醜貌的佣人。

三

經業平橋越過本所橫川，右邊可望見西尾隱

岐守的大宅院，沿着河畔走，便是押上村。

田園、森林及寺院的屋頂已消失在暮靄中。筆直又漫長的路上有個頭戴深編笠的浪人，拖着長長的影子……。

眠狂四郎的隱寓在押上村某古寺的庫房裏。晚風清爽宜人，狂四郎的步履也顯得有點心不在焉。但當他右轉，即將經過一處植滿杜鵑花的花房時，他收斂起鬆懈的精神。

他直覺到緊接杜鵑花叢的楓樹、櫸樹的蔭暗處有一股殺氣埋伏着；直覺是直覺，他並未改變走路的速度。

狂四郎一向隨時隨地準備面對敵人的伏擊，他總是以靜制動，他能够因應對方如何攻擊，隨對方的出招，臨機應變，獲取勝利。

狂四郎來到一棵櫸樹旁時，突然面露微笑。他當然已到達適合敵人下手的位置。

但是……敵人仍沒出來。

狂四郎並未停步，又前往走二步，才出聲道：

「有事的話，快出面。」

同時，有一把矛快似流星，從樹幹後刺出。

狂四郎輕跳六尺，轉過身子。此時，他已摘下深編笠，單手拿着。飛竄而出的敵人，有如兇神惡煞，架着矛，步步逼近。狂四郎未拔劍，盯着對方，笑說：

「又是你！辛苦了……。」

原來是稍前狂四郎在將監橋畔曾加以俘擄的刺客鷹野。

「你明知不是我的對手，爲何不快逃亡？難道備前屋那麼不人道，硬要你送死？」

鷹野不答，全身洋溢出那種對生存感到絕望，拼死一戰的氣象，步步穩穩着力逼來。

狂四郎此時才明白備前屋的勢力龐大到由不得這漢子逃亡他鄉。

「呀啊！」

「有什麼事？」

鷹野發出類似苦悶的吼叫，刺出矛槍，狂四郎閃身避開，順手抓住矛柄。

「不必急着送死！既有這般決心，何不用在如何打開生路？」

鷹野全身都是弱點，氣喘呼呼，那雙充血的眼睛泛着既非怯懦、亦非自嘲底眼色。鬪志早已崩潰。

狂四郎冷冷注視一會才鬆手。「我看那矛尖一定有毒，從那顏色就可明白，我想一定是備前屋的好主意。……備前屋，遲早我會殺掉他！你不妨找個地方躲起來，直到我殺掉他。」說完，狂四郎目中無人地背向鷹野，舉步離開。

茫然虛脫的鷹野，矛槍自他的手中掉落地面。

四

雷鳴之後，一陣驟雨。

狂四郎就地找一處屋簷下避雨，等雨停後，回到龍勝寺時，雲已散，月色皎潔。水田映着月光，蛙聲噪得一片喧囂。

經過那片雨水洗滌過的竹林，狂四郎走進寺門，住持佇立在甃石，擧頭望着明月。他是個飄逸的出家人，靠托鉢維持這所沒有檀家的古寺，天天過着知足常樂的日子。他倆原是素味平生，狂四郎前來要求借宿時，他就豪爽地騰出一個空房。

「眠大爺，你有客人。」

狂四郎心想會不會是金八找來，踩過雜草，繞到房間一看，紙門映着燈影。

狂四郎皺起眉頭，映在紙門上的是女人的身段。

他無言地站在門口，影子移動，拉開紙門。

「您回來了。」雙手按在榻榻米行禮的人，竟是靜香，狂四郎驚奇的問道：

「妳怎麼知道這個地方？」

「是備前屋派人查出來的。」

「我想暫時留在您身邊。」

「妳說這話，腦筋可正常？」

「我是想嘗試看看，我是否能以我的力量化解您那異端者的痛苦。」

狂四郎忍下咆哮，走進室內。

驚奇的是房內經過一番掃除，整齊得連狂四郎差點認不出來。角落還擺着晚餐。

「妳什麼時候來的？」

「我昨天上午就來了。」

狂四郎是在三天前外出。

「妳自己決定到這裏？」

「不，是備前屋指使我來的，他要我竊取您的木偶首級；偷竊是很不好的，所以本想拒絕。但反過來一想，見到您之後，我可以坦白地把一切都告訴您，說不定您會收留我，所以我才下定決心，把身和心都獻給您。」

狂四郎心不在焉地聽着，內心想的是眼前這姑娘是他不折不扣的表妹。衆多的感慨引起困惑。

「我是殺害妳哥哥的人。」

「家兄被召到天國，信仰就是要超越仇恨。」靜香說着，突然有一股熱意湧上來，臉孔也紅了，於是低下頭。她雖然沒有意識到促使她來此的，其實並非信仰所引起犧牲奉獻的精神，而是一種母性的本能，迷上這個放誕不羈的浪人所散發出孤獨的寂寥。雖然如此，她却湧起矜持的感情。

「難道妳想用貞操換取木偶的首級？」

「聽說水野越前守計劃在江戶實施踏繪，我必須加以防止。」

「備前屋說的嗎？……妳好像上他的當了。」

「不，假如我不願意的話，我就不會來，就算我被騙了，不過，這跟我來這裏完全是兩回事。雖然我不知道你有什麼苦衷，但我看得出來，你痛恨主耶穌，我誠心誠意要幫助你化解痛苦……。」

「好了，我的回答只有一句話，妳快回去。」

狂四郎斷然回答。

話剛說完，狂四郎突然銳眼盯着紙門，並伸手去取劍。

狂四郎的態度也使得靜香大驚，呆在原地。

狂四郎發現有人驅近簷下，心想大概又是密探。

他當然提不起勁出去殺敵，但又不願自己的房內濺血，於是拿起劍，讓對方知難而退。

就在此刹那，傳來一聲兵器凌空的聲響，緊接着是慘叫聲。

狂四郎用力拉開紙門，發現剛才想行刺他的鷹野，痙攣着他那抓着矛槍的雙手，踉踉蹌蹌跌在門外。他的背部中了一把飛鏢。

五

狂四郎發現大約三、四丈前方的百日紅花下有個奇怪的影子。

「什麼人？」

對方這才移步走過來，他每走一步便大大傾斜上半身。原來是個嚴重的瘸子，不僅如此，背部還長着一個大瘤。

他來到俯伏的鷹野身旁，室內的燭光照在他的臉上，比起他那不足五尺的身軀，他的臉孔顯得異常寬闊，相貌平常，但帶有一種慘兮兮的陰影。腰間插着長短劍，着袴，看起來反而有幾分滑稽。

「你爲什麼殺人？」狂四郎厲聲質問。

傴僂者亮出一嘴的白牙。「他礙手礙脚……我是來殺你的。」

「你也是密探嗎？」

「不是，我可以算是茅場家的僕人，小姐是我的活觀音。」傴僂者從死屍手中擰取矛槍，叫道：「出來，眠狂四郎！」

靜香板起臉孔斥責道：「喜平太！回去！不許胡鬧！」

「伯父說殺死這傢伙也無所謂！」

原來茅場家的佣人是這個殘廢者的伯父，他竊聽了備前屋與靜香的交談，於是他要這個身懷絕技的侄兒暗中護衛靜香小姐。

「我是主人，不許胡鬧，快回去！」

「不！我一聞到血腥味，就無法自制了……呼呼呼呼。」

「也好！」狂四郎說道：「既然我們活在這個世間都是多餘的，那麼我們不妨來比劃比劃。」

「不！喜平太外號叫飛鼠，一般的劍術贏不了他！」

狂四郎不理會靜香的勸止，走下院子。

喜平太連退二丈餘，把矛尖固定在頭頂上。

刹時狂四郎的背脊閃過一陣戰慄，這個怪物所放射出來懾人的殺氣，具有狂四郎未曾承受過的絕頂壓力。

飛鼠！狂四郎恍然了悟靜香所說這個外號的含義。喜平太測定的距離及矛槍的架勢並無任何槍術的絕招。槍術的最高境界叫「五月雨」，像那掩蔽天空讓人無法看出日月星辰的五月雨雲一般，使敵人完全無法窺知己方的心或技。而此刻喜平太却預告着他即將要採取的飛鼠絕技，那是自空中攻擊，而非由地面。

面對這種戰術怪異的敵人，狂四郎要施展圓月殺法，勢必要由他縮短距離。狂四郎對此感到危險。

咄嗟之間的判斷，狂四郎左手按短刀，右手按長劍，但不拔出，準備隨時出劍應戰。

「小心！」

傴僂者有如滑冰一般快跑六尺，凌空躍起。

誠如他的外號飛鼠，他那短小的身軀飛過狂四郎頭上二尺的空中，如閃電般地戮下矛尖。同時，狂四郎腰間的白刃也出鞘，砍斷矛頭。

矛頭如流星，消失在夜空。

靜香雙手重疊在胸口，緊閉兩眼，忍耐着疼痛與羞恥。

忽然落在二開外丈的喜平太，不知何時已拔劍，擺着大上段（譯註三）的架勢。

那架勢完美無瑕，心氣體一致，銳氣橫溢。

狂四郎自學劍以來，從未像此刻這麼鬪志昂揚，眼前這個人才是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眞正强敵。狂四郎知道這個强敵才值得他發揮圓月殺法的一機閃電。

假如描繪圓月的萬理一刀落空時，對方那無相的必殺劍定會把他的身體斬成二段。

狂四郎連進三步，將刀尖點地的剎那，不覺大吃一驚，因爲他聽見靜香的呻吟聲。

下一剎那，狂四郎放棄爭鬪，跳退，轉身奔回屋簷下。

「別逃！」

狂四郎不理喜平太的吼叫，跑近靜香身旁，那矛頭正好射中靜香的裙子，把靜香固定在地板上，狂四郎拔下矛頭，回頭瞪着追到背後的黑影。

「別胡鬧！矛尖有毒！」然後又對着宛如被鐵槌敲中腦門，呆若木鷄的喜平太說：「你快滾開！」狂四郎抱起靜香，走進房內，狠狠關上門。

仰臥在燈前的靜香，當狂四郎伸手去解她的腰帶時，她發出細微的呻吟聲，提着身子拒絕。

「不許亂動！」狂四郎厲聲責備，用力剝下她的腰帶。

曲線玲瓏的玉腿在幽暗的燈光下，宛如夕陽下春雪掩蓋的山丘。狂四郎抑制妄念，單手握着她的膝蓋，用嘴去吸那鮮血直淌大腿的創傷處。狂四郎吸滿一口的血，吐到榻榻米上，然後再吸。

靜香雙手重疊在胸口，緊緊閉着眼睛，忍耐着疼痛與羞恥，不知是毒性發作，抑或狂四郎的吸吮，喚起了女性的本能，靜香的眉宇、臉頰、嘴角，徐徐地泛起一種恍惚的表情。

譯註三：大上段——雙手擧劍過頭頂的一種劍勢。

第六章　禁苑之怪

一

一個梅雨歇後濕粘粘的夜晚。

沒有星星，沒有月亮，此地是柳原堤盡處「筋違御門」前的官道，附近漆黑如墨，伸手不見五指。

從和泉橋的方向有一隊行列走來，燈籠光在墨黑中滲出紅暈，讓人聯想起狐火。漆黑中有霧靄流動着。

燈籠上的家紋是御醫室矢家的三楓。他現在正要進江戶城，值班到明晚。室矢醇堂位居「御典醫」的最高位，行列的格式比起一般「旗本」有過之而無不及。前後有四名武士護駕，隨從十餘名，而他乘坐的是四人抬的豪華轎輿。

行列經「筋違御門」未出幾十丈遠，走在前面的武士聽見遠處傳來嗒嗒的馬蹄聲，心想在這種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馴馬，也太辛苦了。

然而那馬蹄聲却以非常急促的拍子，朝着他們接近，領頭的武士認爲有必要讓對方知道身份，於是高高舉起燈籠。

但是這樣做竟然起不了作用。

眼看着騎士進入燈籠光的距離內，仍無勒馬的跡象，衆人連忙避開，拔出劍。

衝散隊伍的人是一個戴宗十郎頭巾的武士。

「歹徒！」

衆人嚷叫着，騎士則答說：「眠狂四郎暫借御典醫的藥箱一用。」

下一刹那，一刀刺中藥箱，移近身邊，巧妙的挾在腋下。

「對不起！」說着，快馬消失在黑暗中，來去自如，就像飛天魔一般。

眠狂四郎造訪位於水野忠邦邸內的側頭役武部仙十郎的家是當晚的初更。

「聽說你最近常遭到密探及刺客的騷擾。」

「我是不喜歡惹事生非的人，看起來好像由不得我了。不過，罪魁禍首就是你。」

以上是兩人在書房見面的第一句話。他們的交情用不着說客套話。

「還以爲我看不出來嗎？其實你很喜歡這樣呢！」仙十郎微笑，戲謔似地望着狂四郎。

狂四郎每次會見這名風采不揚，額頭與顴骨異常突出的老人，總覺得有一種不知來由的壓迫及反感。然而狂四郎却很有興味去探索他那似乎藏有無限智慧的腦袋到底又在玩什麼花招。

「好吧！言歸正傳，我今晚來看你，就是有件事來讓你傷傷腦筋……」狂四郎也面帶微笑，自懷中取出一個烏黑的小木盒，打開蓋子，仙十郎彎腰去瞧，又嗅了一會，用食指沾起來嚐一嚐，囁嚅道：

「那是鴉片。」

仙十郎曾任職於「長崎奉行」之下，此方面的經驗極爲豐富。

「大奧一定有人在服用這種東西。」狂四郎這句話足够在仙十郎那皺紋縱橫的臉上喚起驚訝的反應。

「你在什麼地方得到的？」

「長話短說，我今晚利用御醫室矢醇堂進城的途中，下手搶了藥箱。」

「嗯！」仙十郎不知爲何不問搶藥箱的原因，而在胸前交叉起雙臂。想必他把心思集中到與藥箱藏有鴉片這一事實相關的事情上去了。

狂四郎爲了臥病在押上村古寺內的靜香，才動手搶藥箱。靜香被毒矛傷到，病狀沈重。當狂四郎明白要驅除她體內外國製的毒藥，也只有服用外國製的藥劑時，才動起室矢的腦筋。

狂四郎把贓物帶到兩國的水茶屋，龍勝寺的住持空然早候於此。經一番搜查，所幸有靜香所須的藥，同時也發現了鴉片，狂四郎先是不解，最後預感到大奧可能即將發生頗不尋常的事件。

狂四郎望着仙十郎的表情顯現出他未曾見過的緊張。他明白他的預感正確。

久久之後，仙十郎打破漫長的沈默，說出語無倫次的謎語。

「那……恐怕……不趕快驅邪不行了……。」

「驅邪？」

「不錯，西丸最近鬧鬼。眞正的鬼呀！……三更時，一身白衣，脚不着地，輕飄飄的……。」仙十郎故意裝那動作。

那個時代，人們是相信有鬼怪的。尤其是大奧，因其特殊的因襲，幽靈的傳說一點也不足奇。本丸有四萬七千三百坪，二之丸一萬一千坪，三之丸六千四百八十坪，西之丸二萬五千坪，紅葉山二萬坪，吹上御座向十萬八千八百坪——大約五百名女中在這遼濶的區域內，過着男子禁制的異常生活，難免有衆多民間所無法想像陰濕的情慾、怨恨、憎惡和嫉妒所引起令人毛骨悚然的行爲，而其最普通的形式，便是亡魂的作祟，代代相傳，直到第十一代的現在，可說多得不勝枚舉。

「狂四郎，你負責去驅妖。」仙十郎說道。

「難道你要我潛進大奧？」

「不錯，見識一下鬼怪也不錯。至於安排方面全包在我身上。」

西丸住着將軍的嗣子德川家慶及其妻子。水野忠邦身爲助理，所以側頭役的武部仙十郎一定有辦法把狂四郎送進西丸。

二

學琴的小孩離開之後，繫在窗戶的風鈴響着輕脆的叮噹聲，這是個祥和安靜的早上……。

今川町文字若家的茶間，今天也洋溢着許久未有的一團和氣。二樓的美保代今天首次下樓，雖然臉孔依然是白慘慘的蠟色，但舉止動作顯然輕快多了。

一直窩在這裏的扒手金八，也興高采烈，雀躍不已，大展他的說笑本領，逗美保代開心。而隔壁的說書人立川談亭，做朝浴回來，也參加這喜氣洋洋的氣氛，這一來，大夥更加熱鬧了。談亭是個洒脫的獨身老人。

「喔！談亭先生，請坐，請坐。」文字若請他坐到火盆前的位子。

金八說：「這裏是先生和情夫的座位，難怪她總是不讓我坐。」

「謝謝你！坐這個位置不要緊吧？」

「談亭先生，隔壁住了這麼漂亮的仙女，爲什麼從不過來打招呼？」

「莊子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既然你這麼說，那我以後可要考慮考慮是否常來打擾了……。」

接着是金八與談亭兩人耍嘴皮子，金八說着帶葷的笑話，戲謔談亭；談亭不以爲忤，引經據典，痛剝金八，兩人一來一往，頗爲熱鬧。

就在此時，有訪客推門進來。刹時，美保代的表情大變。

老媼出去迎客，文字若不經意探頭一望，不禁大聲叫起來：

「哎呀！稀客！怎麼這麼久沒來？」

訪客是眠狂四郎，他無表情問說：「打擾了，那位姑娘的傷好了嗎？」

這時金八也歡叫着，迎上去招呼。

不久，兩人在二樓對坐，美保代雙手按在榻榻米，行了一禮，此後坐便一直未再抬起頭。

「有一件事情我覺得對妳很抱歉，就是我已經殺死那個傷害妳的人，但是很遺憾，沒取回男偶的首級。」狂四郎說着，把他那冷漠的眼神盯在美保代那嬌媚的美顏。

——這個女人長得太美了！

一種焦躁感奔過狂四郎體內，那是男人意識到女人太美反而散發出罪惡時所難以避免的感

。來頭起抬未直一，顎托手雙代保美

情。

「我本來打算取回男偶的首級之後，才回來見妳。不知道爲什麼我覺得似乎必須這麼做。」

美保代抬起頭，定定的注視着狂四郎。她那散發着理智的明眸，眼看着已因深深的感動而濕潤了。

「謝謝你。」

狂四郎幾乎迷失在美保代此刻那秋波溜轉的光芒裏，他强把聲音壓得冷冷的，說道：「我不能保證一定取回，但我會盡力而爲。假如失物不能復歸的話，妳只好當它是命，看開算了……我今天來是另外有事情，就是西丸大奧可能也有跟妳身負相同使命的人，我想打聽她的姓名跟職掌，不知妳是否知道？」

「我知道……可是你打聽這個有什麼用？」美保代臉上稍顯不悅。她可能懷疑狂四郎是否有意像對付她那樣對付那個密探。

狂四郎苦笑道：「放心，我不會再收留奸細了！」

經狂四郎這麼一說，美保代因屈辱及羞恥低下頭，沈思一會，才說：「她名叫志摩，政之助的褓姆。」

「嗯！」狂四郎重重點頭，他私下料想的果然沒錯。

政之助，德川家慶的第四子，最近正式成爲嗣子，改名家祥。德川家慶即將成爲第十二代將軍，這個少年當然是繼承十三代的地位。

白衣幽靈出沒的地點正好是政之助起居的御殿前面。可能因這個緣故，最近政之助常常半夜驚醒，大哭或驚叫。他天生便體弱多病，尤以最近更形削瘦，天天發燒，雖有羣醫交診，却找不出症狀。

相信幽靈說法的人紛紛主張遷至其他御殿，但倔强的德川家慶不採納。

「連鬼都怕，以後如何當將軍？有病的話，給他服藥，要是活不了，那就是天命！」

水野忠邦對此頌揚不已，這些是武部仙十郎看見狂四郎遞給他鴉片時，濾爾聯想到的。

仙十郎直覺到幽靈、政之助的疾病與鴉片似乎有着頗深的關聯。這必定是本丸老中水野忠成一派人在搞的陰謀。

仙十郎又想起美保代可能知道西丸大奧內的奸細姓名及職掌。

狂四郎果然掌握到陰謀的一端。政之助的褓姆是敵方的奸細！

狂四郎提着刀起身。

「有要緊的事要辦，告辭了。」

美保代投以驚奇的眼光，想說什麼，却又不知該說什麼，只好沈默不語。

狂四郎下樓，走到門外，才又回過頭叫道：

「金八！」

金八應着跑出來。

狂四郎邊走邊說：「跟我來，我帶你參觀千代田城的大奧。」

三

陰霾悶熱的下午，有一隊行列靜悄悄地通過「坂下御門」。行列包括一挺轎及衣櫃，衣櫃上標有大丸綢緞莊的標幟。這個行列到城外領取御簾中（家慶夫人）訂做的夏季衣服，此刻正要回西丸。

轎輿及衣櫃的前後左右有八個人護駕，這些人都是奉派出公差的。另外，綢緞莊也派出一個跑腿的，隨行在衣櫃後面，這個人分明就是金八。

通過「御裏御門」到達「御切手御門」時，金八覺得從頭到腳，渾身乏力，更糟的是膝蓋微微在發抖。

——大哥，我很擔心，被逮到的話，是要殺頭的！

金八禁不住在內心對藏匿在衣櫃的人叫着。

一行人安然通過「御切手御門」，到達「下

御廣敷」的門口。

城外的生意人送貨，只能到此爲止，所以金八站在勾欄下，絲毫不會引人起疑心。裏面的傭人出來取衣櫃，用力扛起來時，埋怨說：「這個櫃子好重！」

金八情不自禁，從勾欄探出大半個身子，厲聲斥喝說：「小心呀！」

金八一生中不曾遇到像現在這麼令他冒冷汗的事。

——老天爺保佑眠大哥平安回來！

深夜……。

大奧靜得連一根針掉下來，老遠都可聽得見，走廊的金網燈籠透着昏暗的燈光，某一個房間有道黑影悄悄地掀開長櫃的蓋子，鑽出來。狂四郎環視整個室內井然有序地擺着衣橱、衣櫃、裝束箱，確定這是「御簾中」的衣房後，便按着他熟記在腦子裏西丸的御殿圖，找出任務所在的方向及距離。

這裏是南端，他的目的地在西端。到底循走廊走呢？還是從庭園切過去？瞬時的思考之後，狂四郎膽大心細地順着走廊走，他用很快的速度，而且隱去跫音。每隔一定的間隔便有金網燈籠亮着紅色的燈光，悄無人聲的走廊漫長得令人不敢相信。

其間狂四郎並非沒碰見值更的女中（譯註一），只是她們手持罩燈，脚穿草履，發出聲音，狂四郎遠遠便可聽到，而迅速躲起來。

——那邊就是御寢所。狂四郎找到目的地後，便潛入一間空房；讓狂四郎方便的是，凡是有人住的房間，必定散發出一股幽香。

從空房爬進天井，又從天井爬到政之助的房間。

榻榻米的上段滿滿掛着淺黃的大蚊帳，蚊帳譯註一：大奧的女中或諸侯家的女中，通常是下女兼小妾。

高達天井，藉着燈火，裏面的情形可一覽無遺。蚊帳內睡着一名病弱的少年，紅絹綿被蓋到胸膛以上。

距少年床舖一張榻榻米的下座，另設一席床舖，隨身女中把額頭靠在紅絹的枕頭上伏着睡。一頭烏黑的頭髮，看得清清楚楚。

——她就是志摩吧？

狂四郎緊盯着她，他明白他的任務需要非常的耐心。

果然沒錯，狂四郎在天井過了二晝夜。在狂四郎的暗中保護下，政之助睡得安安穩穩，隨身女中亦無可疑的舉動。

凶事發生在第三天的丑時四更。

狂四郎在天井的暗處望見原已入睡的「中臈」却悄悄起身。

美艷不亞於美保代的中臈，來到上段，掀開綿被，抱起政之助，用力在他大腿擰了一下。

政之助用他那瘦小的雙手掙扎着，全身起了強烈的痙攣，痛叫出聲。

稍隔一會，中臈白晰的手又重覆殘虐的動作，使少年繼續哀叫。

鄰房傳來「側女中」不安的聲音：「中臈！」

中臈故意裝出恐懼的聲調：「又……出來了嗎？」

「我去看看。」說着便跑出去了，隨即嚇得一臉鐵青跑回來，聲音高吭說道：「又出來了！」

此時……。

狂四郎從天井攀回空房，開門躍出中庭。

沒有月亮，但星星佈滿夜空，大概由於寬闊的白洲和泉水映着星光吧！能見度極佳。

白幌幌的東西就浮在池塘的東端。

狂四郎朝此奔去的身影，比鹿子還快。

飄浮的東西原來是一件張開左右袖子的白衣，沒有頭、沒有手脚，離地數尺，在夜風的吹拂

下，輕飄飄的，宛如大風箏。

它的正下方有一口井，那白衣似乎是從井底飄上來的。

狂四郎人一馳到，首先一刀橫掃白衣與古井間的空間。奇怪的是那白衣更向上昇了一尺多。下一刹那，狂四郎縱身躍起，斜斜給那白衣從領襟到衣角劈了一刀。

白衣響起怪異的聲響，分成兩截，掉落地面。

狂四郎不去撿它，反而悄悄捱近井邊，探頭瞧那井底，不知他從那黑沈沈的井底發現了什麼，他下一步採取的行動是大步跨進那口井。井邊的石緣掛着一道繩梯，垂到井底。

四

晨風清涼，陽光斜斜落在後苑的林泉。

權大納言右大將軍德川家慶佇立在昨晚狂四郎劈斷怪衣的地點，那雙朝氣蓬勃的眼睛望着古井，他的身旁站着西丸老中水野忠邦，後面二十餘名女中跪成一排。

現在……。

正有兩名「伊賀者」在水野忠邦的命令下，準備沈入井底。

「這就是鬼魂的底細。」水野忠邦對着甫用完早餐即來「表御座所」的德川家慶說道，並遞出被砍成兩截的白衣。

白衣上繡有十五條的葵紋，毫無疑問的，那是「御簾中」的衣着。

「難道這東西自己會浮在空中嗎？」

水野忠邦笑着向滿臉狐疑的德川家慶展示一個怪模樣的絹袋。以現代的話來說，那絹袋就是小型氣球，當然它是外國產品，給它充上石炭氣，它便能使白衣浮游在空中。

水野忠邦故意不說出到底誰使用此種私貨，只邀說：

「請權大約言參觀鬼魂出沒的古井……。」

不久，兩名伊賀者從井底尋獲一名全身被繩子套得牢牢的「伽和尙」。（伽和尙並非男性，而是尼姑。）

德川家慶大感意外，而他背後的女中們也引起一陣驚愕的騷動。

「這個和尙操縱鬼魂，說穿了，其實他背後也有人在操縱著。」水野忠邦說着，轉身對女中羣投以犀利的眼光，「起立！姦婦志摩，妳胆大包天，用鴉片餵幼君，又裝鬼嚇他！」

瞬息的間隔之後，中臈志摩才立起身，右手繞到頸後。

「危險！」

水野推開德川家慶，有一把飛鏢拖着白色的尾巴，千鈞一髮地掠過那空隙，射在垂頭喪氣躺在井邊的「伽和尙」的喉嚨。

緊接着志摩那右手的動作顯示出她擁有的兇器不止一把。

但在她未射出第二把飛鏢時，井裏躍出一個人擋住德川家慶面前，此人莫非就是眠狂四郎。

他亮出利劍，劍像會吸引飛鏢，隨即有飛鏢一直線飛來，他如撥樹枝一般將之砍落。

志摩露出一副潑辣相，連從背部拔出第三、第四把飛鏢投出。

狂四郎面不改色，邊一一加以砍落，步步走近。

志摩投完第五把飛鏢，連忙自胸前拔出懷劍，緊緊握在手裏，這時狂四郎的臉頰泛起了惡作劇的微笑。

狂四郎隨手提着劍。近在四尺前方，志摩發出裂帛的嬌喊，猛撲上去。

狂四郎身子一閃，志摩那漂亮的花色腰帶被切斷，落在脚邊。

志摩心一慌，懷劍也被擊落，單手被反拿到背後；狂四郎又動刀，從裳裙將她那華美的衣裳斜斜切裂。

衣服裂開，滑落脚邊，志摩被自己的衣服絆

了一交。狂四郎的劍又對着窘態畢露的志摩，施加無情的攻擊。轉眼之間，志摩連褻衣也被劃落，暴露出豐盈的肩，胸，背、腰。

最後在女人悲痛的叫聲下，連裹住下體的最後一件也被狂四郎用刀尖剝開，高高拋到空中。狂四郎這才收劍入鞘，對着德川家慶恭敬行一禮迅速退下。

接着——。

現場是一片異樣的沈默，衆人都把視線集中在那毫不吝惜地把一絲不掛的雪白柔肌公開在燦爛的陽光下，雙手緊緊掩蓋下體俯伏着的裸女。

第七章　修羅之道

一

江戶街道的晨景很雅觀。無論武家的住宅或一般的民家，旭日東昇的時刻，人們把門外的道路掃得乾乾淨淨，灑上水。

這裏——御醫室矢醇堂的公館，大門也是分向左右敞開，兩名僕役在夏日清晨的新鮮空氣裏，揮動着掃把。

對面柳原堤成排的楊柳在乳色的天空下，浮着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鮮綠意。

一名僕役低着頭掃地，突然有一道長長的人影不聲不響地伸到他眼前的地面。他大吃一驚，抬起頭。

是個浪人，但儀表不凡，僕役彎腰，對着這位大清早的訪客，畢恭畢敬的鞠躬致敬。

訪客悠然走到玄關，聲音宏亮地喊道：

「有人在嗎？」

肅靜的室內不久傳出衣袴聲響，一名年輕武士出來迎客。

「我知道御典醫今天不必值班正在家中，你進去通報，眠狂四郎來訪。」

武士啞然望着訪客的臉。數天前的夜晚，狂四郎伏擊室矢醇堂出仕的行列，搶去藥箱時，這個武士也排在隊伍的後面跟班。

狂四郎對着呆若木鷄的武士投以微笑說：

「那一晚我借的那個藥箱，裏面有黑色的小木盒，我知道那東西是御典醫的貴重秘藥，我今天特地送來還他，知道嗎？快進去通報。」

年輕的武士進去一會之後，換成年老的佣人出來。

「請進……」佣人的表情極不自然，那是拼命掩飾敵意的表情，他領狂四郎到書房。

狂四郎在客席坐下，一坐就是半個時辰。這

是他預料中的。

狂四郎耐心地等待。

門是開的，豪華講究的廻遊式的庭園，盡收眼底。

當時，擁有「法印」（相當於僧正）的御醫，年終有一千兩的藥禮，然而要維持這宛如仙境的宅院，單靠藥禮的收入當然不敷開銷。

——相當大規模的走私才能把庭園點綴得這麼漂亮。

狂四郎心裏一直在想着這件事，邊聽着小鳥悅耳的叫聲，紙門開了。

出現的人並非室矢醇堂，而是備前屋。

「我們老是在這所宅院見面。」備前屋在狂四郎面前坐下，雙手放在圓鼓鼓的膝蓋上，笑得很開心的樣子。

原來對方讓狂四郎等了半個時辰，就是爲了接這個可怕的商人來。

「我早就料想到你可能會來。」狂四郎也露出微笑。

「聽說你是來送還室矢先生的小木盒的……。」

「備前屋！用鴉片傷害將軍的孫子是你出的主意吧！」

「絕對不是，我只是一個小小的米商，那裏有藥物方面的常識……」

「什麼都不懂的人反而有辦法把本丸老中、若年寄、大目付變成有眼睛的盲人，有耳朵的聾子……」

「眠某人！有事情的話，快一點解決，我沒那麼多時間。」備前屋像突然變成另一個人，扳起臉孔，右邊的粗眉痙攣着。

「好！」

「我早就在等你。我嗾使茅場家的小姐去找你，其實我並不指望那個小姑娘能够從你身上得到女偶的首級。她是虔誠的基督徒，優點是誠實。所以我料想她遇見你的話，會告訴你男偶的首

級在室矢醇堂手中，以你的作風，你一定會光明正大到這裏來要東西……果然不出我所料，你眞的出現在我的眼前。」

「我今天來是要用鴉片跟你換男偶的首級。」

「你很聰明。……但是這個交易，我們不划算。因爲那位想用鴉片及鬼怪害死幼君的中藏，被你凌辱得咬斷舌頭自殺死了。就是說，可能會供出我們的秘密的人已經死了，你掌握的鴉片已經不能當證據了。……我是生意人，不做賠本的生意。」

「你的話也有道理。……我只好用這雙手來要回東西了。」

「好像只有這個方法了。……其實我很欣賞你，我見過的人當中，沒有一個人像你這麼有魅力。……其實我說這話，並不是要你投靠我。既然我們註定要對立，只好盡全力，看看到底你死，還是我亡。」

「一共十三個。……也有槍，這是對你的最高敬意。好了，我看你大展身手！」備前屋緩緩起身。

此時，狂四郎看出有機會下手殺死對方。但他竟不敢妄動。

二

備前屋離開之後，十五張榻榻米大的書房立刻籠罩着十三名尚未現身的殺手所放散出來的殺氣。

黑衣的瘦軀長身立起，把劍插回腰際，深吸一口劍拔弩張的緊張空氣，向前跨出一步。

刹時——。

狂四郎的白臉上掠過凄愴的冷笑，他斜斜躍起，朝着正中央的屏風揮出一刀。

躲在屏風後面的殺手發出慘叫，與裂成兩片的屏風一起倒下。狂四郎像被那陣風吹送似的，

滑過榻榻米，奔出走廊。

屏風有個洞，後面有人用火銃瞄準着他，狂四郎進書房不久卽已識破。備前屋之能從容鎭定，正因爲有這一層掩護。

戰鬪要先發制人。

狂四郎快似掠過江面的燕子，朝走廊的右邊跑，偵察出殺手們的陣容有了動搖。

他在走廊跑了五、六丈，才躍入庭園。

狂四郎察知倘若他從書房，踩出走廊，跳出庭園的話，躲在走廊地板下的殺手將對他刺出一刀。（譯註）

殺手們事先安排的埋伏都被推翻了，於是紛紛從房子底下、空房間、隱蔽處跳出來，像一羣爭食的野狗圍殺而來。

狂四郎越過草坪，背靠甬道入口的燈籠，擺好劍尖點地的架勢，他那自若靜止的身體濛濛昇起一股妖邪的劍氣。

譯註：日式屋子靠着支柱不與地面直接接觸，故屋子底下可以藏人。

十三名刺客散在狂四郎面前，圍成一個半圓。

武家宅院的甬道，構造上便有防範外人襲擊的功能，藉着刻意佈置的假山、樹木、石頭，可以一人當關，萬夫莫敵。燈籠前後植有樹木，枝葉掩避燈口，使得燈籠若隱若現，這不僅僅是爲了使之增添幽閑之趣的美感上的效果，還可使得燈光朝向敵人，變成敵明我暗。而「燈障」的位置，對敵我雙方而言，都是最後的攻守之地。換言之，狂四郎採取的行動是反客爲主，佔取有利的條件。

轉瞬之間，刺客們被奪去優勢，他們雖然步步縮短距離，但最後充其量也只能一個人單獨上前。

他們各個都是備前屋重金雇請的一流高手，自然看得出狂四郎那劍尖指着脚前三尺的怪異架勢具有令人戰慄的魔力。

一個急於立功的殺手，口中發出怪嘯，連連向前滑步，高高擧着大刀。

當他又向前跨出半步時，狂四郎的嘴角滲出陰慘的業念，開始徐徐轉動刀尖。

當狂四的刀身擧至水平時，這名暴睜雙眼，伺機而動的殺手，却突然瞇起雙眼，面露無以名狀的怯色。

雖然見不到狂四郎出刀，但那名殺手却高擧着劍，連連退了好幾步。當他仰起臉孔時，他的喉嚨迸出了鮮紅的噴血。

狂四郎的架勢又恢復原形，靜止不動。

逐漸帶有熱氣的陽光，透過枝葉縫，在狂四郎那散發着縷縷妖氣的身上，染上了明暗的斑駁。

接着左邊又有一個殺手快似飛鳥的躍來。

他所砍下的一刀却只在狂四郎背後的燈籠上爆起火花，他慘叫着，臉孔被削了一刀，慘不忍睹。

這時狂四郎已朝着第四個敵人，以刀身緩緩畫出半月。

那個殺手發出怪異的呻吟聲，絕望地張開嘴巴，索性放棄擺架勢，猛然殺來，可是也只有白白捺了一颯的劍風，俯在生苔的地面。

剎時，狂四郎移向右方，其刀尖繼續放射出蠱惑第五、第六個敵人的磁力，開始畫第三個圓月。

奇怪的是狂四郎那洋溢着烈火一般熾烈的業念顏色的眸子，却盯在第五及第六個敵人之間的虛空。

旋轉的刀身反射着金色的陽光，閃閃發光。

第五個敵人發出聲嘶力竭的怪叫，狂暴的揮出一刀。

狂四郎只是後退一步，微微閃動身子，他的劍竟令人目不暇接地給了對方一記從頸根至肋骨的袈裟斬，隨着肉裂骨折的鈍聲，昇起了一道小型的鮮血的彩虹。

第六個敵人那雷霆萬鈞的拜擊剛好落在狂四郎的眼前，狂四郎的劍則橫掃他的腰胴。

狂四郎瞬時之間殺死二個人，他打了一個血顫，全身洋溢出趕盡殺絕的氣勢，嘴裏發出怪叫，刀依尖舊點着地面，人則向前奔跑，改用積極的攻擊。

他闖入敵人的刀圈內，任憑敵人團團圍住他，心想：備前屋，看我大開殺戒！

狂四郎眼觀四方，耳聽八方，四方四隅地翻轉身子，把敵人一個接一個地變成圓月劍的刀下鬼，血濺白洲，飛石、辭苦……。

三

押上村的古寺龍勝寺後面有一片墓地，數十年前卽已被人遺棄，蓬蓬離離的夏草掩蓋無人祭掃的墳塚，連豎立在楠樹下的地藏菩薩也少了半邊頭。

炎熱的火傘下，住持空然光着他的和尚頭，蹲在草叢中。

後面響起木履聲，並出聲叫着：「空然法師」的人，原來是靜香。

空然連忙起身說：「靜香姑娘，傷還沒有好，不要太走動。」

狂四郎從室矢醇堂奪取的傷藥，效驗奇佳，靜香大腿處的矛傷，創口已大致痊癒，但體內的毒氣尚未完全消退。儘管靜香的臉上帶着蒼白，但在白晝那眩目的陽光下，宛如剛出蛹的蟬羽，楚楚動人，惹人愛憐。

「日本橋燈籠店的人來訪。」靜香說着，然後望見空然右手提着一個竹籠，於是問說：「那是什麼？」

「裝蟋蟀的，有錢可賺嘛！……」空然笑着。原來他冒着炎熱，到墓地來捕蟲。江戶賣蟲的小販，大清早便到這一帶訂購蟬、蟋蟀、螢火蟲。

這個飄逸的托鉢雲水，最近拼命在賺外快。

除了捕蟲之外，另外還跟做燈籠的中盤接洽到一項兼差，給燈籠畫上花鳥風月。空然的這些餘技頗爲見長。

當時的風俗，再貧窮的人家至少也點一盞「盆燈籠」。至於飼養鳴蟲，在七月十三日鬼節當晚放生，也是一項好習俗。

空然將這些兼差所得的報酬，給村中的小孩購買各種煙火，這是他多年來的快樂。

把畫好的燈籠交給燈籠店的夥計帶走後，空然與靜香坐在荒廢的庫裏，飲着薄茶。

「這座佛寺屬於那一宗呢？」

「是呀！到底那一宗呢？」

「哎啊！連您也不知道哪一宗……」

「哈哈哈哈，我倉促當起和尚，連哪一宗都來不及決定。不過我尊敬的人是白隱，應該算是禪宗才對。」

「您以前不是和尚嗎？」

「以前是微祿的武士，因爲厭倦無聊的武士，才羨慕起閑雲野鶴。」

「您很有勇氣呀！」

「人遭遇到極大的不幸，自然有勇氣。……卽使白隱禪師，當初也不是什麼偉大的人，年輕時候還對出家生活懷着極大的懷疑，苦惱不已。他鑽研佛經，想領悟佛道，可是所得到的是一場大咯血。他遍求知識，以便解脫痛苦，但始終不離病床，念佛亦無靈驗；他用盡一切方法，可是沒有一項有用。最後他橫下心，乾脆外出行脚，就是說，死神要殺就讓他殺吧！反而因此醫好病，活到八十四歲。」

「空然法師，您也想像白隱禪師那樣嗎？」

「唉！恐怕學不像。」空然笑說着，表情茫然，令人無法捉摸。

——他一定遭遇過我無法想像的重大不幸。

靜香如此想着，不禁拿她自身的境遇與信仰做個比較。

靜香自幼便看慣的喜平太，瞬間，教她免不了起一陣惡寒。

四

靜香低着頭，踩着雜草叢中的舖石，走回住處，她不經意的抬起頭時，不禁裹足不前。

因爲坐在屋簷下的人是暗中護衞她的飛鼠喜平太。幅面異常寬闊的臉，彷彿背個娃娃的大瘤——因造化之神疏的忽而降生到世上的醜惡外形，靜香自幼便看慣的，但突然見到的瞬間，靜香總免不了興起一陣惡寒。

靜香極力裝做無動於衷，走向房子，喜平太平伏在簷下迎接。

「我用不着人保護，你回去。」靜香冷冷說道。

喜平太用他那死魚眼一般汚濁的眼神盯着靜香的背部，以抑揚的語調說道：「我來接小姐回家，轎子已經備好，請小姐準備起程。」

「我的事情我自己來決定，不用你來指揮。」

「既然小姐已經好了，我就不能再讓妳繼續留在那暴徒的身邊。假如小姐不回家的話，我可要殺掉眠狂四郎！」

「我不回去！」靜香一口回絕。

短暫的沉默。

靜香突然感覺背部閃過微微的戰慄，正想回頭察看時，喜平太已像一陣風躍來。

被一拳打昏的靜香，軟酥酥地倒在喜平太的懷裏。

喜平太那對濁眼，暴睜得快掉下來。白嫩的柔肌，翠羽般的美肩，伏蓋明眸的長睫毛，似花含露的朱唇，此刻盡在喜平太的眼下，似乎任由他予取予奪了。

少女身體那帶有彈性的重量，皮膚的芳香，黑髮的光滑，暴露在裙子外的玉腿……。

喜平太將內心的興奮化做宛如火焰般熱騰騰的氣息，噴在靜香的臉上。

這幾年來，喜平太早在窺伺一天比一天美的

靜香，宛如在雜草叢中蠢動的糞蟲，瞻仰着高攀不上的高嶺之花。

但當他獲悉靜香主動願意奉獻給一個邋遢的浪人時，這個醜陋的傴僂者內心遽然燒起了熊熊的愛慾之火。

——我現在抱着小姐！我緊緊抱住她！

長久的夢想化成現實，喜平太眞想高聲歡叫，他用那顫抖的骨節嶙峋的五指撫摸衣服底下，並將他那黃色暴齒畢露的嘴巴湊近微微張開的朱唇。

瞬間——。

「喝！」

前庭傳來一聲震撼整座屋子的吆喝聲。

怒瞪着喜平太的人是正氣浩然的空然。

「此地儘管破舊，但也是沐浴在夢想國師光輝下的武藏國五十刹之一！身在通往解脫之門的菩提路上，竟敢做出淫虐的舉止！快快離去，妖魔！」空然那凜凜的外形全無平日飄忽的風貌。

「臭和尙！」喜平太那原本寬濶的臉，因屈辱與憤怒似乎膨漲了二倍。

喜平太緊接着所採取的行動，宛如向菩薩挑戰的速疾鬼。他把軟綿綿的靜香挾在腋下，大大傾斜着半邊身子，快似飛翔，猛向前衝。當他奔過空然身旁時，不知何時右手已拔出劍，那劍尖拖着一條紅色的弧線，人像一陣旋風的消逝了。

五

眠狂四郎拖着一身散發血腥味的疲憊身子，回到這所古寺，以現在的時間而言，前後不過五分鐘之差。

回到住處，驚訝地發現背靠紙門的空然，連忙問說：「怎麼啦？」低頭一看，空然單手摀在胸口，胸前一片血紅。

狂四郎伸手正要扶他起身，空然搖頭說：

「不，我這樣躺着好，已經止血了。……一點點傷而已，」

「到底誰傷害你？」

「傴僂。」

「什麼?!」咄嗟之間，狂四郎直感靜香已被擄去。

「可惡的怪物！」再度湧起鬪志的狂四郎，連取出奪自室矢醇堂藥箱內的止血藥都顯得迫不及待，交給空然後，便躍下庭院。

「眠大爺，算了，沒有用的。」空然轉頭說道。

「我不能把靜香交給那個怪物！」

「反正你也不娶她做妻子，隨她去吧！她有她的命運。」

「我要跟那怪物一決勝負。」

「改天吧！今天你看起來很疲倦的樣子。」

「不行，我這個人沒有明天！」狂四郎叫喊着，猛然跑開了。

這所古寺只有一條路，就是沿着堀川的官道。狂四郎之所以未遇見喜平太，是因爲他殺死十三個刺客後，懶得徒步，於是雇了小舟，從一目之橋繞個大圈子，經柳島橋回來。

狂四郎奔過竹林，抄小路，選走田埂的小路，直趨有着數十戶人家聚居的森林。

離開森林時，狂四郎騎著一頭無鞍的裸馬。一路上，揚起滾滾的沙塵，馬匹似乎也懂得乘者的着急，奮力疾驅。

狂四郎遠望前方有一挺小小的轎子，再仔細望一眼那跟在轎邊的人影時，暗叫一聲：好極了！

狂四郎在轎子後方四、五丈勒住韁繩，輕躍下馬時，飛鳳喜平太已脫棄草履，拔出劍。

喜平太傲然擧出大上段刀法，那架勢眞是霸氣四溢，狂四郎深深感受到此刻他正處生死的邊緣。

危機在他這邊。甫經慘烈血鬪的疲勞，沈重地裹住他的四肢。

即使他發揮全能的活力，是否能破對方那絕

離開森林時，狂四郎騎著一頭無鞍的馬。

頂怪異的飛翔奇招都還是個疑問呢！

對這個強敵施展圓月殺法，須要有無量的銳氣來測量遲速悠急的時機。

狂四郎拖着疲勞的四肢，能持續多久的銳氣呢——他不去顧慮這些，快手拔出剛殺過十三個人的劍，碎步向前縮短距離。

「來！怪物！」

「喔！」

接着狂四郎與喜平太彷彿牢牢紮根於大地，雙方堅持着不動的姿勢。其間消耗掉大量的生命力，自不在話下。

狂四郎明白他疲憊得不堪施展圓月殺法，他不縮短距離，喜平太也不敢魯莽得化成飛鼠，凌空殺人。

只有眼光與眼光像雷電一般，僵持不下。

突然有一樣黑幌幌的東西掠過劍與劍之間，掉落地面。

是一把黑扇子。

悠悠走進場中，彎腰拾起扇子的人，原來是隱棲在澁谷森林中的前大目付松平主水正——樂水樓老人。

這位靜香的祖父，同時也是狂四郎外祖父的老人，接受茅場家忠僕的苦苦哀求，正要前往龍勝寺接靜香到他身邊。

「放肆！」

喜平太在老人的斥責下，卑屈地扭曲臉孔，往後跳退，默默轉身離開。

「靜香交給我，可以吧！」老人以帶着嚴肅的聲音，告訴狂四郎。

狂四郎從對方那對容不迫的態度，感到極爲強烈的反感，他強加自制，說道：「隨便你！」毫不留戀地旋踵離去。

狂四郎回到龍勝寺，空然已就寢，狂四郎快快坐在他的枕邊，空然茫茫望着天井，張了張嘴巴，久久才說：「去者不可追。」

狂四郎默默點頭，內心興起一股不知來由的寂寥。

第八章　江戶好男兒

一

有個獐頭鼠目的年輕漢子，幌着兩邊的寬袖子，哼着歌，穿梭在夜晚雜沓的人羣裏。

他用肩膀去頂一個土里土氣的「勤番武士」（譯註一），然後兇巴巴的開口罵人。

勤番武士也很惱怒地雙着他。

「不服氣嗎？」小伙子伸出頭。「嘿！……在江戶，要是怕武士跟跳蚤，那就別想活了，別以爲你腰上插那兩把東西就能唬人！」

勤番武士漲紅着臉，但手却沒敢去按刀柄。

譯註一：勤番武士——德川幕府爲了實際掌握分封出去的諸侯，規定必須把妻兒留在江戶，諸侯本人每年須在江戶居住一段時間，而其封地的家臣便輪流在其江戶的分宅執勤，此種家臣叫「勤番武士」。

想必是他將啓程前來江戶時，藩裏的總管一再的告誡：「到了江戶，千萬不可跟市井的無賴發生爭執。」這是泰平盛世，倘若不愼殺了人，無論理由多麼正當，都是一生的汚點，有礙高陞。

「喂！鄉下佬，用你那難聽的鄉音說說看，到底什麼地方不服氣？」

小伙子嘲弄着，突然背後有人伸手拍他的肩膀，說道：

「算了吧！富藏。」

原來是自任爲眠狂四郎唯一拜弟的扒手金八。

「喔！金八，是你？」

「伙計只在沒酒喝的時候才幹活。」金八說着只有富藏才聽得懂的話。原來富藏也是扒手。

「你別插手，少管閒事嘛！」

「別這麼說……」金八輕輕掣了一下富藏的胸膛。此時他已巧妙地從富藏懷中掏出他從勤番武士偷取的錢包。

「武士大爺，他剛喝了酒，腦筋不清楚，他喝酒老是這個樣子，請你多多原諒。」金八打躬作揖，賠不是。

臉孔鐵青的勤番武士，嘴巴喃喃嘮叨着，逃走似的快步離開了。

金八當勤番武士擦身而過時，又把錢包歸回他的懷裏，別說勤番武士本人，就是其他人也看不出來。不，一個人除外……。

那是站在荷蘭眼鏡的小店舖前面，一個小販打扮的人，他銳眼看着金八的一舉一動，面帶微笑。他是個尖下巴、臉色慘白的人。

他緩緩走近富藏。

富藏正對着遠去的金八，說些風涼話。此人一站到他眼前，富藏吃驚地說：「啊！是老大……」

「笨瓜！摸摸你自己的口袋！」聲音低，但頗具威嚴。他快步跟踪金八後面。

此人原來是江戶的扒竊集團「黑元結連」的第一好手小春吉五郎。

二

金八走進河邊一家茶室「東屋」。

扎紅圍裙的茶女正跟客人交手指頭，即將分手。

金八打趣說：「哎喲，好親密，還在交手指頭，眞叫人羨慕。」

「討厭，金大哥……」

茶女推了金八一把，金八便裝模作樣，跌跌撞撞地進入內室。

他探頭進屏風內瞧一眼，發現仰臥的眠狂四郎，歡叫道：「我的猜想果然不錯。」

可是當他進裏面，再度打量狂四郎那眼瞼深閤的睡臉時，直感到情形不妙。

他那輪廓鮮明的白皙容貌帶着金八從未見過的悽慘暗淡之色。金八如此直覺時，又覺出他那

不動的姿勢散發出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森森鬼氣。金八愣住了。

原來金八打算一見到狂四郎，便要開口問說：「大哥，你總不能把美保代扔着不管，到底要她生，或要她死，快快給人家做個決定。」

金八於是改變主意，今天只辦正經事。他早先被傳到水野忠邦邸，側頭役武部仙十郎要他帶信給狂四郎。

「大哥！」金八悄悄喚了一聲，過了一會才說：「武部老爺要你快看這封信。」

狂四郎一骨碌起身，陰鬱的眼神游移在虛空，自言自語似的問說：

「金八，你有什麼樂趣讓你活在世上？」

「嘿？什麼嗎？……這……快樂有……這個世上有酒、有女人、也有賭博、打架啦……不、不、我想大哥說的一定不是這些，威風八面的武士才是人生的意義。」

但狂四郎連聽也不聽，撕開武部仙十郎的信。

金八注視着狂四郎閱信的表情逐漸的恢復往常冷漠的光彩，金八暗暗叫好。

狂四郎把信塞進懷裏，手握大刀、起身。

「大哥，我有沒有任務？」

「大概有。」

「多謝大哥！」金八眼睛閃爍光輝，手舞足蹈。到了外面。

「上哪裏？」

「吉原。」（譯註二）

仙十郎信中表示水野忠邦的異母弟「長谷川主馬」目前可能在茶屋「若葉屋」流連忘返。

長谷川氏乃是三千石的「寄合小普請」，前二代擔任「山田奉行」時，因怠慢職務，遭撤職處分，家世有污點。

生於水野家的人，被過繼給有污點的「旗本

譯註二：〔吉原〕江戶著名的妓院區，當時日本男人交際場所。

」（譯註三）做養子，實在是極大的屈辱。水野家乃是德川家康母方的娘家，又是「譜代」（譯註四）兼「加判」（譯註五），家世極爲顯赫。

主馬在明敏卓識的哥哥忠邦的對比下，他總顯得思慮淺薄，性格粗暴。兄忠邦十九歲時繼承「家督」（譯註六），親筆訂定規範，通告所有家臣，正風儀，改容髮，教示志向，頗具身爲主公的才識，也因此，異母弟主馬的劣性更加明顯。而連帶的自卑感更使主馬每況愈下，終於自食惡果，被逐到不名譽的家族。

目前，身爲西丸老中名列閣老（譯註七）的哥哥，與無爲徒食的弟弟之間，眞有千步的距離。

武部仙十郎察覺敵對的本丸老中派系有意籠絡痛恨哥哥的長谷川主馬。主馬極可能上對方的釣餌——造成水野忠邦垮臺切腹，身爲弟弟的主馬便能回去繼承水野家。仙十郎如掌握到主馬投靠對方的確實證據，決心不顧一切爲主家剷除禍根。

以上是仙十郎信上的內容。

長谷川主馬日前突然致函武部仙十郎，表示「本人有意雇請絕代劍客眠狂四郎，務請安排見面」，於是仙十郎將計就計，派狂四郎調查主馬背叛的證據。

三

狂四郎與金八鑽過吉原的大門，一直尾隨在

譯註三：〔旗本〕意即「標準僕從」，古代凡是大將直屬的武士，防守大帥營的將兵皆稱「旗本」。到了江戶時代成爲一種特稱，他們是德川幕府直屬的武士，有晉見將軍的資格。

譯註四：〔譜代〕德川幕府把臣下分成若干等級，德川氏未創立幕府之前，即身爲德川家臣的老部下稱做「譜代」，反過來，以後才歸附的叫「外樣」。

譯註五：〔加判〕乃「加蓋印章」之意，即就任老中、公文有老中加印章始能付諸執行。

譯註六：〔家督〕負有身爲戶主的一切權利與義務。

譯註七：〔閣老〕老中的別稱。

他們幾丈後的扒竊小春吉五郎不知存何居心，也裝做嫖客的模樣，鑽過大門。

夕陽西下，妓樓前亮起「誰哉行燈」、歌管蕭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金八哼着「吾妻八景」，隨着狂四郎掀起茶屋「若葉屋」的花色暖簾走進去。

長谷川主馬在二樓的雅房召妓遊樂。他面帶倦容，將那疲於酒色的身子靠着茶几上。年紀未過三十，容貌不似其兄水野忠邦，而呈現出一種放縱酒色所引起的病態衰老。

房內中央有着藝妓彈三味線，「太鼓持」在舞蹈。

「眠大爺！」藝妓驚奇的停下撥絃的手，出聲叫道。

主馬起身。「眠狂四郎來了嗎？幸好吉原藝妓認得你，來，這邊請坐……」主馬有點醉眼惺忪，招手請進。

「謝了……」狂四郎走過去，只望主馬一眼，便已看出他是何等人物。

主馬之所以厭惡窮屈煩瑣的禮節，喜歡沉溺於燈紅酒綠，並非出自反抗封建世界的傲骨，而只是貪好淫逸的惰性。不過比起那些天天伺候在權貴門前，送賄討好，以求宦途的顯達，或許還聊有勝之。

狂四郎如此想着，邊接過遞來的酒盃，仰天一飲而盡。

主馬開門見山便說：「狂四郎，辭掉仙十郎那邊的雇請，換我來雇你，我可以付給你五百兩，另外每個月有十兩的月薪，怎麼樣？說眞的，答應的話，錢立刻交給你。」

狂四郎心想：一定是本丸老中一，派人開出來的價格。

「這身價相當於給紅牌妓女落籍的費用。」

狂四郎笑說。

「我跟你說眞的！」

「我對錢一向不太計較。……我是無賴漢，

……我之所以甘願受那個老頭指使，並非爲了錢，如果說是佩服他的虛懷若谷，胸襟寬大，但也未必就很佩服他。……總而言之，這是雙方面的配合，必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但話說回來，只要你够那個魄力來支使我的話……。」

「你的意思是要試試我的膽識嗎？」

「不錯。」狂四郎故意改用吊郎當的口氣說：「金八，這位大爺說他無聊，你想想看，有沒有什麼好玩的？」

「好玩的嗎？女人最好玩，當然啦，女人玩多了，也會無聊。依我看來，要換另一種不同的，路斬怎麼樣？」

「好，太好了，我們就這麼決定。」

狂四郎與金八的一應一合顯然是事先串通好的。

主馬當然畏怯，儘管他標榜放浪不羈，不滿太平的時代，但隨便上街殺行人，如被查獲，是會被嚴辦的。主馬當然不至於如此魯莽。

「對了。我們不濫殺善良的百姓，要殺就殺那種被殺之後，父母還會拍手叫好的。對象由我物色。」

「你是說由對方來負責？」

「就是在屍體上掛一張牌子，指名是我殺的，也無所謂。另外，我還可以把劍借給你……被雇的人試驗雇主的本領……這種新鮮事還眞好玩呢！」

未隔多久，狂四郎上洗手間，金八悄悄跟來。

「大哥，眞的要讓他去路斬？」

「我看不太好，那個旗本我也覺得很不順眼。我們到那裏去找一個大逆不道的人讓他殺呢？」

「就是你，你讓他殺。」

「開，開玩笑。」

「這就是你這一次的任務。」

「那我可不幹，大哥，我又不是大西瓜或甜瓜……」

「我剛才說過要借他劍。我打算到熟悉的道場，借一把練習用的鈍刀。」

「……不行呀！雖說是鈍刀，要是用力揮的話，還是會破皮的，如果打中要害，也會把骨頭打斷。」

「這就全看你了，你不僅要躲，而且還要摸走他的錦袋。……其實這才是我眞正的目的。如果我有意要搶的話，等於大人搶小孩，非常容易，但是我不喜歡當强盜，所以才要借重你的手藝懂嗎？」

以上的密談，隔着一道紙屏，有人一字不漏地竊聽了，他就是小春吉五郎。

四

下弦月高掛在夜空。

二更的鐘聲剛響過，淺草寺後面這條路上，行人早已絕跡。所能聽見的只有脚踩着自己的影子，頭戴「盜人冠」金八的脚步聲而已。

金八覺得全身肌肉緊張，恐怖感像打噎一般直湧上來，爲了使自己輕鬆一點，他細聲哼着歌。可是當他發現幾十丈遠的前方出現黑影時，再也無法唱歌了。

——怕什麼？鈍刀而已！

蒙面的黑影只有一個，狂四郎到底在什麼地方觀看？並未在金八的視界。

緊張隨着每一步加重——距離縮短在丈餘時，金八從他臨時獲得的知識知道對方再走兩步必會拔劍，他不禁畏縮的停下脚。

刹時，對方也等不及那兩步，從提在左手的白鞘拔出劍來。

「幹什麼！」

金八想這麼叫的，但是否喊出聲呢？他只見對方那閃過的劍尖，距他足足一尺有餘，委實讓他嚇一跳，但還是有餘地讓他暗笑對方的笨

拙。

主馬對着閃向左邊的金八嚷叫着，又揮出一刀，依舊落空。

金八本能的利用對方防守上的空隙，迅速推他一把，金八的手的確碰到了主馬腰際的錦袋，但因爲主馬一直往後踉蹌，金八的上半身也向前傾。

「哇！」主馬即將跌坐在地時，拼命揮出一刀，正好結結實實打在金八的膝頭。

金八叫了一聲，連忙跛着腿，逃之夭夭。

主馬憤憤咒駡着，從地上爬起時，不知何時，狂四郎已立在他的背後。

「殺一個人可不太容易吧？」

「……我明明砍中一刀……」

主馬氣喘呼呼，狂四郎望見錦袋仍懸在他的腰際，於是說到：「如果你希望再試一次的話，我可以隨時爲你安排。……這幾天我在江戶町二丁目的中萬，告辭！」

——金八會不會還躲在這一帶呻吟？

狂四郎邊留意四周，緩緩走着，突然從小路走出一個人影，說道：

「我已經叫轎子送金八回今川町文字若的家。」狂四郎定睛注視對方，直覺到似曾見過。外表雖是商店夥計的打扮，但狂四郎感覺出對方具有某種敏銳的氣息。

「難怪你覺得奇怪，我跟金八是同行，名叫吉五郎。」

「你怎麼知道今晚上的事？」

「說來話長，我們邊走邊說吧！」態度從容，口氣鎭定，膽識眞是不凡。

狂四郎邁開步子，吉五郎與他間隔大約二步，並肩同行，他約略敍述昨天金八向他的手下富藏開玩笑的經過。

又說爲了給金八還以顏色，故一路跟踪到「東屋」，竊聽到今晚的事。

狂四郎從頭到尾默默聽着，說道：「你呢？

你對你的手藝有把握嗎？」

吉五郎稍沉默，才說：「既然有這麼好玩的事，我總不能閒在一旁。」

「好，全看你了！」狂四郎口氣頗爲强硬。

「一言爲定。」吉五郎一口答應。「……但是，附帶的，我有一個要求。」

「說說看。」

「我一點也不擔心對方，最怕的是你。我能否得到錦袋，那是我的事，請你不要插手，靜靜的看就是了。」

「我又不是那個旗本的人，難道你不知道？」

「我知道，但是到時候恐怕你會改變，譬如說你惱怒成羞，反拔劍要殺我……」

「這個你不用擔心，你儘管放心幹。」

「我那就安心了。……好，告辭了。」吉五郎殷勤施禮，轉身走進一條巷子。

狂四郎突然心生疑竇，出聲叫他，但吉五郎頭也不回，神秘的消失在黑暗中。

五

「若葉屋」的人前來江戶町二目的妓院「中萬」，接茫然躺在藝妓房裏的狂四郎是兩天後的白晝。

長谷川主馬一見到狂四郎，便氣呼呼的拋出一封信。

「你看，有人這麼可惡！」

狂四郎在大白天的光線下，一眼望出主馬的皮膚慘白、乾癟，眼瞳的色澤混濁，眼神呆滯，手指頭不斷顫抖；心想：這小子必是鴉片中毒。

狂四郎打開信，上面寫着：

大前天晚上，閣下酒後辦事，以致略有失常，實在遺憾，未知可有意再試一次？別再借別人的劍，儘管拿出家傳寶刀。今晚，本人將在相同時刻，頭戴盜人冠候

教。』

——好傢伙！吉五郎。

狂四郎不禁暗暗稱許，嘴角浮起微笑。

「狂四郎，那個人會不會已經告訴他那些混混朋友了？」

「那些人話傳得最快，我想這種事當天就傳開了。你呢？想不想去？」

「那當然。竟敢向我挑戰……宰掉他！」

狂四郎漠然望着主馬由衷憤怒的樣子。

三河武士（譯註八）輕快豪爽的熱血，枯渴已久。剽悍之氣已移至時下市井的匹夫。這個位居旗木八萬騎最上層的人，有徒手對抗白刃的膽識嗎？一介扒手堂堂向天下的直參（譯註九）挑戰。被挑戰的人難道不應稱讚對方的豪勇嗎？

吉五郎贏的話，並無任何名聲榮譽可言，倘若被殺，豈不白白送命？他只不過爲了爭一口氣，才拿生命做賭注。

——我看那個扒手勝算比你大多了！

今夜依舊是晴空，淺草寺內飛出幾頭夜鴉，啼叫着，在月光下舞出了不祥的影子。

狂四郎默默立於二丈外，主馬很不安地，左顧右盼的踱着。在這寂寞深夜的地上，這是唯一會動的東西了。

突然……主馬顯得非常緊張，不再動了。

月光下，遠遠的有一道黑影浮上來。

頭戴盜人冠的漢子，大搖大擺地走來，其鎮定與沉着實非金八所可比擬；更叫人稱讚的，他不僅直接朝着叉開腿立着的主馬面前走來，還亮出在月光下發亮的牙齒，微笑着。

那笑意分明是在揶揄主馬。

譯註八：〔三河武士〕——「三河」是地名，德川家興起之地。三河武士是對德川家創業有功的出身三河地方的武士，其榮譽心可想而知。其時代背景距德川家原崛起的年代將近二百餘年。

譯註九：〔直參〕——德川將軍直屬的一萬以下的武士，即「旗本」「御家人」的總稱。

狂四郎在地上一滾，橫刀一掃，正中腰際，濺落一地鮮血。

主馬拔劍便砍，但對方輕輕後跳，依舊張開嘴巴無聲的笑着。主馬發狠，揮刀亂砍，對方敏捷的閃動身子，輕鬆自在地避開，其間他一躍，貼近主馬身邊。

下一剎那，他雖距主馬五、六尺，但演出了令人叫絕的手藝。主馬朝其背後揮刀的樣子，更顯滑稽。

狂四郎微笑着，目送經過他眼前的吉五郎。

但是——。

吉五郎走不出五、六丈。

突然，從一排黑牆後面竄出兩個拔劍在手的黑影，挾住他的前後。

狂四郎怪喊着，奔去。

他竟未提防主馬會準備伏兵，以備萬一失手，實在是一大疏忽。

狂四郎趨至，雖未見他拔劍，但轉身面對他的殺手已倒地，而吉五郎也慘叫一聲，兩者幾乎同時倒地。

狂四郎迅速奔到那名殺吉五郎的刺客面前，但對方竟意外的是個强敵，狂四郎發現其架勢極爲堅强，立刻聯想到了。

「你是備前屋派來的刺客吧！」

對方無言，無言就意味着肯定。

狂四郎平靜地將刀尖點地。

就在這瞬間——。

背後轟然響起槍聲——狂四郎伏倒在地。

「呀啊！」正面的敵人朝狂四郎揮動他那用計得逞的一刀。

但他的刀尖只是徒然砍到土裏，狂四郎在地上一滾，由下橫掃一刀，正中腰際，刺客濺落一地的鮮血。

狂四郎起身，西眼緊瞪握着手槍、凝然佇立的主馬。

「你還算水野越前守的弟弟嗎？卑鄙、不知恥！」狂四郎責罵着，正要抱起吉五郎。

主馬拋開手槍，發出瘋狂的叫喚，拔劍殺

來。

狂四郎千鈞一髮地避開，順勢握住他的手腕，將他拖到路邊。

「你要知道，我之所以不殺你，是因爲我們同樣是異端之子，讓冷水衝醒你那被鴉片弄呆的頭腦！」

主馬高高被擧起，再丟進「山谷崛」，發出一陣水聲。

折回來的狂四郎，抱起吉五郎，檢查傷處，頗不樂觀。

「……我，拿到手了。」吉五郎想擧起握在左手的錦袋，但却乏力。

「幹得好，吉五郎！……可惜代價太高了。」

「……我，老實說吧！……其實，我也受雇於備前屋……找機會、要摸你懷中的木偶首級，……但正當我跟蹤你的時候，……不知不覺的，……對你很佩服……所以……我也想……像金八一樣，當你的乾弟……才露一手……給你看……」

狂四郎重重頷首：「我看見了，吉五郎。」

「……我也……是江戶的……好漢……」

隔天，武部仙十郎接到裝鴉片的錦袋及一封報告書——長谷川主馬早已變成受制於敵方的毒癮患者。

第九章　惡魔節

一

在那熱氣騰騰，水霧瀰漫的「浮世風呂」（譯註一），江戶庶民的百態盡在其中。

立川談亭的唯一樂趣便是上午上澡堂。

談亭到時，便聽見「柘榴口」傳出高聲的爭論。那是附近的二個小伙子跟以前經營木材生意退休的老頭在爭吵。至於生客，就只有對面那個全身泡在水裏，只露出腦袋的浪人了。

「喔！談亭先生，你來得好，我等你好久了，這個小鬼不肯相信我的話，請你給他開開竅……」

「到底什麼事？不管天地陰陽，森羅萬象，本人不論和、漢、洋樣樣精通……」

「談亭先生，這個死腦筋的老頭大吹特吹，他說澡堂是日蓮上人創始的。」

「日蓮本來就是很會吹的人……不過，澡堂在日蓮以前就有了，村上天皇勅編的和名抄上面有寫，浴室俗稱由夜。」

「雖然談亭先生這麼說，我還是不服輸。」

「死腦筋死後，家人不給他守夜，這叫由夜吧！由夜由夜……」

「江戶開始有澡堂是天正年間，有個名叫與市的人，在錢瓶橋開設第一家澡堂，收費永樂一錢，男女混浴。」

「嘿！只花一錢，從老太婆的屁股到小姑娘的肚臍眼，任你大飽眼福，好便宜啊！」

「說到肚臍，好像又到了色情狂在女人的肚臍畫黑十字的時候了。前年的這個時候，甲州屋的老板娘被人畫了。去年的這個時候，女戲仔坂

譯註一：〔浮世風呂〕江戶時代的公共浴室，庶民的社交場所。

東秀彌被人畫了……說不定今年輪到死腦筋那凸肚臍的女人。」

「胡說！我的女人沒有凸肚臍，凸出來的是，嘿，尖尖挺挺的鼻子。」

「壞就壞在這裏，甲州屋的老板娘跟女戲仔都是鼻子尖尖挺挺的，所以才被抓去畫十字。我看你的姨太太跟她們兩個長相有點像，今晚上你快把她帶到蚊帳內，壓平她的凸肚臍。」

這時，對面的浪人起身，離開浴池。

——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

談亭望了浪人一眼，覺得面熟，但一時想不起來。當他披上衣服上二樓時，他記起來了。

當時澡堂的二樓是遊人集合之地，又是情人幽會的場所。有人下象棋、圍棋，掌櫃的烹茶，俏麗的小姑娘送菜到客人面前。

浪人倚在二樓的高欄，面朝室內，那張白皙的臉孔是談亭在文字若的家見過的。

「剛才我老眼昏花，沒認出來，實在抱歉。」談亭走近招呼。

眠狂四郎回禮後，問道：「眞有那回事嗎？有人在女人的下腹部畫黑色的十字？」

「你聽見了嗎？很奇怪的命案。」

前年夏天，有一具全裸的女屍浮在仙臺堀的龜久橋下，下腹以臍部爲中心，被人標上黑色的十字，從它浸水不脫色，可知不是用墨畫的。死者似乎被勒斃後才落水的，沒喝水。死者生前是海產店的老板娘，頗有美人之稱。已知前日往龜戶村親戚家的途中遇害。

去年的夏天是在小名木川與大川交會的萬年橋下，浮起同樣是下腹被畫上黑十字的全裸女屍。死者在兩國一帶是非常叫座的女戲仔，名叫「坂東秀彌」，也是出名的大美女。她前往猿江町廣濟寺，祭拜雙親的墳墓，出門第四天才被發現屍體。

狂四郎默默聽着談亭以上的敍述，忽有所悟

似地：

「二個人被發現屍體都是八月十二日吧。」

「你怎麼知道？」談亭吃驚地定定望着狂四郎。

「剛才那小伙子說，她們兩個人臉形相似……」

「是呀！甲州屋的老板娘我曾在涼船見過，剛才聽他提起，我才想起來，的確跟坂東秀彌有點像……」

「長的很美吧！」

「的確是大美人，坂東秀彌當戲仔，實在可惜，就是跟大奧的中臈相比，一點也不遜色……對呀！我們認識的人當中也有人很像，就是文字若家那位美保代……我現在才想起來，雖然不完全像，但是……」

剎時，狂四郎睜大眼睛。

他偶然聽見的一句話，宛如一道閃光照亮了他腦子裏漆黑的一角，使得他有了一項發現。

——美保代的臉形很像我的母親。

就是這件事。

過去他一直未有察覺，也實在不可思議。見到美保代時，想起美保代時，狂四郎的心之所以起伏不定是由於他覺得——太美了！但狂四郎剛剛才發現那份焦躁感其實是深藏在感覺之下的「某種東西」的作用。「某種東西」便是——美保代酷似母親這一事實。

——原來如此。

狂四郎抑止內心的激盪，他的念頭立刻回到面對現實，從事冷靜的計劃。

「談亭先生，有件事情麻煩你。」

「有何貴事？」

「麻煩你把美保代帶來這裏。」

二

五天後的一個晴朗下午。

沿着小名木川，從新高橋直通大島橋的路上

，有個妙齡女郎，踩着穩靜的步伐走着。

她就是美保代。

在狂四郎央託下，從前天起，昨天、今天，她都打扮入時地在這條路上來回走一趟，至於有何目的呢？美保代本人也不明瞭。

五天前，狂四郎請談亭把美保代叫來澡堂的二樓，甫見面便唐突地提出請求說：「想借用妳的身體。」

雖然狂四郎的冷漠表情依舊，但美保代以她那女性付出全心全靈所獨有的直覺，察覺到他的眼神及口氣帶有他人無由窺知的親切。上次見面時，兩人之間還隔着一道使他倆無法相偎相依的牆，現在沒有了，美保代想到此，芳心驟然砰砰作響。

雖則如此，兩者的態度在外人看來還是很平常的……。

「我的身體在離開水野家時就是你的了。」美保代低着頭答道。毫無做作，眞情流露，這一點可從她的臉頰微微泛起紅霞得到印證。

「很危險的工作，說不定會丟掉生命，不要緊嗎？」

「不要緊。」美保代抬起頭，承受狂四郎的視線。

狂四郎的眼眸充滿着一種懷想久遠事物的沉靜色彩。美保代當然不知道狂四郎從她身上發現到亡母的形影，但這個孤獨的浪人首次表現出來的體貼溫柔，委實使她深受感動。

——爲了他，我可以死而無憾！

美保代在腦海裏描繪出狂四郎兩眼濕潤地抱着她那冰冷屍體的情景，剎時湧起了一股使她感到全身爲之溶解一般的恍惚感。

這五天來，美保代不斷興起這種恍惚感。

如此這般地走在這條河邊的路上，到底有多危險可怕呢？美保代完全不在意，也不擔心。她走在路上，腦子裏想的都是狂四郎。

其實她有所不知，根據狂四郎的判斷，甲州

屋的少奶奶及女藝人必定是在這條河邊的路上被綁架的。甲州屋的少奶奶從舟町前往龜戶村，女藝人從兩國前往猿江町——途中遭到毒手。就是說，兩條路線的相同路段是新高橋至大島橋這段路。路邊是成排達官貴人的別墅，少有民房，連在白天，也是偶而才可見到行人。

而就時節上言，恰巧是市面比較清淡的時候。上月的「盂蘭盆會」、「四萬六千日」、「藪入」、「二十六夜」的賞月，及本月初的農民慶收都已結束，至於十五夜的「八幡官節」則尚有數日，所以近幾天，無論是民間或官府都是冷冷清清。

美保代經猿江橋，直到「土井大坎頭」的別墅門前，一路上所遇見的人是一羣扛飲水的僕役、普化僧、揹着大包袱的綢緞莊的掌櫃，如此而已。

接着出現在美保代前面的是一挺從小路拐出來的轎子，看來是做官的人家外出。前後有兩名侍衞護着，又看那轎邊，跟着一名衣裳華麗的女中，由此看來，可能是大奧的人外出。

美保代心想以前她外出也是這個樣子。一邊朝路邊靠，以便讓他們過去……。

侍衞、轎伕及女中似乎早有預備，一夥人迅速地把轎子抬到美保代面前。

——啊！就是這些人！

美保代發現時，前面的侍衞也躍來。女中碎步趨近，靈巧地撐住了挨了一拳即將倒地的美保代。

其實美保代是學過武術的，豈會簡單被人擊倒，她是佯裝的。因爲狂四郎吩咐她「如果遭受襲擊，不要抵抗。」

當然美保代一方面也依着狂四郎必定暗中在監視着這異變，她裝做昏迷，任人將她抬進轎內。

轎門砰然關上，轎子被抬起。

這挺轎子外表必定也極豪華，而裏面的構造

，上下四面都是用銅板圍成的，任憑如何掙扎、叫喊，都不會傳出聲音。

接觸到冰冷的四壁，美保代這才起了戰慄。

——狂四郎！

她輕聲喚着，閤下眼睛。

此時……美保代聞到一陣輕微的怪味，整個人便感到飄飄欲仙，她伸手一摸，碰到的却是光滑的銅板。

這時她才湧起强烈的恐懼。

——不行，不可以睡着！

她奮力想保持清醒，但怪味却愈加重。不久美保代覺得似乎失去重量，浮游在空中，然後陷入昏迷中。

這挺轎子內部有施放迷魂煙的構造。

三

夕陽西下，秋天的夜風吹過星空的時分，狂四郎沿着猿江町一所大宅院的圍牆，緩緩走着。

綁架美保代的轎子，適才靜靜地抬進這所宅院。

外觀極爲宏壯，想來庭園一定相當大，樹木也很繁茂，從牆外望不見屋頂，只見門扉深閉，連其他閒雜佣人出入的門戶都是深掩的，感覺不出有人居住的氣息。

就算它是空屋，怪的是沒有荒廢的樣子。門前掃得乾淨整潔，而伸出圍牆的枝條，似乎才經過修剪。

狂四郎一度走離，來到商家的街道，走近一家商店試問：「到底現在誰住呢？」

對方先是偏着頭，接着說：「這一帶是我的老家，我很熟悉，幾年前，那邊是大目付松平主水正的官邸，後來搬走了，以後就不知道換誰住……」店家說至此，不經意地抬起頭，瞧狂四郎一眼，不覺一愣，繼則表情變爲極爲不悅的樣子。

離開那家店舖，折回原路的狂四郎，眼睛緊

望着前方，一心想解開糾纏在心中的謎底。

大目付松平主水正——就是他的外祖父。

偶然得知母親娘家的感慨，此時也只好先撇在一旁了。

曾經是松平主水正的公館，現在居住的是綁架美女並加以殺戮的惡棍，被綁加的美女都有相似的面貌，而那惡棍毫無疑問的是叛教的神父——狂四郎急於從以上四者尋出一項解答。（譯註一）

當初狂四郎聽說連續兩個夏天有年輕的女人下腹被畫黑十字，遭人殺害，便直覺到兇手是叛教的神父了。

叛教的神父，背叛上帝，詛咒耶穌，只好效勞惡魔；爲了效勞惡魔，只好從事慘絕人寰的黑彌撒。

八月十一日——這一天是基督徒的聖十字日

譯註二：〔叛教〕江戶時代，基督徒受到政府的壓迫，改信佛教，姑譯爲「叛教」。

，而對於叛教的神父，這一天則成爲進行表現對聖十字最大反逆的黑彌撒的日子。給惡魔呈獻裸女的祭品，飲用月經與精液調配而成的毒酒，盡情朗誦仇恨的咒文。

這些狂四郎早有所聞。

八月十一日是今天。

惡魔的使徒果然奪去狂四郎安置的誘餌美保代。

至於兇宅竟是松平主水正昔日的公館，這是出乎意料的。

但是——倘若大膽假設的話，此地顯然存在着狂四郎務必要去揭發的秘密。

甲州屋的少奶奶、女藝人、美保代都有着相似的面貌，而美保代又酷似狂四郎的母親。這絕非單純的偶然。

——惡魔！等我！

狂四郎繞到後門時，有人提着一盞「小田原提燈」快步朝他跑來。

「修道士大爺！」提燈籠的人衝口而出的竟是這句意外的話。

「什麼？」

狂四郎銳眼一看，原來是一名衣衫襤褸的行脚僧，蓬頭垢面，形同乞丐，一身污垢與塵土交雜而成的惡臭直撲狂四郎的鼻孔。那眼窩深陷的眼睛顯示已處於半瘋狂的狀態。

「您不是修道士嗎？」

「我只是平凡的浪人。……和尚你皈依基督教了嗎？」

「不，不，我……我不是基督徒。我只……只是想……再看一次，那種，舉世罕見的……高貴的仙女……」

「瑪琍亞觀音像嗎？」

「不……比瑪琍亞觀音更，更高貴……使我的心瘋狂……使我墮落成破戒和尚……的美麗無比的仙女……裸像……」

「你說的裸像在什麼地方呢？」

「就，就在這宅院裏……我，我知道今晚是聖十字節，神父的事我很清楚。……我，我爲了看那高貴的仙女，我放棄佛寺，不要神佛，一直在這宅院四周徘徊……如果您是修道士的話，請您讓我進去看，求求你……我照這個樣子向你哀求……」破戒僧跪到地上磕頭。

短暫的沉默之後，狂四郎說：「好！我帶你進去看！」

四

從很深很深的水底下拼命地掙扎着浮上來的惡夢，當頭探出水面時，中斷了，美保代醒來。

最先映入朦朧的視界的是高高的天井，及若干繞得令她頭昏眼花的巨大影像。接着，美保代聽見一種她完全不解其意的音調且極具抑揚的朗誦咒文。之後，她才發現她的手脚被牢牢綁在門板上。

稍挪移視線，她清楚地看出她仰臥在一個古

怪絕倫的地方時，美保代反而懷疑現在又處身在另一個惡夢中。

場地是寺院的大殿。

相當於佛壇的位置，立着一尊全身罩着黑衣的像，至於那是活人，抑或彫像，便不得而知了。美保代被供奉在擺香爐、花瓶等佛具的地方。

她的前面有十數名用黑巾蒙面的人，背朝內，手牽手，圍成一個圓圈在旋轉。立在圓圈中心唸咒文的是個年老的黑衣洋人，只有他沒有蒙面。

咒文的聲調逐漸激昂，圓舞也急速加快。

奇怪的儀式到達最高潮的剎那，便戛然停止了。

老洋人從捧在手中的金色大盃子取出圓圓黑黑的東西，撒在地板上，那些蒙面人如同狗一般，爬着爭食。

儀式的順序接着是給活牲品施加侮辱。

美保代看見老洋人朝着她走來，嚇着閉起眼睛，在內心呼喚着狂四郎。

長滿紅毛的瘦癟癟的手，毫不留情地解開美保代的腰帶，一層一層地剝下美保代身上的衣服。

美保代想出聲呼叫，但麻醉藥的效力使她的舌頭失靈，只能發出稚兒一般的哭泣聲。

老洋人的手指頭正在脫美保代最後裹身的褻衣時，傳來一陣洪亮的聲音，打斷這異常的靜寂。

「喂！快快結束胡鬧！」

眠狂四郎黑衣的瘦長身軀立在入口，承受着一齊回頭投來的視線。

狂四郎任由那羣蒙面人散到牆邊，取下架子上的長矛。他奔到美保代身邊，護着她，面對老洋人。

「我們見過面。」

在大奧醫師室矢醇堂邸內霧人亭的地下室向虔誠的基督徒述說上帝恩寵的傳教士，跟這位叛

教的神父的確是同一個人。

「喂！老耄，你一方面宣揚上帝的慈悲，一方面又幹起惡魔的殺人勾當，到底是什麼原因？」

雖在狂四郎那炯炯逼人的眼光照射下，老洋人那宛如羽毛被拔光的鷄皮一般的紅潤臉上，表情依舊，未顯出絲毫的變化。

狂四郎的態度似乎毫不介意那些手持長矛，脈絡相連般團團圍住他的蒙面人，他依舊緊盯着老洋人，說：

「我也不再多問了，反正你是備前屋飼養的狗畜牲！」

此語未完，傳來一聲巨喝，有一把矛刺來。雖未見他閃身，但狂四郎已牢牢抓住矛頭，說道：「上面有毒，這種長矛以前我見過。」狂四郎眼睛依然未離老洋人。「我知道了，備前屋使用的毒藥原來是你培養的。……你給備前屋製造毒藥所得到的報酬是獲得這所宅院，並在此玩這傷天害理的遊戲吧！……我的話沒錯吧！」

狂四郎說完，抓着長矛不放，向前踩出一步。

槍林也隨着移動。

刹時——

狂四郎的右手白刀一閃，最初的攻擊者鮮血噴湧而倒。

「老耄！我知道了！讓我來說出你的底細……」狂四郎依舊緊瞪着老洋人，但他的刀對着第二個目標徐徐旋轉。

「呀啊！」對方爲了拂去暈眩，索性刺出一槍，狂四郎輕輕向前一滑，讓它掠過背後，隨手給予一刀。

「三十年前搭乘英國船斐特烈・凡・貝爾剛號前來日本的荷蘭醫生喬安・赫爾南，就是你吧！」狂四郎說時，又使一個蒙面人倒地。

蒙面人雖然各具一手好本領，並連成完整的攻守圈，團團圍住狂四郎，但却無法從那弧影發現一絲一毫可乘之隙。

狂四郎的眼神始終不曾有瞬時離開老洋人身上，由此可知他的靜止是何等的非凡，更有甚者，凡是被他那描畫圓月刀尖所指的人，似乎着了迷，失了魂魄一般，自己亂了自己的架勢，把身子伸到狂四郎的白刃下。

「你到江戶來，給西醫傳授醫術，那時你住在大目付松平主水正的公館——就是這裏。但湊巧的是，最先識破你是神父的，也是松平主水正。因此，你被捕，遭到拷打，被迫踏繪，最後你屈服叛教了。……悲劇從此開始，你決心向害你叛教的松平主水正復仇，所以你强暴他的女兒，生下私生子！」狂四郎說完，他的圓月劍突然轉爲猛烈的積極攻擊。

狂四郎揮起疾風，殺進毒槍陣。

飛起的斷矛頭射在天井。慘叫聲此起彼落，鮮血四濺。刃風一起，便傳出肉裂骨斷的聲響。

狂四郎的身子停止躍動時，地上沒有一個站立的敵人。

全身濺滿鮮血的狂四郎再度緊瞪着凝結的老洋人。

「老耄！聽着！站在你面前的人不是別人，就是你的孽子！」

老洋人的雙眸這才睜得老大，慘白的嘴唇、肩膀、手臂像感染瘧疾一般顫抖着。

這時——。

彷彿夢遊病者一般幌進這令人酸鼻的修羅場的人是發瘋的行脚僧。

他像着了魔，一地的死屍他視若無睹，嘴裏喃喃有詞，走近祭壇，朝着那罩着一身黑衣的神像伸出顫抖的手。

行脚僧輕輕扯下黑衣，黑衣不聲不響滑落……落在蠟燭，頓時燃起熊熊的火焰，在那火光中浮現出一尊栩栩如生的大蠟像。

「噢……噢……」破戒僧發出由衷的感嘆，伏跪在地。

狂四郎也回過頭，仰望蠟像，不禁也屏息

了。

他夢寐不忘亡母的臉龐再現了。以前他聽說過傳教士擅長製作精巧無比的蠟像。但他此刻目睹的這裸像，那無以名狀的逼眞生動，連仰臥於其脚下昏迷的美保代也略遜一籌。

原來這裸像被當做惡魔的化身，並擄來臉形相似的女人做爲牲品。

憤怒再度昇起，狂四郎兩眼幾近冒火，回頭看時，老邁的叛教神父如同朽木一般倒下，人已斷氣了。

第十章　無想正宗

一

——有人在跟踪呢！

狂四郎經法恩寺橋，來到出村町時，發現背後有人在跟踪。

陰霾的天空開始落下細細的雨絲，是個寒冷的下午。

今天是八月中秋，整個江戶不分武士農工商，家家戶戶備好米糕，用「三方盆」盛着柿子、栗子、葡萄、蕃薯、炒豆、外加鮮花，等待月出，但烏雲密佈，密得不肯留一道縫。

現在的狂四郎並無愛月的閒情雅緻，但當他感受到落下的雨點時，便拿下深編笠，抬頭仰望天空，心想今年人們不能賞月了，就在此時他察覺有人在跟踪……。

因爲他停下脚，後方的跫音也同時消失。

狂四郎那歷經磨練得臻於異常的神經，即使無意之間也隨時在警戒着前後左右。而最近半年來，對於直覺不懷善意的人，變得更是靈敏。

狂四郎拐向小梅村的方向時，他確定了跟踪者的外形，但內心不免也感到詫異。

對方是未佩帶刀劍的老百姓，那被烈日曬成紅銅色的容貌顯然不屬江戶人所有，然而也不像一般地痞等莠民。那是海風鍛鍊而成的，則不是狂四郎所能察覺的了。

狂四郎判斷出對方既非備前屋派出來的刺客，亦非幕府的密探。

——大概是覬覦這包袱？

狂四郎的腋下挾着一個鬱金木綿的包袱，很重的包袱。

——殺他嗎？

狂四郎沿着法恩寺的高牆拐彎。

那人連忙加快脚步，到達街口時，心頭不禁

一驚。狂四郎的人影像化成一溜煙，消失不見了。

寬濶的馬路上，要說人影的話，僅有的是二、三十丈前方，有個非常矮小，而且跛脚的普化僧邊吹着尺八簫走來。

「畜牲！」他傻傻立着，罵聲中帶有無處發洩的焦燥與憤怒。

右邊是法恩寺高高的土牆，左邊是富裕人家的木籬笆，而且大門是閉着的。

只要不是攀越圍牆，便不可能在瞬息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踪。那人知道狂四郎携帶的東西非常重，所以他不相信狂四郎有何超人的幻術。其實狂四郎輕輕躍攀伸出圍牆的松枝，翻進寺裏……。

那人走近木籬笆那邊，推推門，發現門是鎖的；正懊惱時，那位每走一步便大大傾斜身子的矮小普化僧，突然開口說：

「他跳進寺內了。」

那人回過頭，仔細打量着畸形的對方。不僅跛脚，背部還揹個大瘤。

普化僧也從頭蓋內緊盯着對方，又說出令他意外的話。

「眠狂四郎絕不是你對付得了的。」

「什麼?!」

「你沒被殺，應該慶幸才對。」

「你，你是誰？」

普化僧繼續說他想說的話。「眠某人是看見我才逃走的，他不是怕你，他帶那樣東西好像很笨重，而且也很貴重，所以才逃避我。如果他空手的話，一定會跟我決鬪……呼呼呼……那斯跟我誓不兩立，不是他死，便是我亡。」

「你，你與他有仇恨嗎？」

「仇恨倒談不上，我只是看不慣他的圓月殺法，能破他的，非我莫屬！」突然降下驟雨，普化僧爲了躲避突然加大的雨勢，便跛入門簷下。

「我們來個交易怎樣？我知道眠某人的住處。」

聲音雖低，但口氣頗具强迫的味道。

二

空然獨自在龍勝寺的正殿打坐。

雨勢滂沱，挾着呼呼的大風，有時打在屋頂，弄出極大的聲響，然後遠去。正殿一片漆黑，連佛壇的輪廓也變得模糊朦朧。

空然盤坐不動，閉目養神已達半個時辰以上。他有着異常健朗的身軀，挨了飛鼠喜平太一刀，僅臥榻三天。過後他便起來，雖然還經不起吃力的工作，但已恢復了平時的生活步調，就拿昨天來說吧！他接獲那位居住在村外茅屋的乞丐去世的消息，他步行了將近半里路給他誦經。

簷下響起登音。

「空然師父，對不起打擾您坐禪……」原來是狂四郎。

入內的狂四郎，一身濕淋淋的。

「昨天有個叫金八的年青人來看你。」

「他來過了？」狂四郎把鬱金木綿的包袱放在空然面前。「這東西煩你供奉。」

「什麼東西？」

「首級。」

「……？」

「不……」狂四郎笑着說：「你打開看看。」

空然解開繩結，打開看，不禁爲之屏息。

此時正巧雨脚遠去，正殿恢復微明時，呈現出來的首級，發出陰森森的白白亮光。

那是個散發高貴氣質的佳麗首級，但是那份高貴此時此刻却反顯得異樣的悽慘。

「看起來很逼眞吧！」

「咦？」

「那是蠟像的首級。」

「喔……我第一次見到。」空然伸手想拿，但又放棄，太重了。

「裏面說不定是石頭。」

空然看出狂四郎臉色沉重，不擬探聽人家的隱私。於是狂四郎主動說道：

「這蟠像臨摹的對象是我的母親，而製作的人很可能是我的父親。我父親不是日本人，他是基督教的傳傳教士……」

「好了，我看你也不必繼續說了，我是和尚，唸經是我的工作。供奉一事，我接受。」

「謝謝你。」狂四郎由衷感激空然，起身而立。

即將走出大殿時，狂四郎回頭問說：「我不在的時候，寺外有無行踪可疑的人？」

「我沒注意，即使有，也跟愚僧無關。」空然坦然一笑。

「但是你因爲讓我白住，才受傷的。」

「只怪我多管閒事。」

「這裏住起來很愜意，一住好久……我本來不想給你惹麻煩的……最近我會另找機會搬家。」

「我的事情，你儘管放心好了。我這個人即使今天死，也不會有遺憾的。……讓我吃驚的，反而是你的膽識，被敵人查出住處，還是照樣回來。」

「我天生是個殺伐的人，對於敵人的來臨，有如文人墨士對於季節的敏感。」狂四郎說完，靜靜離去。

三

回到住處，狂四郎一時頗似虛脫一般，眺望着暮色降臨的雨庭，他無意識地抓起大刀，拔劍出鞘。

他握劍垂直，使得劍尖指天，出神地審視着。刀身二尺三寸、彎度淺、刀幅寬，鋒芒畢露；鐵材的質地，白中泛青，極爲名貴，刃色光亮剔透，有如水晶，從彎刃的刃文處，彷彿有濛濛的游絲昇起。這是一口奇利無比的寶劍。

這是岡崎正宗鑄造的（譯註二）。如此名貴

的寶劍實非一個浪人佩帶得起，昔日曾是豐臣秀賴（譯註三）的愛刀——名聞天下的「無想正宗」。至於它最後如何輾轉落在一名獨居於瀨戶內海一孤島的無名劍客手中，這就無人知曉了。

二十歲那年，狂四郎爲了查明自家的身世，奔赴長崎，歸途取道海路，不知幸或不幸，船遇暴風，他游抵孤島，邂逅該劍客。

狂四郎得天獨厚的劍術天賦，在那位年逾七十的老劍客指引下，才得以完成。雖僅停留年餘，但狂四郎已盡得其師的眞傳。其師教以劍之道乃是圓通流轉，無終無始，循環變動無常，天地神意之表象；然而狂四郎却未使自己的劍成爲無想劍，反而自創使敵人陷於空白之睡眠底獨特殺法。

狂四郎即將告別孤島時，不知其師是否觀出愛徒那妖邪的殺法——未授予武功秘笈，代之贈以這口正宗之劍。

當時，老師父說道：「狂四郎，劍法乃是卍字之精奧，大可絕方處，細可入微塵，死生在機，變化應時，臨事莫動心。若存獨尊之神我，名刀可成破邪降魔之利劍，若存無明之自我，則成殘虐無道之毒刃。緊記在心，愼之，愼之。」隨後贈以這把「無想正宗」。

啊！但是——。

狂四郎走上完全違背師訓的暗路。

鋒芒畢露的劍尖不知畫出了幾十次的圓月，奪去了多少生命。

現在狂四郎定睛審視的無想正宗，沒有一絲一毫的瑕疵或蒙塵，質地依舊白中泛青，劍刃依舊閃亮如昔。

儘管佩帶者懷着虛無的業念，但名刀依然清白美麗。

譯註一：〔岡崎正宗〕十三世紀的日本刀匠。其所鑄刀劍在日本最受人珍貴。

譯註二：〔豐臣秀賴〕豐臣秀吉之子。

狂四郎收劍入鞘，道：「有事的話，請出來。」

就在這個時候——。

屋簷下的南端有了極爲輕微的動靜，從狂四郎就坐的位置，出聲的地方是所謂的盲點，眼睛達不到的地方。

只一點聲響而已……看來對方又靜匿不動了。

狂四郎收劍入鞘，開口說：

「有事的話，請出來。」

短暫的猶豫之後，出現在狂四郎眼前的人是美保代。

到底是金八告訴她地點，大力推動她來呢？抑或是忍無可忍，索性前來呢？——無論如何，她的臉孔分明是十分擔心遭受狂四郎冷酷拒絕的緊張表情。

她依舊打扮得花枝招展，未換下充當誘餌時的妖冶服飾。

狂四郎見到美保代的瞬間，才發覺他的內心似乎早在期待她的光臨。

「冒昧來看您，請您原諒。」

狂四郎並未回答，只挪開讓出一個座位。

美保代在狂四郎剛剛坐的地方坐下，畢恭畢敬行過一禮後，雙手放在膝上，低着頭。

她想起在黑撒彌的儀式，她一度赤裸裸地暴露在狂四郎眼前，想到此，羞恥便湧到臉上。

狂四郎雙腕交叉，表情深沉，他正問着自己的心，如何處理眼前這個女人。

沒有答案。

對於這個酷似亡母無處安身的女人，現在的狂四郎，只要他辦得到，付出再大的代價，他都在所不惜。但是如要在同一個屋頂下起臥，却是唯一辦不到的。

要選擇這個只知道從自己靜坐的全身洋溢出愛情的美保代做爲往後人生之旅的伴侶的話，狂四郎有着很多的顧慮。比起美保代那世上罕見的美貌，狂四郎更愛虛無的孤獨。

狂四郎突然起身，頓時美保代的眼神也充滿

不安。

「我向住持要一些酒來。」

美保代一聽，大爲放心，高興地眨眨眼睛，說道：「我去拿。」連忙起身。

「我看不要，妳最好先把房間打掃乾淨，已經七天沒有打掃了。」

「好。」

美保代臉上，不，應該說全身才對，彷彿可用嗅覺感覺出來一般，充滿着喜悅，狂四郎頓時頗感懊悔，想說什麼冷酷的話，但又作罷，轉身朝庫裏走。

四

與空然稍作聊天後，狂四郎帶着紅漆的角樽回來，而坐在角落的美保代不知爲何連忙側開臉。

——在哭呢！

狂四郎一眼看出，又環視掃得乾乾淨淨的房內，當他望向壁龕時，不禁泛起苦笑。

壁龕擺着靜香遺留的化粧用具。假如打開衣櫃的話，必定還會發現裏面有幾件靜香留下來的衣服，甚至也有內衣。因爲靜香本無辭去之意，突遭飛鼠喜平太擄走……。

但是狂四郎却默默坐下，開始飲酒。

美保代幾度想提，却又嚥下，最後總算說出口：「……我到這裏來，不會給你增添許多麻煩吧？」

「也不能說沒有麻煩。」

「……」頓時美保代以一種無可言喻的悲傷眼神望着狂四郎那冷漠的側臉，繼則不堪悲痛地用衣袖掩住臉。

眼淚一旦決堤，女性的矜持也崩潰了。

美保代伏在榻榻米上，不再吝惜嗚咽。飲泣聲與酒精一起染透狂四郎的肺腑。

「美保代！」狂四郎口中首次叫出這個名字。

美保代吃驚地坐直身子，理正裙角的紛亂。

「過來。」

「……」美保代畏縮地轉過頭，還以爲聽錯了。

「過來。」

「是，是。」

美保代膝行移近，狂四郎緊緊握住她的雙手，他的眼睛散發着有如鬼火般的令人生懼的光芒。

「我是終生不娶的人，今晚抱妳，可不能做下任何承諾，這樣好嗎？」

美保代喘息着。

「好嗎？」

美保代的回答是用力投入他的懷中。

即使因短暫的熱情而燒毀了整個身、整個心，美保代是一點也不後悔的，她扭曲着身子。狂四郎的臂膀愈是用力，美保代也因激狂的歡喜，更爲扭曲身子。

但那歡喜註定是極爲短暫的。

狂四郎突然推開美保代。

緊接着門外響起空然的低喚：「眠大爺……」

狂四郎聽出聲音中帶着極爲迫切的情緒，於是起身一拉紙門。

「什麼事？」

「正殿有壞人。」

狂四郎一聽，當下閃過腦際的是適才那位一路緊釘住他的人。

——來搶蠟像嗎？好！

五

外面不知何時雨已停歇，明月從流動迅疾的雲間灑落一地的月光。

珍惜這寸刻的月光，家家戶戶或許在屋前屋後擺起觀月之座吧！至於匆匆忙忙在野外舖起筵席、品嚐吟詠的騷人墨客，必也不在少數。

然而在這古寺，月光却方便了即將發生的決鬪，把庭院照得一片蒼白。

狂四郎單脚踩在大殿正面的石階，手握劍柄。

他繞到後院，隱去足音，此時他發現殿內亮着微光，但；當他站在正面時，微光消失了。就是說，潛入正殿的人也發現狂四郎的到來。

對方那敏銳的直覺實在不同凡響。

——一定不是他！狂四郎緊盯着深掩的門窗，全身的肌肉因鬪志的高昂而隱隱作痛。

正殿內悄無聲響，一片漆黑。潛入者如幽靈一般消聲匿跡。

對方之所以默不作聲，正表示他很熟知狂四郎的本領。

——原來是那厮！堅定的判斷如閃電般掠過腦際，狂四郎面露冷笑。

——好！今晚分個勝負！狂四郎雖在內心發狠着，但外表仍保持着不動的姿勢。

若干時刻過後——。先停止忍耐的是對方。

「姓眠的嗎？」對方出聲。

狂四郎冷笑，稍後退。「出來！怪物！」

窗子響起「啪」聲，開了。但一會之後，對方才現身。

「蠻小心的嘛！飛鼠！」狂四郎諷刺道。

化裝成普化僧的飛鼠喜平太，劃過黑暗，現身於廊下。他的左手抓着蠟像的首級。

在月光照射下，喜平太亮出白牙。

「姓眠的，今晚你輸定了！」

「哼！」眠狂四郎嗤之以鼻。

雙方位置的利與不利，極爲明顯。喜平太站立的位置高過狂四郎的頭頂。對於具有飛天絕招的喜平太而言，再沒有比這更有利的位置了。

至於眠狂四郎，他是心甘情願在此地面守候，因爲狂四郎早已料想喜平太必定會抱着非常重的蠟像。果然沒錯。至於那件重物將給喜平太的飛翔造成極大的困難，也是不容置疑。

就是說，彼此五分對五分。兩者間隔丈餘，一個自上，一個由下，彼此正視。

「喂！怪物，爲什麼偷那東西？」

「什麼？」意外的是喜平太對於狂四郎的質問感到困惑。「我倒想問你呢！你從那裏打聽到這個蠟首的秘密？」

「秘密？……你說它有秘密？」

「別裝蒜嘛！……難道說你只是隨手拿着就走，那你說說看，你爲什麼拿它？」

「因爲它很美麗。」狂四郎故意若無其事地回答，也在此時，他才發覺蠟首之重必有重大的意味存在。既然如此，他是非解開謎底不可了。

「怪物！難道你以爲我會白白讓你帶走！」

「難道你能對我怎樣？」

「很遺憾，你頂多也只會跳而已。」

「胡說！」

「蠟像很重呢！」

「算什麼？我指一個人就像指一塊綿花！」

「那你飛吧！」

「好！」喜平太向左移動三尺餘，單脚踩上勾欄。

狂四郎不動，只稍稍扭轉肩膀。

喜平太的脚用力一彈。

傴僂的醜陋短軀有如乘着疾風的夜鳥，在月下凌空飛翔。他邊飛着，雖未見他拔劍，手中却有一把長劍朝着狂四郎所站的位置揮下，不，正確的說，應該是狂四郎剛剛所站的位置。

喜平太那一刀的確又快又狠，不偏不倚。只是狂四郎的動作比他更快。

隨着一聲無法形容的慘叫，落到地面的是自手肱以下被斬斷的獨臂，及飄散着黑髮的蠟首。不僅如此，蠟首又從臉部的正中央裂成兩半，發出一陣奇妙的金屬鏗鏘聲。

狂四郎只是從原來的位置閃身一步，將那斬斷一條手臂及蠟首的劍低低指着地面，靜待喜平太的下一步驟。

降抵六尺前方的喜平太，幌着少掉半條手臂的空袖子，轉過身子，又顛踣數步，但隨即對着狂四郎舉刀青眼，（譯註三）應變之從容，實在頗難能可貴。

「改天再來吧！」

喜平太咬緊牙關，步步後退。

狂四郎等待喜平太的人影消失在百日紅的花叢後，才走近蠟首，仔細一瞧，令他大感意外。被劍劈成兩半的蠟首，裏面塡着滿滿的金幣。

翌晨，狂四郎外出，即將經過法恩寺的後門時，牆邊圍着一堆人羣。

正好是官府的人驗屍完畢，起身說道：「死者是水手。」

狂四郎一聽，擠進人羣一看，竟然是昨天跟踪他的人。

——原來被飛鼠殺掉了！

可以想像得到的是，跟踪者是備前屋走私船的水手，所以也可能居住在叛教神父的宅院，因着某種機會得知蠟首內裝金幣。

狂四郎基於某種意義帶走它，而那水手却利慾薰心，一路跟踪。而他遭遇喜平太，眞是註定命中該絕。

喜平太必定是探聽出臘首的秘密後，便冷然給他一刀。

但是喜平太現在一定也在什麼地方呻吟着，懊悔着喪失一條手臂。

譯註三：〔青眼〕捧着劍，對準對方的眼睛。

第十一章　源氏館的女人

一

秋高氣爽，凉風陣陣。一隻孤鳶在晴朗的碧空畫着大圓弧。

此地——江戶十五里外，相模愛甲郡飯頂山上的觀音堂。

無論是大殿，鐘樓或古禮堂都保持着自鎌倉幕府（譯註一）以來的舊風貌，在秋陽下顯得肅穆莊嚴。它是坂東順詣（譯註二）的第六寺，但在時代浮華風靡的吹襲之下，參拜的人一定很稀落吧！

現在如要說人影的話，只能在那望南的空地上，發現一名坐於石椅上的浪人。但該浪人的目的似乎也不在參拜，他的視線懶着其他目的，他望着眼下某處。

從那片雜木林掩蓋的山谷，可望見一座孤村的聚落。

黃土的旱田擴展在緩緩的斜坡，有如一小塊一小塊的草蓆。但從外觀上看這個貧脊的山村，燒炭及養蠶的收獲，似乎大於那些看天田的收成。而小鮎州的清流則在更遠的下方，再過去便是重疊的山巒，巍然的丹澤山直連着足柄上郡的深山。

「我太好事了，居然漫步到這裏來……」浪人似乎在嘲笑自己，他是眠狂四郎，自然不用多講了。

這時，鐘樓後面走出一個人，是個賣雜貨的

譯註一：〔鎌倉幕府〕日本第一個武家政府，期間大約一百五十年，十三、四世紀之間。

譯註二：〔板東順詣〕「板東」地名，即「關東地方」。板東順詣即參拜關東地區三十三所觀音堂的順序。

。這種賣針、釵、紅白粉、梳子等雜貨的行商，一向最受窮鄉僻壤的小女孩的歡迎。

「這地方風景太好了。」小販把大包袱放在石椅上。「大爺，您有沒有火？」

「很抱歉，我沒吸煙。」

「呃！對不起……」

「你從什麼地方來的？」

「我剛從館山來的，現在要到山下那邊，從煤谷村轉到七澤村。」

「這一帶，你一年跑好幾趟吧！」

「是的，雖然沒幾個錢可賺……但是到處受人歡迎，不去走走也不行。」

「那個莊落，」狂四郎指着。「有沒有一家歷史悠久的古屋？」

「有，好像叫源氏館，您要到那座古屋嗎？」

「嗯！」

小販驚奇的望一眼狂四郎那蒼白的側臉，隨即起身。「我是老煙槍，半路上把火石給掉了，實在麻煩……大爺！我先走啦！」說着，揹起那個大包袱，可是一不小心，却把狂四郎身邊那個「茶辨慶」的小包袱碰落地面，響起一陣鈍重的金屬的聲音，並有一枚金幣滾出來。

「哇！」小販連忙撿起來。

那是金幣沒錯，但不是現代的。

「很稀奇的金幣呀！」

「我想是武田信玄私鑄的金幣……這裏面總共有二百枚。」狂四郎若無其事地說道。

昔日武田氏（譯註三）曾大開金礦，鑄造定位貨幣及金幣。據說規模相當大，由松木、野中、志村、山下四家主其事，世稱「甲金」。德川氏於永祿八年更改貨幣、禁止通用純良的甲金，

譯註三：〔武田信玄〕日本在十五、六世紀處於爲期百年的無政府狀態，歷史上稱爲「戰國時代」。武田信玄卽在這個黑暗時期，以武力爲背景，割據一方稱雄。

此後便在市場上消失。以後柳澤吉保把甲金改鑄成與元祿金同位，獲得通用的許可，這叫「甲安金」，價值並不大。

高純度的甲金大受珍藏，自不在話下，況且多達二百枚！

「我今天算是開眼界了！」小販露出驚訝的表情。

小販道歉離開後不久，狂四郎也起身。

二

狂四郎走過桑田的斜坡，來到那所被稱做「源氏館」的大宅院前面時，日輪呈現出赤紅的輪廓，卽將沈入西方的山坡，彩雲下有夕鴉啼叫着，飛着。

生苔的石牆前面，有深濠環繞，引自溪流的清水，枯葉漂於其上，頗爲快速地流着。石牆上又加上一層木籬笆。土橋對面的大鐵門深掩，左右的牆壁有「武者窓」及槍眼。

一切的構造都顯得古老而宏偉。令人覺得早在「源賴朝」令「秋田城介義景」營建飯山觀音堂時，它便挺立在這山谷中，不受時政枯榮盛衰的影響，一直維持到今日。

但現在，當家的主人老來中風，由年小的女兒獨立掌管這宅院。狂四郎途中由農人處探聽得知的。

狂四郎走過土橋，推開便門，這才發現彷彿置身於城堡內。

狂四郎朝着木戶走去，忽傳來一聲銳喊：「慢着！」

一名年輕漢子手持六尺餘的木棒，從小路奔出來。身材高大，但使狂四郎感到興味的是，他那立姿完全無懈可擊。

狂四郎抑制躍躍欲試的劍氣，微笑。

「我想拜訪貴主人。」

「館主生病。」

「聽說現在的主人是貴小姐吧！」

「有什麼事？」年輕人怒睜雙眼，虎視眈眈。

「你進去通報，江戶來的浪人眠狂四郎，帶一樣禮物來，很好的禮物，我想她會收下。」

「我不能讓一個陌生的外地人見小姐。」小伙子似乎是非常頑固的人。

狂四郎故意不理會，伸手便要去推木門。

「別動！」吆喝着，並架起木棒，他那眼神，手的位置，雙腿的步位，表現出金鋼不壞的氣勢，顯示已臻爐火純青的境界。

狂四郎的眉宇微帶兇狠之色。他看出要挫這小伙子的攻擊，實非易事。

正當狂四郎拿定主意時——。

「仙之助！不許亂來！」傳來一聲清脆的制止聲。

聲音出自木門邊一個小建築物的窗戶。

「請他進來。」

不久——。

狂四郎坐在書房。裏面是質樸的禪宗風的擺設，除了「花頭窓」的屏風是白色的，其他都是古色古香的暗色。

「僕人不懂禮貌，請多多原諒。」捧茶來的姑娘，態度莊重地道歉。年紀大約才二十出頭，但外表給人極爲堅强的感覺，面貌並不算俏麗，但散發出一種名門閨秀的高貴氣質。

「我名叫小乙女。」與這城堡似的古宅頗爲相稱。

「這是府上的東西嗎？」狂四郎取出一張褐色的蠟紙。角隅捺有朱印「相模國華嚴山麓、源氏館、善波有胤」。

「是的，有什麼貴事嗎？」

「我偶然在某個地方發現這張紙。……還有一件事想請教的是，貴府是否收藏有織田豐臣以前的古代金幣——例如武田的甲金？」

小乙女的表情隨即變得嚴肅，注視着狂四郎。狂四郎心中惴測必是對方被詢及是否藏有私鑄金幣，而心生警戒。

「請妳不必擔心，我不是幕府的密探。……我只是問問而已。」

「我從來不曾聽家父提起過。」

「可以請妳代問令尊嗎？」

「家父中風，形同稚兒。」

「那就算了。我想這些東西應該是貴府的。」說完，狂四郎打開帶來的小包袱。

二百餘枚的金幣，發出一陣陣令人愉悅的聲響，呈現出來。

小乙女張着大眼睛，表情十分驚訝。

「這些金幣是用貴府的紙張包着的。」

但關乎出處，狂四郎却不提。叛教的神父以狂四郎之母容爲模，嘔心瀝血所製作的蠟像內秘藏着這些金幣。

「至於後代改鑄的甲安金、甲東金、江戶多的是，但是武田時代的甲金，若非申州的望族，實在不可能有。……我從紙上的朱印，判斷這些金幣應是貴家所有。」

雖說只是蠟像，但狂四郎用劍誤把亡母的蠟像劈成兩半，心內不免也感到遺憾，所以才立意把裏面的東西歸還原主。至於叛教的神父用什麼手段得到這些東西呢？——如今已無知道的必要，而且也不想知道。

「請妳收下。」

但意外的是小乙女的態度。她冷冷拒絕道：

「我不可以收下，因爲包裹的紙雖是我們家的，但金幣未必就是我們家的。」

狂四郎頗覺啞然，對方不僅未表示謝意，反投以敵意。

「說的也是……」

狂四郎總不能硬要人家收下，只當自己是個傻瓜就是了。金幣如贈給武部仙十郎，一定會被有效運用才是。

「打擾妳了。」

「敝家目前無人，也不能留你，你如到飯山

，那邊有客棧。」

小乙女送客到玄關，狂四郎從木門出去……

那位手持木棍的青年仙之助，並未現身。

走在幽暗的小徑，狂四郎再度嘲笑自己。

源氏館儼然是一座以丘陵殿後的山寨，距離村落尚有一段路程。

狂四郎提不起勁趕山路到飯山，打算找一處農舍過夜算了。

滿天散佈星屑，月兒瘦細如鐮刀，怪的是浮雲也帶着白光，這是個有如行將黎明一般微明的月夜。

三

「喔—咿！喔—咿！」

狂四郎聽見他剛走過的斜坡傳來呼聲，回頭一看。

漆黑中有一盞燈籠的紅光幌着。

狂四郎停下脚等待，追來的人並非仙之助，而是小乙女及一名老僕人。

「剛才的無禮，請您多多包涵，想請您再走一趟……。」

「要留我過夜嗎？」

「是的。」

「那不必了，我隨便野外都可以睡。」

「不，不僅如此，我決定接受您的盛情好意。」

「妳要那些金幣？」

「是的。」

狂四郎透着燈籠光看對方，但小乙女低着頭，隱去表情。

突然改變心意！其中必有隱情，因爲比起適才的態度，幾近强烈的對比。若非有相當大的轉變，情勢不會改變得如此。以上是狂四郎銳敏的直覺。

「很遺憾，這一次換我拒絕了。」

「什麼？」小乙女駭然抬起頭，不知爲何，

臉上閃過極爲明顯的恐懼之色。

「我這個人很頑劣，被人拒絕的屈辱，我不會輕易忘掉。而且我不會僞裝，即使你取消前言，這個笑臉，我是裝不起來的。」

「那，那……您先跟我們回去，好嗎？我們給您致最高的歉意。」

狂四郎一時未答。

「拜託您。」

小乙女說着行禮時，狂四郎突然出口道：

「這樣的話，我有一個交換條件……。用妳的貞操來交換這些金幣吧！」

「什麼？」小乙女的雙眼睜得幾乎目眦盡裂。隔了片刻，她才克制憤怒。「好吧！」

狂四郎緊盯着低聲但却明確回答的小乙女，不禁面帶微笑。

片刻之後——。

狂四郎先在書房稍候，後在僕人的引導下，走在陰暗的中廊。廊下從中間起，有幾處地面稍高，左右各有槍門。

僕人在一扇槍門前折膝，對着裏面告說：「他來了。」然後悄悄離去。

狂四郎即將伸手推門時，突然想起在水野忠邦邸强暴美保代那一晚的事。

——我這個人好像專門給女人製造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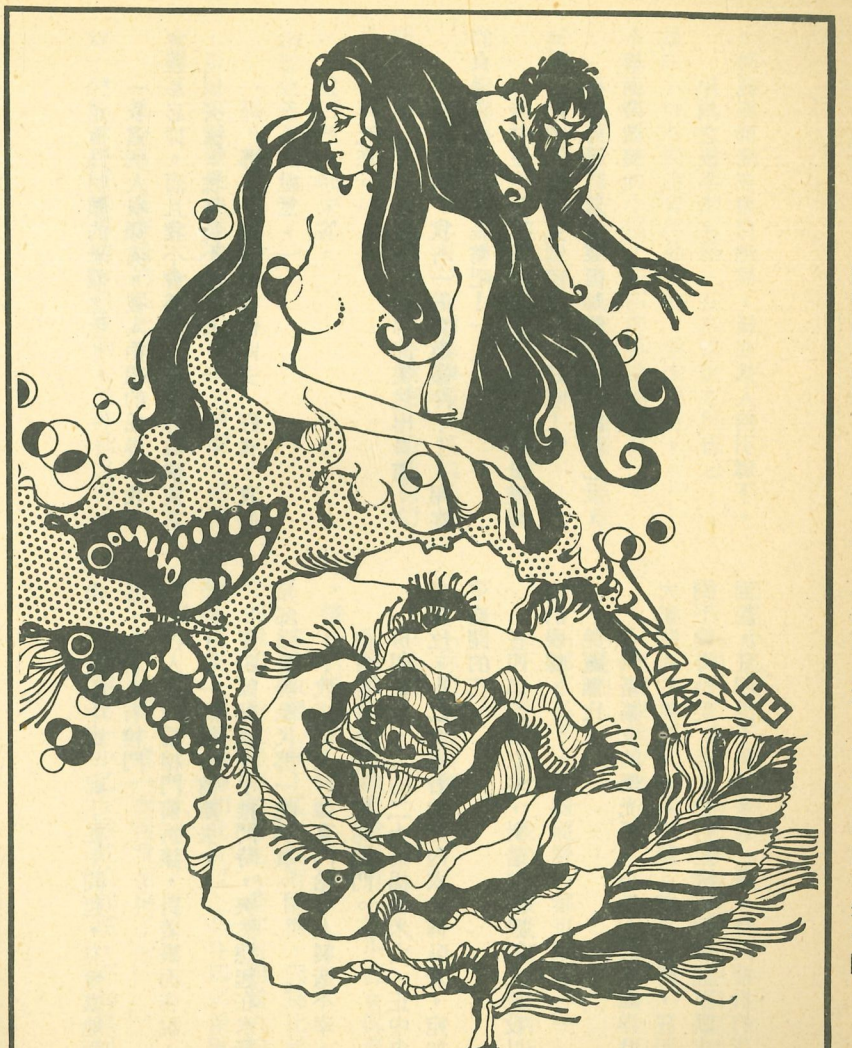
他自言自語着，推開槍門。

房間寬敞，大約二十張榻榻米大，正中央舖着床位，小乙女僅着貼身內衣，仰臥着，宛如一朵盛開的花。

狂四郎悄悄立着，對着那閉眼的人兒投以冷冷的視線。

艷麗無比。

在燭臺搖曳的燈光下，小乙女的臉龐洋溢着大家閨秀的氣質，清雅秀麗。初見面時，狂四郎倒不覺得她美，但少女抱定決心靜靜閤下眼皮的面貌，狂四郎不得不多看一眼，待人摧折的花，



靜靜閣下眼皮的少女，猶如待摧折的花，使他不得不多看一眼。

焉有不美的？

從巍巍的胸部到雙腿的曲線，有如懸崖的牽牛花，馥郁芬芳，華麗又纖細，然則並無絲毫妖淫的氣氛。

狂四郎大步來到枕邊，彎下單膝，將左手伸進她的胸部。

五根手指緊緊拑着白桃一般的隆起，但狂四郎那炯炯的目光却顯示出他全神注意室外。

首次接觸異性的柔肌，宛如遭了火炙，全身引起激烈的痙攣，波動起伏。她那悲痛的喘息給狂四郎腦子裏殘忍的欲情之火添上了油。

狂四郎盯着小乙女那似乎不堪疼痛而皺着眉頭的臉孔，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壓制欲情後，他才縮手，退開。

小乙女鬆開眉頭，恢復原來平靜的無表情。

——膽子很壯。

狂四郎心想即使剝下她的衣服，她依舊不會改變仰臥的姿勢。

——如此堅强的女人居然肯放棄貞操，其中必有相當深的隱情。有人告訴她這個隱情！

狂四郎早已識破有人不僅企圖奪取金幣，也想一併奪去他的生命。

狂四郎再是何等的三頭六臂，此刻他也沒有信心能在軟酥酥的玉體上變成慾情之虜的關頭，承受伏兵突來的襲擊。

狂四郎一言不發地離開裸露的女人。

四

輕微得算不上風的風，吹在胸襟的瞬間，狂四郎醒過來了。

現在他人在書房的床上。

時刻將近四更。

花頭窗紙屏風的微白在黑漆漆的空間透出了一點點白色，然而能透進眼裏的，就僅有動的輪廓而已，其他的一切全沒在漆黑中。

——來了！

狂四郎微睜着細眼，凝視着開了一尺餘的槍門的空間，邊繼續着昏睡的呼吸。

這是他期待中的，對方如不來，他可會感到沒趣。

狂四郎看出在那黑影的前面有一根木棍朝前伸來。

到底是小乙女的命令呢？或是其他人的嗾使呢？這就是狂四郎想知道的。

可斷定的是，潛進來的人一定是仙之助。但這件事不可能是仙之助個人的意志。

晚上狂四郎抓着小乙女的乳房時，他便察覺匿在門外的人是仙之助。但那圈套似乎不是小乙女擺佈的，因爲小乙女不可能知道他本領非凡。倘若只是要奪取金幣的話，大可由仙之助出面，堂堂用他的木棍挑戰。正因爲知道狂四郎非同凡響，才選用那放棄貞操非常屈辱的手段。況且小乙女似乎又是個非常高傲的姑娘。放棄高傲，身着褻衣，任由一個浪人玩弄，實在大有文章。

狂四郎想揭發的是背後那個操縱的人。

言歸正傳，當前的敵人仙之助是個相當不好對付的高手。所幸狂四郎具有一雙擅長在漆黑中觀物的眼睛。

仙之助邊用棒頭摸黑，小心地潛入書房，沿着槍門朝壁龕的方向移步。狂四郎緊緊盯着他。無想正宗在棉被裏。

金幣包擺在壁龕。

仙之助的棒頭接觸到床柱，戛然停止，他望着臥床的方向，但似乎看不清楚，伸長脖子定定地望着。

仙之助再度開始用棒頭摸索壁龕時，狂四郎已不聲不響掀開棉被，坐直身子。

最後——棒頭接觸到金幣包。狂四郎再度凝集全神望着棒頭載起金幣包。

仙之助後退二步、三步時，「喂！」狂四郎喊道。

仙之助未倉皇轉身，也實在難能可貴。

雙脚像生了根，穩固着，只緩緩轉過頭。

狂四郎所坐的床位與仙之助所站的位置之間，有着丈餘的空間。

「你要這些金幣做什麼用？」狂四郎投以諷刺的質問，悠悠起身。

仙之助感受到强烈的殺氣，但仍不動着有如化石。

他糟的是做爲武器的木棒，懸掛着沈甸甸的金幣包。倘若將之甩開，狂四郎的劍必定趁隙攻來，這是至明的情勢。況且，要放棄得之不易的金幣包，這個青年的意氣大概也不容許吧？

「怎麼辦呢？」狂四郎投以第三句諷刺。

剎時——。

「呀啊！」仙之助窮鼠咬貓，發出巨吼，猛向前躍。

他以快如電光石火之速，連同金幣包一起刺向狂四郎。

狂四郎過去曾多次輕易閃過頂尖高手的矛槍。

但仙之助的木棍却凌厲得無以躲閃，即便懸着重物。倘若只是木棍，那麼坐候在床上的狂四郎一定凶多吉少。

狂四郎一直線斬下那朝他的頭蓋掄來的木棒及包裹。

木棒縱斷爲二，包裹也裂成兩半，響亮的音響傳遍深夜的館內，二百枚金幣掉滿地面。

狂四郎已站起身，朝着手持半條木棍的仙之助縮短距離。

「唷！」瘋狂掄來的木棒却已不具威力，被斬成兩半時，仙之助的手已被衝擊震得發麻了。

狂四郎輕輕一閃，並朝着那把頭撞在床上的仙之助踹上一脚，

接着狂四郎迅速踩住仙之助的背。仙之助被反綁，狂四郎點上燈，這才發現散落在榻榻米上的金幣之中，有一枚竟被他的劍切斷。他撿起來，仔細瞧那切口。

「嗯，我明白了！」狂四郎得意的笑着。

五

今日也是晴天，飯山頂上的觀音堂依舊明亮、寂靜。

還有一點與昨天一樣的，眠狂四郎坐在南端的甜石上。

跟昨天不同的是，他背向住過一晚的村落，眼睛望着出口。

而從那出口幌出來的人一樣是昨天那名小販，這也能算是偶然嗎？

不，不是偶然。

小販發現狂四郎，先是一愣，繼則掩飾起來，笑臉走過來，招呼說：

「你好……我們又見面了。」

「我正在等你呢。」狂四郎說。「你昨天說你要從煤谷村轉到七澤村……難道你中途改變，回江戶去了？」

「這……」

「你怎麼向備前屋報告？」

小販眼神閃爍不定。

「我離開江戶不久，就知道你在後面跟踪，我猜想你大概是備前屋的手下，不然就是幕府的密探。你也想知道我去那裏，辦什麼事。……所以你在這裏撞落我的包袱，察看金幣。……昨晚害你辛苦了。」

「……」

「……你看見金幣，立刻知道是僞造的。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當時備前屋還是個宵小的時候，他跟源氏館的主人共謀，僞造甲金，用這些本錢幹走私，才有了今天……以我的想像，他不再須要這些金幣，所以才送給叛教的神父，裝進蠟像內。……而源氏館的大小姐也知道他那中風的父親以前從事過僞造金幣，所以看見我拿出金幣，連忙拒絕接受。這些，你都在隔房偷聽到了。我出去之後，你就把我的底細啦，本領啦，

全部告訴她，並威脅她，如不收回那些金幣的話，萬一落入水野越前守的手中，事情就糟了。所以那姑娘不得已，只好捨身。……事情已經按照你的希望，那些假的金幣已給了那姑娘，同時……。」

狂四郎緩緩起身。

一會之後——。

身中一刀的小販業已停止在地上抽搐，永遠不再動了。狂四郎的身影也早已不在。

第十二章　盲目圓月殺法

一

江戶時代有句俗語：橘子變黃時，醫生的臉變青。

醫生在整個夏天用盡了貯藏的敗鼓馬勃，正忙着從事藥箱的準備時，還得趕上病人家裏。就在此種季節的一個夜晚，大奧醫師室矢醇堂於其住宅的寢室內，挨了一刀，當場斃命。

其實室矢不同於一般醫生，他是不給老百姓醫病的，只要不是值勤的夜晚，他便與愛妾一起共渡入浴與晚酌，享受大好時光之後才就寢的……。

藥僮在製藥室夢周公時，被一聲劃破深夜寂靜的慘叫驚醒，連忙趕到寢室一看，兇手已消失得無影無踪，室矢與愛妾雙雙慘死在血泊中。

隔天早上趕來的備前屋，一瞥那乾淨俐落的手法，嘀咕道：「姓眠的！」

然後快步走到壁龕，扯下繪有神農的掛軸。他看見牆壁正中央那個小洞空空如也，大爲驚恐，連忙心存僥倖地伸手進去摸摸看。又再度嘀咕道：「可惡！姓眠的！」

這一天，有一名武士造訪押上村的古寺龍勝寺。

訪問者年紀很輕，容貌秀麗嚴肅。他那一身服飾，顯示出是相當有地位的武士，這一身有體面的打扮使他那年輕的面貌更形瀟洒。出來應對的美保代，見了這一身威儀的模樣，頓時起了警戒。

「眠狂四郎在家嗎？」

「他剛好外出。」

「今天會回來嗎？」

「不太清楚。」

其實狂四郎已一個多月不曾回家，美保代天天在期待中渡過。

武士思考片刻，問說：「對不起，請問妳是……」

「妻子。」聲音細小，帶羞。

「喔！眠狂四郎已有賢內助了？」

美保代一聽，顯得很不自在。

「既然妳是他太太，我有一件事情請教妳。」武士自懷中取出一個小紙包，放在掌上，打開給美保代看。

美保代不禁低叫了一聲。因爲那是她夢寐不忘的男偶的首級。在她的心目中，她視之爲僅次於生命的寶貝。自從上次在文字若家的二樓被密探搶走之後，她便覺得除非她再擁有這件東西，否則她便不可能有身爲狂四郎之妻的喜悅。

女偶的首級在狂四郎手中，倘若男偶的首級再回到她身邊，那麼木偶的神秘力量才會將他倆的命運連繫在一起。此種想法已在美保代心中成爲不可動搖的信念。

儘管她拿出最大的勇氣前來這古寺，然而正因爲沒有男偶的首級，上天才安排狂四郎當晚離去吧？

假如有人將此譏爲女人的迷信，那就罷了。但假設它是給人賦予活力的，那麼事實往往是當事人獨自所擁有的，因爲鏡子裏的東西，並不在鏡子裏。

「意外吧！想請問妳，爲什麼感覺意外？」武士問道。

美保代一時變得判若兩人，她很從容地答說：「剛才我說我是眠狂四郎的妻子，其實這是我一廂情願的說法……我內心深深相信，當這個男偶的首級再度回到我的身邊時，我才能成爲眠狂四郎名符其實的妻子。」

這一段話，美保代是基於武士那雙絲毫未帶

敵意的雙眸，才朗朗說出口的。她雖未表明理由，但眞情似乎打動了對方的心。

一時默默無言的武士，最後才說：「請妳轉告眠狂四郎，衙門的組頭戶田隼人自大奧醫師室矢醇堂取得木偶的首級，親自帶來……」

原來殺害室矢醇堂的人並非眠狂四郎，而是這名年輕武士。「但是我並非要歸還眠狂四郎，我想請他順便交出他所持有的女偶的首級……」

美保代一時嚇得面無血色。

「我必須聲明的是，我雖是食幕府俸祿的人，但是我並非本丸老中所操縱的政爭工具。既然木偶的首級已成爲本丸老中與西丸老中之間紛爭的火種，所以爲了防範未然起見，只好請眠狂四郎把女偶的首級交給我處理。」

「聽你這麼說，你何不把男偶的首級交給我呢？這樣不是更爲安全？不再成爲政爭的火種呢？」

「也可以，不過妳成爲眠狂四郎的妻子之後，是否有勇氣立刻將木偶的首級毀掉？」

「這……」美保代猶豫。

「我聽說眠狂四郎是絕代的劍客，但是幕府的密探之中，多的是想立功的人。……只要你們擁有木偶首級，隨時都有落入本丸老中手裏的危險。……我打算得到之後，立即加以毀掉。」戶田隼人說道，冷然承受美保代那懷有強烈反感的眼神。「我住在市谷長延寺谷町，眠狂四郎回來的話，請妳轉告他，如他不接受我的提議，不妨用劍來跟我一分勝負。場所是澁谷宮益町，前大目付松平主水正樂水樓翁的隱宅……。本人一旦接獲眠狂四郎通知的時間，一定準時赴約。」

戶田隼人說完，轉身走離數十丈時，美保代右手悄悄握住懷劍。

剎時，戶田回過頭，眼光犀利，語氣却平穩：「妳是殺不掉我的。」

二

樂水樓隱宅安祥的屹立於武藏野的雜木林中。淡淡的陽光透過常綠濶葉樹的重重枝葉，把地面染成明暗斑雜。戶田隼人緩緩走着，他的前面有一隻雉鷄，偏着頭似乎望着戶田。戶田繞個大圈子避開，待回頭一看，那雉鷄正開始頻頻啄着地上的樹果。

雉鷄證明了這條路絕少有人光臨。

——資性那麼高潔，身具經綸大才的人，居然不得不隱居起來，過着無爲的日子。出入幕閣的人，個個都是巧言令色，汲汲圖謀私利之徒。政道太敗壞了！

純潔的青年想着，感到義憤塡膺。眼前這閑寂之美似乎只能使得這青年思想更爲激昂、急進。不久在書房與樂水樓老人對座的戶田隼人，抬起他那爽朗的眉目，報告道：

「室矢醇堂隱匿的男偶首級，確實是越前守砍下的拜領物。在下前往眠狂四郎的住處，面示其妻子，獲得確證。」

「妻子？……狂四郎有妻子？」老人面帶疑惑。

不，更甚於老人的是正巧捧點心進來的靜香，吃驚得全身發抖，睜大眼睛，定定注視着戶田。

「起初在下也感到驚奇，後來她才表示並非正式的妻子。」

接着戶田重述美保代的話，一字一句都重重刺痛着正在做着優雅奉茶儀式的靜香內心。

——他有未婚妻！

越是意外，衝擊就越大。

靜香自從遭受飛鼠喜平太的暴力，離開龍勝寺以來，無時無刻不在掛念着狂四郎。

靜香前往龍勝寺找狂四郎，一方面負有取得女偶首級的目的，另外則是信仰心的發露，她渴望以她的眞心去拯救一個詛咒上帝異端者的靈魂

。然而她並未察覺那是被狂四郎散發的孤獨寂寥所誘發的母性本能。

她有所察覺是被帶回樂水樓之後。

——原來我愛慕着他！

當靜香如此明白的告訴自己時，她才懂得愛情竟是這般使人痛苦難堪的魔物。

奉茶完畢，退出紙門外的靜香，却不肯離開。她聚精會神地傾聽戶田隼人的每一句話。

眠狂四郎擁有女偶的首級，室矢醇堂持有男偶的首級，爲了這二個首級，已有若干密探因之喪命——靜香將此告訴祖父松平主水正。她以爲狂四郎如失去女偶的首級，生命便不會受到威脅，所以才找祖父設法。

老人隨即召來昔日的部下戶田隼人，命他除去這政爭的禍因。

可是靜香的一片好意，却惹起意外的發展。

「依在下的看法，眠狂四郎打算殺死在下，取回男偶的首級。」

戶田鎖定的口吻在靜香聽來，却是極爲驚心動魄。

書房有着短暫的沉默，靜香期待祖父的睿智。

但片刻之後，老人的回答，却違背靜香的期待。

「隨他的意思吧！」

靜香覺得全身熱烘烘的。

——不對，我要求祖父做的是把眠狂四郎請來，平心靜氣地說服他，我想只有祖父辦得到。干戈相見，豈是我所喜歡的？

靜香想奔入書房，如此叫喊。

「隼人！無論如何，你一定要贏狂四郎，否則的話，不僅我的計劃泡湯，而且當今幕府也失去了唯一有骨氣的人。」

「這要到時候才能知道……不過我會盡全力，發揮一生才有一次二次的拼命劍法。」

「以我看來，你應該可以贏狂四郎。任憑狂

四郎的劍是何等天才橫溢，充其量也只是無賴的邪劍。你追隨平仙子龍十年，廢寢忘食的學劍，至少也可與他平分秋色。」

平山子龍名潛，號兵原，擁有『兵原文稿』以下數百卷的著作，是當代一流的學者，劍客，更是奇人，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寢時，即使寒天，亦不用蒲團；至若飲食，浸水的熟粟即可果腹，路傍所摘的雜草亦可充食。一生未娶，唯一的樂趣是收集和漢藏書一千八百餘册。

前年，從矢立峽砲轟津輕的行列，震撼天下的相馬大作，即其高徒。（譯註一）

如此的曠世奇傑平山子龍，嘗謂戶田隼人：

「相馬成仁後，能够繼承吾志的人，就只有你了。」

戶田隼人乃是一門之中文武兼備的俊才。

譯註一：相馬大作不滿津輕侯奪其領地的檜材，在矢立峽砲襲津輕侯，失敗逃往江戶，被幕吏捕獲，於小塚原處斬。

紙門外——。

靜香鄭重地告訴自己：不，對方即使是戶田隼人，狂四郎絕對不敗！

然而狂四郎獲勝，對靜香而言絕非可喜。倘若狂四郎贏了，男偶的首級便回到那位在龍勝寺等待的女人手中。這無非把靜香推落絕望的深淵。

——怎麼辦？

靜香瞬時感到眼前有着紫色煙霧的暈眩，她雙手支在榻榻米上，無聲喘息着。

三

眠狂四郎飄然歸來龍勝寺是四天後的餉午。

此時；美保代正在房裏的角落，精心縫着衣服，一針一線都滿懷着相思與愛情。布料是前天文字若帶來的，質料之佳非如一般平民所穿用的那樣色澤灰暗。

「我看這種顏色最適合眠大爺了，如何裁剪

就全靠妳了。」文字若笑瞇瞇說道，女人總是設想週到。

——他會不會高興呢？他會不會不穿黑色以外其他顏色的衣服？

美保代多少有點擔心，但沒比這更愉快的工作了。

——假如能博他高興……我就是死了也甘心。

縫完最後一針，用牙齒咬斷細線時，宛如反應美保代的心意一般，有登音自遠而近傳來。

——呃！他回來了！

美保代驚喜不已。然而她又恢復到那種受縛於莊重的矜持——只可在眼神中表現出驚喜。

狂四郎默默進來，連新衣也沒看一眼，進門便仰臥在榻榻米上，閤起眼睛。他那輪廓鮮明的風貌，依然帶着深色的憂鬱。

「請用枕頭……」美保代奉上枕頭。「我馬上給您備飯。」

「不用了。……我看妳還是快一點回文字若的家。」狂四郎閉着眼睛說着。

美保代的臉眼看着逐漸昇起失望之色。

「我打算離開這家佛寺。我不在的時候，這裏還算安全，但我一回來，馬上危機四伏。我不想給空然惹麻煩，也不想拖累妳。」

「您要到什麼地方呢？」

「不知道。」

——這一分手，恐怕再難相見了！

咄嗟之間，美保代如此想道。

——啊！是的，男偶的首級！

「……四天前，有個名叫戶田隼人的人帶男偶的首級來。」

「什麼！」狂四郎一骨碌起身，剎時表情變得生氣勃勃。「就是他，他殺害室矢醇堂……」

當初聽說大奧醫師橫死的消息時，狂四郎也覺得困惑不已。

聽完美保代轉告戶田隼人的留言，狂四郎立

起身。

「妳到文字若的家等我。」

美保代目送狂四郎走出庭院，頓時感到一股無以名狀的戰慄貫穿全身。

「眠狂四郎！」美保代衝口叫出。

對着回過頭的狂四郎，美保代再也無法抑制本能的奔騰與惑亂，她不假思索地把全身投到狂四郎懷裏。

「活着，活着回來！只要活着……」美保代想說她可以不要男偶的首級，可以放棄當他妻子的願望，但聲音梗住，她突然鬆夸夸地把重心寄託狂四郎的雙腕。

狂四郎抱起昏迷的美保代，走進室內，讓她躺着。

接着他才發現那件折疊得整整齊齊的新衣，攤開並披在身上。

奇怪的是他居然心靜如止水，他悄悄拭去美保代臉頰的兩行眼淚，以眼神向她告別，才踏着平靜的步子，走下庭院。

轉到庫裏，請空然代送美保代回文字若的家，狂四郎再度離開龍勝寺。

四

當天之內，眠狂四郎遣使至市谷的戶田隼人邸報訊：『明朝辰時上刻，樂水樓宅一會。』

之後他造訪一位在神田岩本町開道場的友人，詢問道：

「你認識一位名叫戶田隼人的旗本嗎？」

該友立即點頭道：「他是平山子龍的秘藏弟子。」

「那本領不錯吧！」

「很厲害。」

關乎平山行藏的劍法，狂四郎早即仰慕。他的劍法是所謂的實用流，對決時直接將想擊殺敵人的念頭，貫穿到敵人的內心，無念無想，精一

無雜，如餓鷹一般，一劍殺死敵人，才是眞正的武藝——這是實用流的精彩之處。基本上，它跟一刀流的金翅鳥王劍是相同的。金翅鳥是佛經上的鳥，據說三千年才動一次翅膀，入於地府。儒書上的大鵬鳥，卽爲此種長生鳥，牠是萬鳥之王，意味着太陽。亦卽比喻大上段，泰山壓頂猛然擊下。

「你要跟戶田隼人較量嗎？」

「大概是吧？」

「一定精彩絕倫。」

「我不能敗，但也不想贏。」

「爲什麼？」

「在此時世，不爲俸祿所動，背向華靡之風，唯一掛心的是千刀萬劍，此種武士不是應值得尊重嗎？他跟我這種無賴比武，若不能得到新的領悟，那就是多餘的比武了。萬一敗在我的手下，他過去一切努力，豈不白費。……總而言之，我不想與這種正直的人比武，但是我也沒有讓他贏的必要。」狂四郎出乎反常地饒舌，說完，眉宇間帶着濃厚的自嘲之色。

翌朝，辰時上刻——。

樂水樓的書房充滿異常的靜寂。

戶田隼人與眠狂四郎間隔一丈對坐，松平主水正坐於連接兩者的三角點。

靜香低俯着頭，在北隅沏茶。

「……請兩位各取出木偶……」老人遞出一個盤子。

隼人放下男偶的首級——。

狂四郎放下女偶的首級——。

半年來，男偶女偶首次配成對。

老人把盤子收進壁龕。雙方約定勝者可獲得男偶女偶。

老人再度分別注視雙方。雙方都把鬪志深藏於心，保持着靜止。

——勝敗只有委之天意了。唉？人是多麼的

無常。

老人在內心嘆息着。

「比武之前，請接受靜香奉茶。」

一直在等待這句話的靜香，這才開始有板有眼的進行奉茶的規矩。

何等的寂靜啊！

若要說聲音，只有茶壺的水沸聲及院子的雀啼聲而已。柿茸的土庇遮蔽朝陽，而書房的陰暗也加深了這寂靜。

靜香首先向老人遞出利體平茶碗，老人一飲而盡，將之置於膝前；接着向隼人遞出黑茶碗；最後才遞給狂四郎白繪的紅茶碗。

三者各用不同的茶碗，那是遵照足利義政時代（譯註二），發生糾紛的武士，爲了免於後日遺恨，及消弭第三者的偏袒，在決鬪前所進行的吃茶儀式。

譯註二：大約十五世紀中葉。

當狂四郎舉起紅茶碗捧到嘴邊的利那，退回原位的靜香猛然抬起她那稍形俯低的臉，投以異樣憂心忡忡的眼光。她屏息定定地望着狂四郎飲下，緊接着她那緊張僵硬的全身似乎突然喪失力氣一般，臉上顯露出蒼白虛脫的表情。

「請兩位全力一決勝負。」老人宣佈道。

靜香呆然望着隼人與狂四郎各以左手持大刀起身，她突然尖叫道：

「不行，今天不能比武！」

「爲什麼？」老人責問。

靜香緊張萬分地搖頭說：「不行！不行！……我給狂四郎的茶摻了蒙汗藥。」

「眞的！」狂四郎面帶兇色，從其全身散發出的怒氣强烈得令靜香不禁爲之全身發抖。「理由呢？說！」

「……」靜香只一味在喘息。

「想替妳哥哥報仇？」

「不、不……我想請你們取消比武！」靜香

發瘋似的說道。「祖父！請您阻止他們，戶田！求求你，不可以，不可以比武！狂四郎！」

狂四郎舉脚踢倒膝行靠近的靜香，躍下院子。

「戶田隼人！來！」

「狂四郎，改天吧！」老人面帶困惑地說道。

「何必改天？我不怕死，我隨時站在生死的邊緣！……你不是希望看我敗北嗎？何必假惺惺裝仁慈？」狂四郎怒望老人。這個被從政治舞臺淘汰下來的老人，居然爲了政治而犧牲至親骨肉的眠狂四郎。眠狂四郎打從心底仇視他。

老人對着隼人使眼色：「去吧！」

五

刀尖指着脚前三尺的狂四郎，面臨着空前絕後的可怕危機。

爲了忍受開始徐徐侵犯腦髓、腑臟、四肢的痲醉藥的效力，他蒼白的臉孔汗如雨落，那暴睜得幾乎裂眦的雙眼，似乎快把黑瞳也擠掉了。變成暗紫色的嘴唇，不斷在痙攣着，並響起陣陣牙齒交磨的聲響。

——就是現在！狂四郎！九死一生的刹那有卍字殺人刀卽活人劍的奧妙！拋開一切，卽生出機根之生氣。

不知何處響起了恩師的聲音。

最後，狂四郎的視野籠罩一層灰色，適才忽遠忽近，忽大忽小的擧刀上段的戶田隼人也已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在完全黑暗的世界裏，狂四郎忍人所不能忍；當他從一片虛無飄渺領悟到所謂「無」時，才開始緩緩地旋轉刀尖。

啊！現在無想正宗畫出一個美麗的圓月。

刹時，戶田隼人的豪劍挾着劍風朝狂四郎的頭上掄下。

但其劍刃與狂四郎的鬢角僅一髮之差的刹那

，無想正宗也拖着一條白光，將那豪劍從刀鍔二寸處加以截斷。

對着愕然發愣的隼人投以一笑的狂四郎，人已折膝，單手支着地面，垂頭，跌入昏迷之中。

第十三章　報仇無情

一

沿着神田川的官道上，一名怪模怪樣的漢子牽着駿馬走在路上。

他的後面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只見一望無際的蕭條原野。

此地是湯島大成殿（聖堂）之西，櫻馬場——。

誠如其名，此地以往有着成排的櫻樹，花季到時，亦有賞花的人潮；但此時樹已枯萎，僅守衞房前面剩下絕無僅有的一棵。其他要算得上樹的，就只有土堤上有兩、三棵垂柳在寒風中搖着枯枝罷了。而在這種天壤得似乎快飄雨的曇天，使這枯景更顯孤寂。

眠狂四郎像死了一般仰臥在一棵柳樹下。他如此躺着快一個時辰了。

自從在樂水樓隱宅與平山子龍的高徒戶田隼人進行淒絕的比武以來，業已經過半個月了。

雖然狂四郎飲下靜香的蒙汗藥，却還是贏了那場比武。但松平水主正宣佈不分勝負，男偶女偶暫歸他保管，因此狂四郎未去找美保代。

在這嚴冬季節裏，江戶幾乎天天有火災，而狂四郎則漫無目的地輾轉於各處的娼家。他爲了拂去有增無減的暗澹虛無，只有沉湎於刹那的麻醉。

錢花完，託人通知武部仙十郎，隨即有足够的費用讓他做着無盡的放蕩。

然而，厭倦酒色時，狂四郎便陷入深不見底的絕望深淵，只得去找一處沒人而孤寂的場所了。

有時是河邊的空舟，有時是節慶剛完人影絕跡的小祠；再不然的話，就是像現在這種茫漠的馬場……。

狂四郎睜開眼，湊巧有一隻麻雀從樹枝飛越到另一樹枝，他心想：再一次嗎？戶田隼人……。

狂四郎以盲眼的殺法斬斷戶田隼人的豪劍，這對他而言，一點也算不上高興；因爲這正表示技藝尚未臻成熟。可笑的是，身陷九死一生的窮地時，狂四郎揮出的一刀，竟不是奪取對方鬪魂的圓月流，而是遵守師訓的劍理，無表裏之分，換言之，即發自所謂垂手入塵的禪之神氣。

狂四郎的不幸，是他未能繙然醒悟。

——再試一次！試試看用我原原本本的圓月殺法是否殺得了戶田隼人？

奇怪的是，狂四郎在腦海裏想像自己的圓月殺法被人擊破，鮮血噴湧底情景，反覺得有一種無可言喻的自虐快感。

——既然是他，我敗而無憾！

狂四郎突然興起一股強烈的衝動，想動一動此刻正精力充沛的四肢，於是抓起丟在一旁的無想正宗。

「唷！」他從仰臥移至立膝的姿勢，發出這叫聲。

而當他立膝時，白刃已入鞘。麻雀落在丈餘前方。

此時正巧有個過路人停下脚。是個十一、二歲，面目清秀的少年。衣服有着整齊的補釘、佩短刀、挾着書包，似乎從附近的聖堂習字歸來的樣子。

少年睜大眼睛，仰望狂四郎，接着默默拾起地上的麻雀。小動物那二根細足竟被切斷了。

狂四郎轉身要離開時，少年突然奔上斜坡，聲嘶力竭喊道：「叔叔！」

他對着掉轉頭的狂四郎說：「有件事拜託你！」

「什麼事呢？」

「幫我報仇好嗎？」

「報仇？」狂四郎皺眉。「誰要報仇？」

「我！」黑瞳閃着天眞無邪的光輝，斷然回

答。「我要報殺父之仇。拜託你幫忙好嗎？」他一定是偶然目擊了狂四郎的神技，隨即湧上心頭。

狂四郎望着少年那寒酸的衣裝，心想大概是下級武士的小孩，便問：「你今年幾歲？」

「十一歲，但是已通過背書，隨時可以元服。」（譯註一）

武家的子弟，年滿十二歲，必須在此湯島的聖堂接受背誦四書五經的考試。倘若不及格，即使長子，亦不得繼承「家督」（譯註二）。聰明的孩子，未滿十二歲也可報考；再者，只要及格，即使未滿十六歲，亦可僞稱十六歲，行「元服」。這是爲了顧及父亡的權宜辦法。

這少年腦筋聰明，由其長相便可得知。

這個可能生長在極低層武士家的少年，小小年紀便急着「元服」，以便報父仇，既不幸又可貴。

「假如你非報仇不可的話，我可以幫你，仇家是誰？」

「我帶你去看。」

二

未隔多久，狂四郎與少年並肩走在菊坂臺町的胸突坡。

一路上，狂四郎獲悉大致的情形。

少年名叫「伊澤鐵之助」，其父生前是江戶城的城門衞兵，遭旗本「矢柄繁七郎」殺害時，鐵之助尚在母腹裏。幸其舅父任職於「御小納戶」，虛報父橫死時，已生下鐵之助，故母子倆至今仍可住於公家住宅。

鐵之助以頗不滿的口氣談起其舅父及母親從未要他報仇。

「你又怎麼知道仇家是矢柄繁七郎？」

「我父親的僕役告訴我的。我兩歲時，他還在我家，後來因爲年紀大，回去投靠耕田的兒子。去年他到江戶來，見到我，哭着告訴我，在此之前，我完全不知道。」

「如此說來，你母親及舅舅豈不是不希望你報仇嗎？」

「我一定要報仇，我是武士的兒子，我要爲父親報仇。」鐵之助仰望狂四郎，眼眶充滿淚水。

「你應該先查出你父親被殺的原因，還有對方必須是殺之無妨的人。」

不久——。

「就是那座宅院。」狂四郎順着鐵之助手指的方向一看，不禁暗暗叫了一聲。

在附近的官舍中，屬於最氣派的。狂四郎估計至少三千石以上的旗本。

的確不是貧窮的下級武士的小孩所能對抗。不，正因如此，狂四郎遽爾感到躍躍欲試。

——好，這個忙幫定了！

狂四郎低頭看鐵之助，笑說：「大敵呀！」

實在是螳螂拒斧。但轉念一想，少年明知仇人是擁有大宅院的主人，依然矢志報仇，實在勇氣可嘉，狂四郎決定不妨幫他實現螳螂擊碎巨斧的奇蹟。

「走吧！」

鐵之助問說：「叔叔，報仇不是壞事吧？」

「嗯！」

「我在書上唸過，神武天皇也爲哥哥報仇，還有曾我兄弟、赤穗四十七士……。我也聽說連出家人也報仇，仇人到叡山當和尚，於是隨着剃頭上山，但是他不會用刀，所以每天不分晝夜，狠狠的瞪，終於把仇人瞪死。」

狂四郎默默走着，內心不得不稍帶戰慄地肯定復仇心乃是人類感情最誠實的表露。以前狂四郎對於赤穗浪士那些雖僅是抱關擊柝之徒，臨事時却毫不變其志，雖說是武士道的信念，但狂四郎不免對之感到不可思議。

譯註一：（元服）男子成爲成人的儀式。

譯註二：（身負家督）身爲戶主的權力與義務。

現在親睹眼前這名年僅十一歲纖弱，但却具有凜凜氣概的復仇者，狂四郎不得不相信那是人類熾烈的本能。

——好，這個忙幫定了！

狂四郎打算先造訪少年的家。途中進一家書肆，查閱武鑑，得知矢柄繁七郎身爲「御小姓組御番頭」，亦卽那位派遣密探想暗殺狂四郎的水野美濃守的屬下。

由此看來似乎不宜正面聲請報仇。

——算了，我出面協助報仇，何必獲得慕府許可。（譯註三）

三

伊澤的家位於經水道橋，三崎農神廟前面的小巷內。整排的房子都是外觀完全相同的公家宿舍，今天雖是七五三節，但只有此巷內靜悄悄的

譯註三：早年的日人尋仇之風盛行，復仇者可具狀向官府聲請，約定在一定期限內完成報仇。

，未暴露其生活的艱難。

狂四郎被請進形式上的書房，牆壁斑駁，榻榻米泛黃，但出迎的鐵之助之母却使得狂四郎委實大吃一驚。

長得眞是美艷照人。其實從鐵之助那清秀的臉形，也可想見，但見面之下，的確讓狂四郎大感意外。

鐵之助興沖沖說道：「我要報殺父之仇，這位叔叔要幫我報仇。」

此刹那其母所顯現的驚愕慌亂，又再度使得狂四郎大感意外，當下覺得其中必有隱情。

其母以非常的努力收斂起瞬間的表情，但接着所顯現悲痛困惑的神色，更加深了狂四郎的疑惑。

「我只是毫不相干的外人，但小朋友的志氣確實很令人感動。我並不算見義勇爲，不過有如必要的話，我或許可以助一臂之力，所以才來向妳打聽詳細的情形。」

鐵之助之母低頭不語，最後經鐵之助催說：「娘！父親爲什麼被殺？」她才抬起頭，慘白如紙的臉，更加淒艷。

「您的好意，我們心領了，但是只要您不揷手這件事，我們就很感激了。」聲音極端冷淡。

「但是鐵之助的父親被矢柄繁七郎殺害是事實吧！如此說來，身爲遺孤的人，決心報仇雪恨，也是理所當然……。如妳想阻擋他，也該有相當的理由才對呀！」

狂四郎對此婦人一瞥的印象是她並非盲目逆愛兒子的人——避免報仇的危險，珍惜兒子的生命。不，她反而是那種能够克制感情的婦人——期待兒子元服之後（成人）以便爲亡夫報仇雪恨……。

「娘！」鐵之助怒目叫喊。

其母則嚴厲制止道：「鐵之助！不許亂出主意！」

狂四郎私下想道：好！我只好多管閒事了。

四

當晚，狂四郎蒙面潛入矢柄繁七郎家。

庭院雖比不上大奧醫師室矢醇堂，但畢竟是花大錢裝點的。

寒月皎潔，鯉魚游在池面，尾鰭引起小波，銀光粼粼。

狂四郎宛如回自己的家，悠悠推開「柴折戶」，踩着鋪石，淡淡的影子投在乾淨無一片落葉的地面。

主屋的門已關上，以渡廊連接的廂房，紙障仍透着燈光，庭前的山茶花開着白白的八瓣花。

狂四郎決定先監視廂房，暫不侵入主屋。

映在紙障的影子有兩個，看來似乎是主人與客人對座的樣子。客人好像是老百姓。

狂四郎站在山茶花下時，聽見客人的笑聲。

「哈哈哈哈，您最近胃口變得好大呀！」

——備前屋?!

在意外的地方，强敵的聲音聽來格外熟悉。其實，矢柄身爲水野美濃守的屬下，故備前屋來訪毫不足奇。

「備前屋，你發財太容易了。」

「哪裏，賺錢是我的本行。……您的理財能力才高明得讓我們生意人欽佩。上次佐賀町的米商買越後米，你使一點手腕，延誤船期，行情一漲，你淨賺五百兩，眞是好本領呀！」

狂四郎一聽，心想：這一趟不算白跑，我殺矢柄，可能有人還會暗中幫忙呢！

狂四郎正得意時，室內的聲音斷了。

——他們發現了！

狂四郎繞過山茶花的樹幹時，客人的影子起身，一把拉開紙門。

「誰？」備前屋的右手握着手槍。

間隔丈餘，被人用槍口對着，但狂四郎並不驚慌，可是當他望一眼那坐在備前屋後面的四十左右的武士時，不覺驚訝「喔！」出聲。眞是意外的發現，矢柄繁七郎的容貌與鐵之助的臉形實在太相似了！

——到底怎麼回事呢？

「誰？不回答的話，我可要開槍了！」

對於備前屋的恐嚇，狂四郎並不應聲，反而大膽地開始後退。

槍聲一響，狂四郎的身子輕跳丈餘。而且還惡作劇似的探出頭，然後快似飛天魔，掠過月光，隨即消失在「柴折戶」後面。

片刻之後——。

備前屋乘坐的轎子離開矢柄邸，到達湯島六丁目的大馬路時，從「本多中務大輔」的大宅院的高牆下湧出了一道黑影，遮擋其去路。

「備前屋吧！有話告訴你。」

掀起轎簾的備前屋，仔細端詳轎前的蒙面武士，才用鎭定的口氣說道：「果然是眠狂四郎……」

「好久不見了，備前屋。」

「萬刼不死的你，眞讓我備前屋棘手。」

「你還是不斷在籠絡幕府的要人。……今晚有件事必須找你商量，簡單講，就是暫時停戰。」

「哦！……眞難得。」

「其實這不是我的本意，但假如不借用你的力量，這齣戲恐怕就不能上演了。」

「說說看吧！」以前備前屋曾對狂四郎說：「其實我很欣賞你這個武士，我見過的人當中，沒有一個人像你這麼有魄力。……但我的意思並非要你投靠我。既然我們註定要對立，只好盡全力拼拼看，到底你死，還是我活。」

就是說像他們這種宿緣的敵對者，因時因地，有時能比至親好友更明白地瞭解對方的心懷。

「有人想報殺父之仇，仇家是矢柄繁七郎。十一歲的少年，下級武士的孩子。……並非我煽動，他自己決定的。……我決定幫他。」

「這個……。」

「我先謝謝你了，想請你幫忙製造報仇的時間及場所，好嗎？就算矢柄對你還是有利用價值的人。」

備前屋經短暫沉默之後，語氣堅定說道：「好，沒問題。……你居然出面向我這個敵人求助，你一定也有你的原因。況且矢柄這個傀儡最近也越來越不好操縱了。我可以幫忙。」

「謝謝你，我會派一個叫金八的人跟你連絡。」

五

早晨——。

玩跳繩、玩火災遊戲的孩子跑到其他地方玩別種遊戲之後，這時小巷子在和煦的冬陽下，恢復了往時的靜悄。

鐵之助之母千世，在家忙做女紅。鐵之助往道場學劍之後，家裏就只剩千世一個人。其實家

中尚有一名長工，但中午才會從田裏回來。

千世那張白皙的臉孔，自從昨天開始即黯淡起來，不再開朗，眼眶也多了黑圈，正表示她昨夜一夜未睡。

當她深深嘆一口氣時，她發覺背後有人，待回頭，不禁大吃一驚。昨天那不速之客又來了。

「對不起，沒叫門便進來。」狂四郎坐下，直盯着千也，開門見山說道：「我昨晚摸進矢柄家，遠遠瞻仰到主人的廬山眞面目，發現了一項疑問。不知妳可否幫我釋疑？」

千世那慘白的臉上，露出了奇怪的表情，眼神望着遠方，失去焦點，嘴唇痙攣，想說什麼，但並非爲了回答狂四郎，而是想向非存在此地的什麼人訴說似的。

「怎麼樣？說不定是我多管閒事，但我是欲罷不能了。請你回答，爲何鐵之助酷似殺父的仇人矢柄繁七郎？」

千世不答，一會之後，站起身，關上紙門。回到原位後，喃喃說：「隨便你吧！」

「什麼意思呢？」狂四郎突感一種難以名狀的不快，緊盯着千世的側臉。

千世用一種下定決心的冷靜口氣說道：「我昨晚跟鐵之助的舅舅商量那件事，我提起你的名字，他舅舅說他聽說過……。」

「嗯！他舅舅是否說我是好人之惡，惡人所好的無賴浪人，是個不可理喻的傢伙？」

「……」

「所以爲了封住無賴浪人的嘴巴，妳打算不要女人最重要的東西？」

「……」

「好色是人的天性，況且像妳這麼美麗的女人，的確令人垂涎。但是我這個人偏偏不喜歡附帶條件的交易。……既然如此，我越想幫妳兒子報仇了。要找出妳想隱藏的秘密，方法多的是呢！」狂四郎起身出去。

六

夜寒，佃島正是捕白魚的時節。

白魚春天自海逆流溯河而上，在砂石之間產下卵，而小魚則在秋天順流而下出海。所以人們在隅田川河口的佃島及三股撒下魚網，便是現在這個季節。

一艘觀賞捕魚的蓬頂船即將沒入永代橋下時，有一道黑影躍越欄杆，像蝙蝠一般不聲不響落在船艫。蓬頂船內，矢柄繁七郎左右擁抱，淺酌低唱。至於船體突然動搖，他以爲是船伕避開魚樁所致，不以爲意。

黑衣的浪人進來時，正是船隻鑽過橋時。

「什，什麼人？」

眠狂四郎對着手持大刀，怒目而視的矢柄繁七郎投以微笑。「抱歉打擾備前屋招待的冶遊，我是名叫眠狂四郎的無賴漢……。」

「什，什麼！」

「但是今晚代理一個人向你討還血債，你十一年前殺害伊澤鐵之進，照一般世上的規矩，應由其子鐵之助出面，正式向你挑戰……但是現在不能這麼做，應該說是因果報應吧！……不要慌！矢柄繁七郎，先聽完話！十一年前你看上伊澤鐵之進之妻千世，假藉上司的威權，你強暴她，鐵之進知情，埋伏在路上刺殺你，結果反被你殺害。當時，千世已懷孕，而生下來的孩子，居然像透了你……」

繁七郎對這些話無動於衷，表示他業已知道。他想找機會下手，逐漸的立起膝蓋，狂四郎毫不介意，繼續說道：

「我偶然知道鐵之助有意報父仇，答應幫忙他。但是他母親千世拒絕，原因呢？鐵之助是你的孩子。……千世在我查出秘密後自殺了！假如有人罵我害死她，我實在無話可答。我覺得非常內疚。既然到此地步，怎麼可以讓製造悲劇的你活下去呢？但是你可以安心的死，令郎來日一定

可以成爲水野越前守的部屬。」

剎時，有一道劍風吹向狂四郎的頭上，但是長劍只徒然砍進適才狂四郎坐的紅毛氈。狂四郎已在蓬頂之外。

繁七郎固着挨刀時的姿勢，而垂下腦袋，頭根露出一個大洞，噴出大量的鮮血，則是數秒之後的事。

第十四章　千兩箱異聞

一

「話說當陽縣，時秋末初冬，凉風刺骨的血戰場，生靈塗炭十萬餘，在那鬼哭啾啾的原野，有一騎獨當如雲霞掩至的敵軍，他是何人？中山靖王劉勝的後裔劉備玄德的股肱，身一丈八尺，豹頭環眼，虎體猿臂，姓趙名雲，字子龍……」

在兩國垢離場的高產，立川談亭邊用扇子敲着講臺，正講三國故事。

「趙雲子龍見守護的糜夫人已死，主君劉玄德公一敗不可收拾。慘哉，偉丈夫趙子龍抱護幼君阿斗在懷，殺散敵軍重圍，衝開一條血路。紅光罩體困龍飛，征馬衝開長坂坡。四十二年眞命主，將軍因得顯神威。」

「好！」聽衆聽得過癮，大聲叫好，紛紛投出銅錢。

「銅錢在戰場上一點用處也沒有，曹軍的旌旗成千上萬，趙子龍不能用銅錢買路，只能掄着青虹劍亂砍，難道人肉能剁碎做壽司嗎？說到壽司，風味最佳的是與兵衞壽司，一條五双，靠說書休想能够享用。」

「說的也是，與兵衞壽司太貴了，只有做官的人靠貪污收賄才買得起。」

「談亭先生，說些大官貪污的故事。」

「噢噢，談亭先生，趙雲子龍結果又如何呢？」

「我差點忘了說結局，景山上的梟雄曹操令飛鴿傳報各處：如趙雲到，不許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趙雲得以脫此難。這一場殺伐，趙雲懷抱後主，直逼重圍，砍倒大旗兩面，奪獲三條，前後槍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後人有詩爲證：血染征袍透甲紅，當陽誰敢與爭鋒，吉求衝陣扶危主，只有常山趙子龍！謝謝各位捧

場。」談亭深深一鞠躬，抬起頭時正好發現狂四郎坐在角落。

談亭做爲「讀本作者」難以維生，故到此「講釋場」當說書人，他以擅長諷刺做官的及富裕的商人，聲名遠播。而浪人眠狂四郎敢於向强權挑戰，更是他說書的最佳題材，博取民衆的喝采。

談亭走下高座，進後臺。五六十名聽衆有的喝茶，有的吃糖餅，有的躺在長椅——一片吵雜聲中，常可聽見人們提起「眠狂四郎」四個字。

「眠狂四郎，好怪的名字呀！」

「人家偉大的人總是不用眞名，就像我吧，其實我是繼承一天萬變皇位的人……」

「我也是呀！木匠留五郎只是假名，其實我是……」

「你是什麼？你是大道家的長工。」

「算了，別說風涼話了，眠狂四郎眞那麼厲害嗎？」

「豈只厲害，他單身潛入千代田的大奧，在老中若年寄等大官面前懲治奸婦，未等那奸婦咬斷舌頭，他已飄然離去，眞是天下無雙的英雄豪傑。而我們這些凡人，從早幹到晚，才賺三百文的工錢，連一分的鰲魚也買不起，眞比不上流鶯，流鶯一下子就有百文可賺。」

「所以說晚上只有老老實實回家找老婆算了，否則還能怎樣？要老婆出去拋頭露面？」

「你這些話又讓我想起一個人，我家附近有個貼傘的浪人村井源十郎，他老婆最近好像很有錢的樣子，孩子要什麼東西，她都買給他。一家好像她在做主，丈夫整天板着面孔貼傘。」

「我看八成是在當流鶯，最近女孩子已不時興嫁武士了，連大官家的女中也有轉成當流鶯的。所以說與其花大錢找那種生過兩個小孩的高級藝伎，倒不如花個百文銅錢找流鶯。」

「這叫錢妓逐名妓，葛氏定律。」

話題扯遠時，突然有人說道：「大爺，對不

起，請問您是否就是眠狂四郎？」

此話一出，全場頓時鴉雀無聲。

所有好奇與敬畏的眼光一齊集中在狂四郎身上，但狂四郎依然面無表情，默默起身出去。

對着他的背後，客席中有人高喊：「救世大英雄！」

二

——無聊！

狂四郎走進茶屋「東屋」，仰杯飲酒，心情極爲厭煩。

他已成了江戶的風頭人物，庶民幾乎將他當做他們的代表人，心目中的偶像來看待。這是狂四郎所不願意的。

庶民本能上明白幕府的命數將盡，他們不再受蔽於威儀三千的外觀上的行裝之美。他們的興味集中在目下已傾頹的大厦何時轟然崩塌倒地。他們期待着勇敢的叛逆者出現——起而搖撼那傾斜的大厦。

狂四郎不介意誰挺身出來擔負這項大任，但他却不願人們給他硬加帽子。

——我只是自掃門前雪而已。

狂四郎眞想大聲叫喊。

——那些老百姓一到節日便到處鬧，天氣熱便放煙火，天氣冷便忙着看戲。……難道我會像節日、煙火、戲仔一般被他們利用嗎？

狂四郎連乾幾杯，依然無法排遣不快，而金八就在這時候找上這家茶屋。

「大哥，你眞害我找得好苦，我幾乎找遍整個江戶……」

「金八，你來得正好，我們去租一個戲場，由我來表演圓月殺法給人看，一定賺大錢，然後到吉原當濶佬，好好揮霍一番。」

「大哥，要賺錢何必這麼費事，財神爺上門了。有個人久仰您的大名，願意出一百兩雇您當保鏢。我來找您就是爲了這件事。」

「好，快把他的委託人叫來。」

「一百兩！」狂四郎不禁稍感驚訝。當時一兩可買兩斗米。「何方的膽小鬼？」

「說出來您可別生氣，是佃町的米商騎何屋。」

「米商！」狂四郎當下有某種直覺。他的強敵備前屋也是米商。

——這可能跟富有的商人錢多得無處花不可同日而言！

「騎何屋眞那麼富有？」

「非常富有，錢多得他自己也無從計算。外面的人叫他彌八，今年滿六十，膝下無子無孫，只有一個養女，而那養女奇醜無比，像隻猩猩，看一眼包管你作嘔三日。」

「天理昭彰，他的錢財可能是幹盡壞事賺來的……」

「完全正確，他是從手無分文的窮小子出身的，據說他本人心狠手辣，什麼壞事都敢做，老天爺處罰他，現在中風，一手一脚不能動彈……壞事接踵而來，最近又有人寫恐嚇信給他，要他捐獻一個千兩箱。」

「那種信何足掛慮，扔掉算了。」

「恐怕行不通，對方自稱是由井正雪（譯註一）的後裔，打倒德川將軍，迎天皇進千代田城，所以要騎何屋捐獻。」

「好，快把他委託人叫來。」

「是，人就在茶屋前面。」

進來的是個二十七、八歲的男子，那張蒼白的臉孔完全顯示出終日在光線不良的店裏撥算盤迎接客人的生活。

「小的是騎何屋的掌櫃藤七，此次敝店遭受壞人恐嚇，懇請大爺爲我們消災解危。」

「你還年輕嘛？是大掌櫃喲？」

「不是的，大掌櫃忙店裏的事，小的專門負

譯註一：〔由井正雪〕德川初期的兵學家。在江戶傳播兵學，門人有五千，主謀推翻德川幕府，事前敗跡，自刎。一六〇五～一六五一。

責主人身邊一切事情……」

看來藤七照料中風的老人，久而久之權力高過大掌櫃。

「恐嚇信的內容是要你們捐獻顚覆天下的活動費嗎？」

「是的，第一次寫來是上個月初，我們以爲是有人惡作劇，置之不理，但是對方每十天一定寫一封信來，我們才發覺嚴重，而前天那封信指明五天內要來收取，要我們在老人的房間準備一個千兩箱……」

「對方不叫你們送到某地方，而指定要在老人的房間？」

「是的，我們也覺得很奇怪……我們之所以擔心就是爲了這一點，敢預告時間的賊一定大有來歷。我們主人彌八家財萬貫，豈可輕易接受恐嚇，否則以後怎麼辦？我到過衙門報案，請求保護，但衙門的人根本不相信，所以我們才想到大名鼎鼎的您，我們主人表示假如您能抓到那個賊，他願意出一百兩，否則他分文不付。所以我先找金八哥商量……經過情形就是這樣。」

「我接受。」狂四郎慨然承諾。

三

隔天黃昏，狂四郎漫步前往佃町。

他走經店面氣派的騎何屋，轉進房邊的小巷，繞到後門。

狂四郎走進寬約二十坪的大厨房，要女中傳叫番頭藤七。藤七隨即趕來，狂四郎說道：

「帶我到處走走看看。」

藤七走前面，邊走邊一一詳細說明。

「最先這裏是吉原松葉樓的假宅，所以蓋得很簡陋。」

所謂假宅是每當吉原失火燒毀時，在幕府指定的臨時營業地所建立的妓院。所以搭建簡陋，彌八必定以極低的報廉價購進的。

經藤七這一說，狂四郎才發現這全院的小房

間特多，走廊迂迴曲折，隨處有厠所。

主人彌八的寢所，以廻廊與主屋相連，前面有個極小的院子，南面與東面各有倉庫堵住，西邊則有高牆與隣家隔開。從小院子通往主屋的木門則已上鎖。

「如能守住這廻廊，廂房絕對安全。」藤七說着，請狂四郎走下院子。廂房的紙門是開的，可窺見一名蓄長鬚的老人倚着墊高的蒲團，一副狼狽的樣子。

「老爺最近不喜歡見外人……」藤七爲他未能引見而道歉，說罷又用手指着細聲說：「老爺背後擺一個千兩箱，但是爲了萬一起見，裏面裝的是石頭，只在表面舖一層金幣。」

狂四郎不答腔，從芭蕉後緊注視着彌八。雖有紙門遮着，但依稀可判斷出正有一名女子爲彌八按摩，彌八似乎很不滿意，揮着他那一隻能動的手，很不耐煩的命令這命令那。狂四郎從其性格畢露的表情中看出彌八雖殘廢，但腦筋依舊正常。

「那女子是誰？」

「養女八重。」

「能够自由出入廂房的人只有你跟那女子嗎？」

「是的。」

回到主屋，大掌櫃以下十數名傭人，藤七一一爲狂四郎介紹，狂四郎以其敏銳至極的神經確定了其中並無可疑人物。

至於養女八重，狂四郎也在晚餐席上見到了，她是未出二十的內向女子。她那似乎多年未見陽光的蒼白皮膚顯露出其命運上的寂寞。

狂四郎負責守在廻廊入口的小房間，廻廊直達廂房。藤七的款待週到，酒及菜肴將從高級料亭「平清」送來。

第一晚平安度過。

但是狂四郎却有一項小發現。

大約三更左右，疲憊不堪從廂房出來的養女

八重，回房換妥寢衣，正要熄燈時，狂四郎不聲不響潛進她的閨房。

狂四郎用手掩其口，說：「看我的眼睛，然後我才放手。」

八重是個單純的女孩子，何況狂四郎的態度也具有令人無法拒絕的魔力。

狂四郎等八重的眼神逐漸消失懼色，變成一種迷惘的眼色時，才問道：

「最近廊上一定有陌生的可疑人物來過。告訴我那是什麼樣的人？」

八重稍微搖頭。

「沒有嗎？」

八重點頭。

「有沒有武士來過？」

「有一個來過。」

「嗯？」

「藤七請來當保鏢的。」

「浪人嗎？」

「是。」

「對方拒絕呢？還是你們拒絕？」

「我們這邊拒絕。」

「什麼樣的人呢？」

「衣服很隨便……好像名叫村井源十郎。」

「村井源十郎？」狂四郎偏着頭，覺得耳熟。

回到自己的房間之後，他想起來是在說書場時，那些聽衆在閒談中有人提起這個浪人的名字：有人每天在家貼傘，而其妻最近花費頗濶綽。

倘若村井源十郎受雇爲騎何屋的保鏢，因而濶綽還情有可原。但他被拒絕而財力寬裕，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狂四郎想了一會，自言自語道：「這恐怕要丟骰子才能知道了。」

四

慘劇發生於第二夜，接近拂曉的五更。

在那酷寒寂靜得似乎用針一刺也會龜裂的夜氣中，突然傳出一聲宛如野獸被壓扁的怪異慘叫。

狂四郎像一陣旋風奔過迴廊，可能未出幾秒。

彌八全身鮮血淋漓地俯在廂房的床上。小燈被推倒，一扇房門半開。

狂四郎一瞥死者背部的刀傷，明白兇手本領絕佳。

此時——。

主屋響起叫喊：「抓兇手！」

狂四郎正想轉身時，當下有個預感閃過腦子，他的嘴角掛着冷笑。

「兇手！」

「狂四郎！快來！」

「兇手在這邊！」

狂四郎冷冷聽着陣陣呼叫他的喊聲及物件倒地的巨響。狂四郎走近彌八的屍體，伸手將他翻成仰向。

掌櫃藤七全不像店家的夥計，手抓木棍，追趕蒙面的武士。

武士輕易地挾着千兩箱，手提白幌幌的劍奔過走廊，大掌櫃在轉角探出驚恐的臉，武士吼叫：「找死！」舉起劍。

大掌櫃驚得跌坐在地，武士奔過他身邊，而緊追不捨的藤七罵大掌櫃：「沒有用的東西！」並高呼着：「狂四郎！快來！」

武士即將奔抵店舖時，突然轉身。「不要命嗎？」對着藤七揮出威嚇的一刀，利用藤七後退時，踏進庭院。

「狂四郎！兇手逃走了！」藤七望着武士躍上庭院北隅的石燈籠，竭聲喊着狂四郎。但狂四郎終未現身。

武士隨即攀越高牆逃逸。

狂四郎出來是藤七集合店中所有人、責罵衆人時。

狂四郎正想轉身，一個預感閃過腦際，嘴角不由拘起冷笑。

藤七的憤怒隨即朝向狂四郎。

「狂四郎，你還算劍客嗎？主人被殺，兇手揚長而去，你至少也要出來追呀！」

「我想大概追不上。」

「這還算理由嗎？只要立刻出來追，一定追得上！原來你只具虛名，其實是這麼膽小！」

「實在很慚愧！」狂四郎表情極爲滑稽，在大掌櫃旁邊坐下，交叉雙臂。

藤七繼續斥責衆人，才說：「茂一，你快去衙門報案。」

這時狂四郎阻止說：「要報案的話，稍等一會再報。」

「什麼？你是什麼意思？狂四郎！」

藤七狠狠瞪着狂四郎。

「不必等很久，頂多半個時辰……」

「爲……爲什麼？」

「等一下就知道了。」狂四郎故作神秘，不願多理藤七。

其實不須半個時辰。

店外響起巨大的敲門聲，小僮急忙開門，闖進來的人原來是金八。

「嘿，對不起，害您久等了，我已從村井源十郎取回千兩箱。」金八神氣地把千兩箱擺在藤七面前。

藤七的表情一轉。那必定是因爲驚愕，但奇怪的是反而變爲近乎無表情的沉着之色。

狂四郎緩緩起身。「藤七，戲應該結束了。」

利時，藤七全身洋溢出殺氣，但狂四郎却面帶微笑。「他是我的乾弟，他很辛苦的在牆外守了二夜，總算沒有白費。村井源十郎被你追趕攀牆出去時，金八就緊跟在他後面。金八的本行是扒手，這對他竊取千兩箱實在大有助益……」狂四郎說罷，舉脚踢翻千兩箱，箱內是空的。

「姓眠的，你什麼時候看穿我不是掌櫃？」藤七用非常鎭定的聲音問，他反手覆手之間變得

令人不敢相信他便是剛才那滿臉怒容責罵衆人的人。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藤七兄，不管你怎麼裝也休想瞞過我眠狂四郎。可是那時我當你是備前屋的人。直到昨晚我從八重口中打聽出你曾帶一個貼傘的浪人村井源十郎來過，我才另作判斷，備前屋不會雇用那種瘦浪人。……要我說出你的底細嗎？你是若年寄林肥後守手下的密探，不錯吧？」

「完全正確！」

「你奉命前來取得騎何屋龐大的財產，就是說幕府派遣小偸出來活動，所以你就滲透進來籌劃謀害彌八的計謀。最後你又加進雇用時下名氣最噪的眠狂四郎當保鏢，並且證明我根本當不起保鏢，讓世人恥笑我；好厲害，眞是一箭雙鵰。……我明白密謀要殺害彌八的人其實就是你，彌八也不是好人，死有餘辜，所以就不阻擋你。你殺死彌八，帶着空的千兩箱，弄離小院子。我聽見的慘叫聲其實是你裝出來的。因此你逃到主屋快過我趕到廂房。你把千兩箱跟血刀交給預先埋伏的村井源十郎，接着你們開始演戲。所以你再怎麼叫我，我並無出來的必要。就是我出來的話，你也不會讓我逮住村井源十郎。」

「到院子！姓眠的！」

「用不着你叫！」

在那逐漸破曉的院子，狂四郎的長劍經漫長窒息的沉默之後，開始緩緩旋轉。

這名密探也是不須狂四郎畫完完整的圓月的對手。

第十五章　切腹殉情

一

季節流轉，又是暑月。

江戶的繪本上寫道：

「炎官當政，火傘高張之月，謂水無月；斯月雨少，苦旱，故名之。由是觀之，古人苦熱之吟，亦不少矣，專事避暑之計。然天王祭、山王祭人們之不畏炎熱，實應稱江戶人之威勢也。」

就在這天王祭，山王祭甫結束的某一夜——。

夜已闌，街上人影絕跡，空廻寂靜得令人懷疑道旁兩側的商家竟有那麼高，街道有那麼寬嘛？

當時江戶市中夜半過後，據說有四害，第一是武士的街斬，第二偸竊的宵小，第三醉漢，第四狂吠的狗……。

就在犬吠大作，響徹寂寞的夜空時，大街上出現一道人影。

是旅裝的武士。透着幽明的月光，亦可看出他風塵僕僕，滿臉倦容的樣子。有一條大白狗看他模樣可疑，繞着他的前後猛吠。

「噓！」

武士不耐煩的趕牠幾次，但那條狗的吠叫實在執拗得近乎瘋狂，武士顯得有點啼笑皆非。而當遠遠近近有數條狗應和那條白狗開始吠叫時，武士終於光火了。

「難道這是歡迎「年才回來的小堀藤之進！」

武士的左手抓住刀柄——狗感受到殺氣，變得更猖狂，吠得更兇。

剎時，白光閃動，狗頭凌空飛了數尺。拭淨刀身，納入腰間，武士低聲喃喃自嘲的獨語，這時他抬頭望見這條大街上還有一家酒舖亮着燈光，於是信步朝前走去。

雖然繩暖簾已放下，店前的燈籠已熄，但可看出仍有流連未歸的客人。

他拉開紙門，而倚在櫃臺手支下顎的女侍，說道：「啊！……對不起……打烊了……。」女侍仍支着下顎，睡眼惺忪，搖着頭說道。看來是相當醉了。在這種低級的酒肆，算是相當有姿色的酌婦了。

藤之進掃了一眼女侍前面長椅上躺着的黑衣浪人，才說：「冷酒也可以。」

「對不起……酒樽裏面連一滴酒也沒有了。」女侍似乎很是浪蕩的女人，懶散地翹着二郎腿，敞露着雪白的大腿，隱約可見褻褲。

這時，那名躺着的人說道：「小仙，不得怠慢客人。」

藤之進反射地轉過頭，定定望着那人的側臉。

——眠狂四郎！

「哼！什麼不要對客人怠慢……你對我才怠慢呢！枉費我對你一番好意，你就是想到才來，玩過就算了……你這個人太沒良心了……」小仙不避諱藤之進，投入狂四郎懷裏。

狂四郎將她推開，起身，走進裏面，響起一陣陶瓷聲，不久帶一壺酒出來。

他默默把酒放在藤之進面，轉身回原位。

「閣下是眠狂四郎吧？」

狂四郎轉身問說：「你呢？」

「幕府庭番，小堀藤之進。去年春天監視過你。」

「難得密探還報名，給你那壺酒總不算白費。」狂四郎微笑，隔着櫃臺，坐在酒甕上。

「唉呀！可不要把我忘了！」小仙大叫。

「妳嗎？隨便妳要在這裏打瞌睡，或先進去

睡。」

「你這個薄情郎！負心漢！西瓜切開裏面還是紅的，你這個人切開來，連一滴血也沒有，沒心肝的……」

二

這是奇異的對酌。

如要說在這半個多時辰，兩個人談了什麼話呢？只有兩句：

「好靜呀？」

「嗯，不錯！」

小仙早先進已內房休息。

但當更伕報「三更」的梆聲響過店前時，藤之進開口打破沉默。

「眠大爺，請問您知道切腹的方法嗎？」

「切腹？」狂四郎驚奇地注視着藤之進嚴肅緊繃的臉孔。「有知道的必要嗎？」

「不錯，像我幹這種密探工作的人確實用不着正式的切腹……但是我大致上也該懂得何謂武士。」他那故意壓低的聲音，反而顯露出心中的苦惱之深。

狂四郎稍想過之後，才表示甚久以前看過「道金流介錯聞書」，以下是狂四郎的敍述：

切腹的服飾穿時服，但上、下一律白色，腰帶也白色。不必佩刀，介錯人可由切腹人指定。

切腹的場地，若是正式的，必須另外搭建。丈二四方立起木柱，屋頂用木板，先在地上撒一層白沙，舖白緣的榻榻米，上面加四尺四方的藍布。

切腹人就座，介錯人捧一杯水給他，接着僧侶施以臨終的教化。完畢之後，差役準備一個盤子，上面擺切腹用的短刀，刀尖對着切腹人向右，刀刃向內。

短刀無鍔有柄，大約一半出鞘，用二張厚杉紙捲着。

介錯人跪在切腹人左後方四尺，翹起腳尖。

當檢官出聲道：「介錯，靜靜……」時，介錯人雙手按榻榻米，行無言的注目禮。而當短刀放在切腹人面前時，介錯人則緩緩拔劍，立起左膝，右脚仍跪着。

切腹人接受短刀，雙手握着刺入左側腹。

此時立起身的介錯人，踩出右脚，將自己的右脚尖與切腹人的左耳朵當做有如一道無形的曲尺，而高舉起長劍。

切腹人由左側腹切到右側時，介錯人便朝其後頭砍下。必須是由上往下，不得橫斬，而且必須留下一層頸皮，卽所謂「抱首」，讓切腹人隱下自己的頭顱，向前倒下。

倘若介錯人不留一層頸皮的話，首級便要飛到六、七尺前方。

接着介錯人把劍擱下，拔出短刀，反拿着割下首級，從懷中取出二十張折成三角形的白紙，放在右手掌，左手抓住首級的頭髮，將之提起，讓切口接觸白紙，給檢官查驗。

驗畢，屍體用柄杓的柄接繫首級，以被單包裹，裝桶。

小堀藤之進始終稍俯着頭傾聽，狂四郎說明完畢，他低聲道聲謝謝，聲音中帶着幾分驚懼。

——看來好像給死神附身了。

狂四郎縐着眉，但什麼也沒說。

藤之進喝光最後一杯酒，起身說聲：「打擾了」，便像影子一般走出深夜的街上。

狂四郎心不在焉地望着藤之進留在柏上顯得過多的酒錢，坐了一會才喃喃苦笑說：

「嗯！……應該換我來跟踪他了。」

三

遠遠響起鐘聲，是黎明的卯時。

大川的河面，大概魚兒隨着潮水一齊來吧！不時傳來魚躍出水面的聲響。濃霧掩蔽視界。一天開始之前的短暫寂靜，除了充滿魚躍離江面的聲響之外，其他一切都顯得靜悄悄，靜得讓人緊

張。

天空的水鳥似乎從雲中湧現似的，緩緩飛着。

從一道直通大川的溝渠，響起槳聲，划出一艘獨木舟。划船的人是小堀藤之進。

右側是宏壯的大官邸，河水拍打着石垣。

這宅院三年前仍屬本丸老中水野忠成，後來水野又在河的對岸蓋起較之水戶侯邸的後樂園或紀州侯邸的赤坂西苑毫不遜色的豪華別邸，於是將這舊宅讓給若年寄林肥後守。

據說昔時「楠正成」聽說此條高時九獻九種的豪奢，而斷言鎌倉幕府之必亡……。但是倘若觀看林肥後守的官邸前面晝夜贈賄之徒之多，雖不是如楠正成一般之賢者，亦可預測幕府氣數之不久？末罷！

權門之徒暫時絕跡只限於這黎明前的短暫時刻，如此描述並非過言。

藤之進故意選在這時刻，把獨木舟靠在石牆下，石牆上面尙有高高的「海鼠塀」。

藤之進自懷中取出附有掛鈎的繩索，投向石牆對面的松樹。

身爲密探的藤之進要不聲不響地攀過這圍牆，眞是不用吹灰之力，況且他對邸內的情形，又瞭如指掌。所謂「庭番」，以前是在江戶城大奧與中奧之間的「御籠臺下」，一邊手執掃把，接受密命，但現在則在若年寄的邸內，接受任務。

身手矯健地躍抵庭內的藤之進，穿過樹縫，不走小徑，遠遠繞過池畔，走向寢所。若是普通的差吏，應先向值班房通報，但密探可直接晉見若年寄。

藤之進蹲在楓樹下，對着板門投出三顆小石。那是密探的暗號。

板門開了，老女中望着他這邊。藤之進走到楓樹前，平伏，舉起左手。過了一會，若年寄身穿寢衣，出現在簷下。藤之進前進到距若年寄約丈餘，而當他抬頭時，不知爲何，林肥後守却扳

起面孔。

「小堀藤之進爲了一項願望，回來參謁老爺。」

「放肆！」肥後守極爲不屑地罵道。「身爲庭番居然把密函丟掉！如此失職，竟然活到今天！」

「卑職知道該死，但這半年來，卑職不眠不休地搜索……」

「不許抗辯！」

「是……」

二年前，幕府派遣一名密探前往備前，進行顚覆某小藩的任務，而小堀藤之進則奉派前往接應密函。該小藩開墾廣大的鹽田，財政相當富裕。幕府爲了應付國庫的短缺，擬檢舉該小藩利用瀨戶內海的海賊，對外轉鹽，以便加以撤藩，將鹽田收歸幕府。

但藤之進却在歸途將那機密的文件失落了。更糟的是那名負責偵察的密探，把密函交予藤之進時，卽重病臥榻，藤之進出發返江戶數日後，便去逝了。

爲了尋回那沒有副本的密函，藤之進這半年來不知何等的苦惱、焦躁、絕望、狂奔呢！

「卑職的願望不是別的，就是請您讓卑職正式切腹……」

「閉嘴！難道你忘了你的職務嗎？該了斷生命的時候，不可讓人知道，這是戒條呀！你爲何沒去找一處偏僻的地方自盡呢？……假如你按着戒條了斷，幕府早有念在小堀家是三河以來的旗本，打算提拔你弟弟繼承小堀家。」

「求求您開恩，讓卑職正式切腹……」

「不行！快退下！」

經這一喝，藤之進突然高高抬起頭。

「既然如此，那在下請問，雖然在下遺失密函，但上個月幕府已裁定濱田藩的罪狀，撤藩一事業已定案，這到底怎麼一回事呢？難道有人將在下遺失的密函送交給您？」

實在奇怪。若年寄早已取回密函。藤之進忍辱回江戶，就是爲了解開這疑問。

「你太放肆了！難道你把密函遺失，我就要眼睜睜看着計劃砸掉嗎？眞是放肆至極，如今竟敢來問我用什麼方法找回?!……」

四

藤之進茫然望着板門砰然關上，但仍坐在原地不動。

——我活到今天，並非貪生怕死，這半年來，忍辱負重，就是爲了找回密函。當我聽說幕府已收到密函時，我驚訝萬分，連忙趕回來，家也沒回去，妻子也沒見，便直趨此地；挨人斥責，再怎麼斥責都無所謂，但爲何不讓我正式切腹呢？難道我不是直參？小堀家三百年的忠誠居然抵不過我一時的小疏忽，非得像乞丐一般死得不明不白？

——好！就在這裏切腹！

如此想時，藤之進那敏銳的神經突然感受到殺氣，於是回過頭。

五名武士踩着含露的青草，徐徐朝他走來。各個都是藤之進熟識的本領高强的庭番。

他們默默形成一個半圓，包圍藤之進。

「要殺我嗎？」

「這是命令。」一人無表情答說。

「呸！你們休想殺我！」藤之進奮然立起身，五個人則一齊拔刀。

正當這關頭——。

「不錯，小堀，不能被殺！」聲音傳自頗近的距離。

眼狂四郎從五輪塔後面。信步踱了出來。「你先走，跟朋友廝殺，恐怕很不是滋味。這裏交給我應付。……依我看來，有人用計要消滅你，你不妨先查個水落石出，然後切腹還不遲。至於查訪，我也可以幫忙。……明晚在那家酒舖見面。酌婦雖然好纏人，但酒確實不壞。先走吧！明

晚我們一定有話可談的。」

狂四郎拔劍，他那劍尖點地的架勢，銳氣四溢，使得五名殺手無暇去追逃逸的藤之進。

「我有幾句不中聽的話奉勸諸位，小堀藤之進似乎被當做若年寄個人私欲的犧牲品。換句話說，你們稍有不慎，就會步上小堀藤之進相同的悲劇，爲這奸佞無情的主人效勞是何等的不值得呢？倘若你們知道反省，爲時還不算晚。」

「你是眠狂四郎吧！」

「倘若覺得我這個無賴漢的話還有幾分道理的話，不妨把劍收下吧！」

「閉嘴！我們聽說過你那僭上的邪劍，我們瞧不起你的人品！」

「好吧！伏屍在我的邪劍下，更令人瞧不起！」狂四郎吃吃笑着，無想正宗以正面敵人那青眼的劍尖做爲中點，開始緩緩畫起圓月。

「唷！」

配合巨吼，搏下大氣的大刀，憂然停止於水平的剎那，狂四郎業已橫掃其腰胴，人則正對下一名敵人，採取原先的下段架勢。

他那身體與劍的一擊，實非常人的肉眼所能看得仔細。

第二個敵人懾於狂四郎那太過驚人的快斬，出自恐懼本能地後退半步；下一剎那，只徒然舞着劍，不明不白的挨了一刀，而當他癱瘓倒下時，狂四郎已迅速地對着第三個獵物，預告他那圓月殺法的地獄行。

右側的殺手使出猛獸的跳躍，放出紫電——將第三個敵人施以定身法的無想正宗，則揮出如一瀉之水流底白閃，掃中猛獸的頸部，引發赤紅的飛沫。

——好機會！

相信這一秒中幾十分之一的直覺，第三個殺手他那暴張的眼球及嘴巴充滿着兇殘的鬪魂，發動起一記虎虎生風的攻擊。但其眼球及嘴巴隨即因苦痛而扭歪。

同時——狂四郎業已擺出半身的架勢，對着最後僅剩的敵人投以妖氣煌煌的視線。

五

三天後，降着小雨的黃昏——。

狂四郎在隅田川畔的茶屋「東屋」，等候扒手金八前來會他。

未隔多久，店前響起金八的聲音。他照例先戲弄一會茶女，始入內進雅房。

「大哥，查出來了。」

「辛苦你了。」

狂四郎斬伏五名庭番的翌夜，於先前的酒肆會見小堀藤之進，詢問有關失落密函時的詳細情況。藤之進表示他發覺遺失是在三島，而前一晚他避過沼津，在千本松原過夜時，確實查證過仍在懷中。

密函是在沼津至三島這一里半的路上遺失的，藤之進完全想不起有被扒的印象。

狂四郎翌晨傳叫金八，命他調查好手濟濟的扒竊集團「黑天結連」。

金八隨即查出「黑天結連」的頭目二年前遭「久離御帳外」（驅逐出江戶，不得回來的處分），現居沼津，於是金八連忙前往打探。

「黑天結連的老大透露他半年前的確摸過庭番小堀藤之進的懷中。」

「你有沒問他誰委託的？」

「難道大哥以爲我那麼糊塗嗎？說來你可能不相信，委託黑天結連老大的人是林肥後守的佣人。」

「嗯！」狂四郎不禁露出得意的笑容。

令人意外的，林肥後守竟雇請扒手從小堀藤之進身上竊取密函。

「好！金八你辦得很好，其實我也早有預感。……既然如此，要揭開謎底，比什麼都來得簡單了。」

六

在觀世音節這一天，別說街坊的庶民慶祝，就連江戶城各大官邸也都重視這個節日，在庭園裝飾起觀世音像，大肆慶祝，這是多年來的習俗。

而當熱鬧氣氛大致告一段落，執事的僕役把廊下的火把一盞盞地弄熄之後，整座偌大的宅院便又恢復往昔的靜肅。

內院的寢所，在淺黃的蚊帳內，林肥後守與愛妾八重正在嬉戲。

八重敞開寢衣，露出小腿、膝蓋、大腿，甚至連漆黑的恥毛也隱約暴露着，她纏着肥後守，在肥後守執拗的愛撫下，故意發出淫叫聲或笑聲。她是個標緻的女人，又有着雪白的肌膚，眼角嘴角帶着一種痴呆的淫蕩色彩，予人不潔的印象。但對於肥後守，說不定這是一種魅力……。

「呼呼呼呼，八重，我看你在未嫁藤之進之前，經歷過好幾個男人吧！」

「你老是這樣懷疑人家……。好了，今晚早點休息吧！」

八重耍拗，背轉身子，而肥後守的五指則有如昆蟲的觸手一般爬進女人那兩片圓渾渾突起的臀部之間……。

突然外面有燈光閃動，一條巨大的黑影投射到蚊帳內。

「誰？」

肥後守仰起身子，掀開蚊帳，想伸手去取刀架上的劍，但黑影則早他一步，快似一陣風，擋在前面。

「喔！藤之進！」

肥後守吃驚地往後縮，而八重則發出尖叫，緊偎着肥後守。

「八重！姦婦！」

假如世上有幽鬼的話，那麼藤之進現在就是那種模樣。

八重原來是藤之進的妻子，肥後守爲了得到八重，才從藤之進身上奪取密函。

藤之進右手拔出劍，八重竭聲呼救。

廊下有着雜沓的脚步聲，但却無人闖入寢所。

因爲廊下有着眠狂四郎爲藤之進把關，抵擋携帶兵器的守衛。

「無賴浪人眠狂四郎協助小堀藤之進懲治不貞的妻子，如有人反抗，一律格殺！」

經狂四郎這麼宣告，衆人都被他那凜然洪亮的聲音震懾得四肢乏力，裹足不前。

這些守衛日前才見識過狂四郎擊殺五名武藝高强的庭番。

不久，八重響過臨終的慘叫後，狂四郎才闖入寢所，心頭不禁一顫。

在俯伏於血泊中的妻子前面，藤之進用短刀深深刺進自己的左腹。

肥後守蜷縮在牆角，大致已虛脫。

「小堀，何必這麼急呢！」

藤之進稍搖頭，說道：「請幫我介錯！」

「好！」狂四郎抽出無想正宗，吆喝道：「喂！肥後守！好好看着，在腐敗至極的數萬旗本當中，眞正具有武士魂的人死得多漂亮！」

刀光一閃！

中規中矩的介錯，藤之進的首級留下一層頸皮，垂在胸前。

第十六章　少女武士

一

一啊！全世界最高
富士山跟米價
嘿！嘿！大概是吧！
二啊！情侶躺在小房間
留人的雨
嘿！嘿！大概是吧！
三啊！好看的紀伊國密柑
色香味俱全
嘿！嘿！大概是吧！

醉酒的僕役在二樓的走廊發酒顛，唱着俚俗的歌謠，配合粗啞的大嗓子，加上手舞足蹈，顯得滑稽逗笑。

送酒菜的女侍都笑着擦身而過。

此地是深川的酒樓「岡場所」，名聞遐邇的所謂「巽七場所」之一，生意鼎盛，整日絃歌之聲不絕。

這名僕役必定少有機會上這種一流的場所，樂昏了頭，女侍經過他身邊，他便伸手拍打女侍的屁股，而且滿嘴葷話。

最後他到洗手間，拿擦手的毛巾戴在頭上，改唱叫花子乞食的歌調，高聲挖苦幕府當權的要人。

「放肆！」盡頭的廂房，一名武士拉開紙門，探出頭。「明知我們是本丸御老中羽州侯的家臣，故意要挑釁嗎？」

經這麼一喝，僕役連忙扒在走廊，連連瞌頭：「不敢，不敢……酒喝多了，一時失言……請大爺原諒，原諒……」

「道歉就能了事嗎？」抓着劍出來的武士，

迎面狠狠踢了僕役一腳。

僕役被踢得人仰馬翻，血流滿面。

「今天非給你一點教訓不可！」

武士手按刀柄，僕役連忙在地上翻了幾圈，連爬帶滾想逃命。

「想逃！」武士一刀砍在僕役的背部。

四濺的鮮血及慘叫，女侍們的尖叫，頓時酒樓一片混亂。

「喂！過來收拾屍體！」

拭淨刀身，收劍入鞘的武士對着遠遠聚在一堆的女侍們吆喝時，又有一名年輕武士慌慌張張奔來，他撥開女侍，跑近僕役。

「忠助！」武士扶起僕役，但人已斷氣。

「你是主人嗎？你這個僕役說話沒分寸，才出刀殺他。我是御老中水野出羽守的老臣土方縫殿助的長子伴五。」

被對方威嚇式地通報姓名，年輕武士那鐵青的臉孔微微痙攣着。

土方縫殿助乃是水野忠成手下的第一寵臣，如有意結納水野忠成的人，首先必須跟土方打好交道。據傳其威風更在主人水野之上。

這名武士既是土方縫殿助之子，那雙方的懸殊眞太大了。

「你呢？」

「堀田攝津守的家臣奧津知太郎。」年輕武士只好通報姓名。

「攝津守？」土方伴五回頭望着站在背後的兩名同伴。

「大概是下野佐野一萬六千石吧！外面有一陣子謠傳他窮得挖祖先的墳墓，找六道錢呢！」其中一人嘲笑道。

「什麼！」主君被人嘲罵，奧津知太郎也懊惱了。

「不高興？」伴五拔出剛殺過人的劍。

劍尖指到面前，知太郎後退半步。

他一度咬緊牙關，想隱忍。但伴五却不饒

人。

「拔劍，不敢的話，你是懦夫！」伴五郎吆喝着，舉劍上段。

知太郎的血氣終於衝破忍耐的極限，心想對方仗着奸佞的權勢壓人，右手則似無意識的按在刀柄。伴五則間不容髮地怪叫出刀。

知太郎閃開，順勢拔劍掃中對方的腰。

「唔！唔！唔！」伴五呻吟着，踉蹌後退，倚在紙門。

「大膽！」兩名同伴一齊拔劍。

——絕不能被殺！

知太郎熱血沸騰，鬪志高昂，喊道：「來！」

「別吼！」其中一人看出知太郎非他之敵，臉上泛起冷笑，徐徐自青眼移至上段，即將攻擊時，却「唔！」了一聲，長劍脫手掉下，用左手按着右手腕。

原來被飛來的茶碗擊中。走廊轉角有一間小廂房，紙門只開一道細縫，茶碗即從那細縫飛出。

拉開紙門出來的人是眠狂四郎。

他慢步走近，對知太郎說道：「你先走吧！這裏我替你收拾。」

「浪人！別多管閒事！」叫喊的人是架着劍的第三個敵人。

「我看你快過去照顧土方伴五吧！」

「找死！」迎面給狂四郎一刀，但狂四郎輕易地反拿其手腕子，加以反扭，使其刀掉落地面。「救人要緊，傻瓜！」狂四郎將其刀踢到中庭，便拉住知太郎的袖子下樓。

「你叫知太郎吧！今天的事如被貴主公知道，說不定會命你切腹。小藩勢單力薄，只好用你的首級向土方家謝罪。但是我告訴你，絕對不要切腹。你們這邊已經賠一條人命了，俗語說吵架兩邊罰。假如土方前來談判的話，你可以提議等土方家的兒子傷好後，重新來一次正式的決鬪。

假如貴藩不敢這麼做的話，你也用不着犧牲寶貴的生命。」

「……」

「好嗎？千萬不要切腹。」狂四郎的腦海中還清楚的印着上個月在林肥後守面前斬殺不貞的妻子並切腹自殺的密探小堀藤之進的慘狀。「懂嗎？我再吩咐一遍，千萬不要切腹！不得已時，找機會逃亡。有必要的話，你可以到兩國茶屋的東廂找我眠狂四郎。」

狂四郎如此關懷素不相識的人，實在是一樁頂稀罕的新鮮事。

難道是因爲奧津知太郎的臉形有點像那位不幸的密探嗎？

二

「知太郎……」門外響起妙珍的聲音。

知太郎臨案，攤開着漢籍，當然一個字也看不下。

自從在深川的酒樓鬧禍以來，已過了三天。當晚他歸宅後，即將全盤經過稟告父親，這三天在家閉門思過，未曾出家門一步。其父也從未傳叫他，所以，故事熊演變如何，他一概不知。

妙珍輕輕拉開房門，並未入內，伏在門外說道：「參叫您。」

——來了！

知太郎忍下輕微的戰慄，立起身。

妙珍低着頭，白晰的臉孔透着不安與憔悴。

這三天來她從未向知太郎或父親問起此事——不，這正表示她所受的不安很大，她已經失眠兩夜了。

妙珍是知太郎的未婚妻，三年前位職騎兵的父親逝世後，她前來江戶，在西丸大奧任職，大約一個月前才來奧津家。在這佳期將屆的前夕，映在妙珍眼裏的一切都是那麼美好……。

知太郎望着楚楚動人的妙珍，感到陣陣心疼。這姑娘一定天天屈指在數着把她那「高島髮」

改梳「丸髷」的日子。

一切都怪他涉足不良場所，才把他倆的世界化成一片漆黑。

「妙珍！」

「是。」

往下看的眸子與往上看的眸子相接了。眼神訴說一切，不用再開口。

知太郎極力克制想緊擁妙珍的衝動，快步走經她身邊，朝父親的房間走去。背後妙珍的視線則讓他感到隱隱作痛……。

其父信左衛門站在簷下，眺望小庭。他的唯一樂趣是整理庭園，這小庭經他整理得別具一格，非同凡響。乍看似乎隨便擺置的燈籠及石凳，其實都是花費相當苦心，而砂上的波紋及石組的優雅，則保持着令人忘俗的靜寂。

知太郎就座，信左衛門仍未轉身。

過了一會，他才緩緩旋踵，走入客廳，慈祥地望着兒子。

「知太郎，下定決心了嗎？」

「……是。」

「土方家提出要求，要你的首級。殿下主張駁回，但我準備接受。」

「……」

「說不定你會覺得不服氣，但冷靜想想，反駁土方家的要求，將帶給主公何等可怕的災禍呢？做爲臣下焉能不接受？你生長在食祿的武士家，也眞是不幸。我的做法並不符合武士道，我也相信你的行爲是知廉恥、重榮譽。但在這干戈平息的時代，處斷未必能公正——這是泰平之世的常理，武士不能論氣慨。」信左衛門邊說着，不知不覺的，視線已越過知太郎的頭頂，盯着虛空。

知太郎三歲時喪母，爾來信左衛門未再續絃，一心一意撫養兒子長大成人。

現在信左衛門的腦海浮起過去的種種回憶。世間的斷腸事，指的便是現在這情形了。

「參，土方伴五是否有救？」

「問這個幹什麼？」

「如果他還活着，等他痊癒後，再一次正式的決鬪！」

「放肆！」信左衛門斥喝。「難道我的話你還聽不懂？只要有一點點提出決鬪的可能，我何必忍受此等屈辱？」

「……」

「假如不是考慮禍延主家，我就是變成惡鬼羅刹，也要護着你。正因爲不能這麼做，我才痛心疾首，到現在你還不明白嗎？」

父親悲痛的語氣使得知太郎如利錐挖心，他咬緊牙關，忍下滴淚。

三

妙珍人躺在床上，却在漆黑中睜着眼睛。

——怎麼辦呢？

妙珍到現在只知道知太郎犯了什麼嚴重的差錯，她當然也想到知太郎會不會被命令切腹。

最初幾天，當這念頭閃過腦際時，她實在絕望得全身都僵冷了。但經過三天的現在，她的心却很不可思議的鎭定了。

因爲她已下定決心，到時候她頂多自行了斷就是了。

此時有一陣輕微的脚步聲自遠而近，停在她的房前，妙珍不禁緊張起來。

「妙珍。」是信左衛門的聲音。「對不起，請妳換好衣服後，到我房裏來一下。」

「是……」

妙珍倉惶地來到信左衛門的房間，信左衛門端坐在書桌前。

「妙珍，知太郎離家出走了。」信左衛門背向妙珍說道。

妙珍木訥地睜着大眼睛。

「知太郎年紀輕輕，難怪他不願切腹。既然他離家了，我才覺得或許這樣才對。」接着信左

衞門才把這次的事件告訴妙珍。

妙珍始終低着頭傾聽，她的內心也逐漸湧起一絲的光明。

——知太郎選擇生路！雖然以後的波折無可逆料，但知太郎這一抉擇的確給妙珍點燃起希望之火。

「妙珍，緊接着我有一件事情要委託妳。」

「是。」

「一項重大的使命，我想與其交待他人去辦，倒不如由純潔的妳去辦，說不定反而能折服對方。但是須要很大的勇氣，因爲這件任務實在很不適合女子去辦。」

「只要是您的吩咐，我都願意去做。」

「萬一失敗的話，也無所謂，因爲我們已經盡了我們所能做的……事情辦完以後，妳可以跟知太郎一起遠走高飛。」信左衞門說完，慈祥地望着妙珍。

四

「大哥，人家美保代說有多愛你，就有多愛你，你怎麼一點也無動於衷？美保代想你，想見你，感情之純眞，連我這種笨頭笨腦的人都看得出來，實在太令人感動；我有生以來現在才知到女人愛上男人是多麼的高貴，比起她的高貴，連富士山都顯得不够看了……大哥，讓我金八拜託你，至少十天，不，一個月，一個月回去看她一次好不好？」

今天金八不再觀察狂四郎的臉色，見面便喋喋不休的說着。

狂四郎仰臥着，雙手交叉在後頭，默默不答。

此刻是「廣小路」催起喧囂的鼓聲，擺地攤的商人開始忙着鋪下草蓆的時分。茶屋前面，納涼客來往頻繁。河面上的涼船來回穿梭，此起彼落的響起船伕招攬客人的聲音。

「大哥，難道我的要求太過份嗎？美保代從沒開口說過要見你，正因這樣……無聲勝有聲！」金八逐漸興奮起來。——管他生氣不生氣？今天一定要把想說的話，痛痛快快說出來。一想到美保代的純情，我就是被殺也在所不惜。

「想見面又不敢說的痛苦，只要大哥是人的話，一定會同情。大哥你不是一樣孤零零一個人嗎？娶美保代當老婆有什麼不好呢？娶下她，你一樣可以到外面闖蕩呀！像你現在不哼一聲的作風，我實在很不服氣。我金八是扒手，也是在外面混的人，像美保代那樣愛一個人，愛到可以不要自己的生命，我想這個世間太少了，幾萬人之中恐怕還找不到一個，那是天上的神佛降生的人，對了，我覺得美保代的頭上眞有一輪佛光呢！」

狂四郎一骨碌起身，金八心頭一顫，連忙閉口。狂四郎對着屏風外說道：「找我嗎？」

金八全未覺察有人，驚問：「誰？」探出頭一看，是一名臉孔蒼白緊張的年輕武士。

他是奧津知太郎。

狂四郎對着入內端坐於前的知太郎投以微笑。

但知太郎三言兩語略述昨晚的經過，狂四郎的表情不禁嚴肅起來。

「令尊大人說這種切腹不符武士道的精神嗎？」

「是的。」

「嗯！令尊是清廉剛直的人！」狂四郎雙臂交叉，沉思了一會，問說：「你有兄弟嗎？」一聽對方答以沒有，便抓着劍起身。說道：「茶屋後面有一所客棧叫武藏屋，你先到那邊等我。」說完望着金八說：「喂！金八，跟我來，我教你世間還有比戀愛更高貴的事情。」

五

天色暗下來之後，妙珍宛如避開人目似的，

小心翼翼地從堀田邸的偏門走出來，後面跟著一名僕役，手持白布包裹的包袱……妙珍快步走在官邸區的小路上，不知何時後面有兩道黑影在跟踪，她却毫不知情。

半個時辰之後，妙珍主從從愛宕拐向幸橋衙門的方向。就在這個時候，那兩名跟踪者之一，快步上前，招呼道：

「對不起，請妳等一下。」

沒有月光，但街角燈籠的微光使得過路行人能彼此分辨對方的臉孔。

「我叫眠狂四郎……」

妙珍一聽，不禁發出細小的驚訝聲。去年初夏，狂四郎在西丸大奧收服假妖怪，身爲女中的妙珍風聞過狂四郎的大名倒不足爲奇。

「既然妳知道我，那就好辦了，妳叫妙珍姑娘嗎？」

「……」

「這位手中提的是奧津信左衞門的首級嗎？」

「……」妙珍驚得無以回答。

「我打聽過堀田家的門房，聽說奧津老爺今晨切腹，方知我的預感不幸猜中了。但由姑娘妳來護送首級，却出乎我的意料。依我看來，妳擔負這件使命未免太艱鉅了。對方可不是好惹的人。……可否讓我代理妳的使命？」

「不行！」妙珍斷然回答。「我必須遵守公公的遺言。」

「妳有把握讓對方妥協嗎？」

「沒有把握。……但是我公公說失敗也無所謂。」

「唉！那奧津老爺死得太不值得了。」

但妙珍不理會，對着隨從使眼色，快步離去。

狂四郎只好掉頭轉回去，金八則靠過來說道：「大哥，讓她這樣去嗎？」

狂四郎的嘴邊掛着苦笑。

土方縫助在豪華的書院接見妙珍，傲然地聽着妙珍做口頭的陳述。妙珍從容敍述完畢，奉上包首級的白包袱，平伏道：

「請土方老爺檢視。」

「蠢才！」土方破口大罵。「做父親的人背負兒子的罪過，切腹自殺，誰會同情呢？武士未犯過只在一個情形下切腹，就是主君逝世時的追腹！況且追腹自殺禁止久矣！逆愛自己的兒子，用死來乞求別人的同情，像什麼話嘛！比乞丐還不如！」

遭土方不堪入耳的罵詈，妙珍昂起慘白如紙的臉孔。

「請土方老爺恕我直言，您要求知太郎切腹豈非也因痛惜令郎因傷殘廢？所以說，愛子之心，爲人父母者皆同。懇求您看在爲人父者爲兒償命的一番親情……」

「閉嘴！」土方厲聲斥責，正想說出更苛薄的罵言時，表情却突然緩和下來，那表情分明是發現妙珍的姿色。「妳剛才說妳是知太郎的未婚妻嗎？」

「是。」

「膽識實在不凡。」

「……」

「我明白了，信左衞門爲何指派妳當使者，好，首級我收下。」

土方的態度逆轉直下，使得妙珍大惑不解。

土方泛起陰險的冷笑。「適合收留妳的廂房，正巧數天前才完工呢！」

妙珍驚得花容失色。

「你看，連一聲不都沒說呢！我看得出來，妳是下定決心來的。好姑娘，我就納妳爲妾。」

土方不待妙珍回答，起身便要出去，當他拉開紙門，剎時呆在原地。

眼前站着眠狂四郎，脚邊躺着應該是臥在房裏的兒子伴五，伴五雙手被反綁，再後面是金八，目光炯炯盯着土方。

「你，你是何人？」

「眠狂四郎。」狂四郎望着驚惶失措的土方說：「孩子吵架居然給大人鬧出這麼大的風波，虧你還是當代的權臣土方老爺。……我是來排解這樁糾紛的，圓滿收場的話，大家都平安；否則的話，我還眞想剝下令郎的首級呢！……你欺壓人慣了，看小姑娘好欺侮，居然想入非非，實在讓人很想出個相同的難題給你，怎麼樣？來個交易如何？不多，一千兩買回令郎的首級，還有再麻煩你立一張契約，今後雙方恩怨扯平，幸甚，幸甚。我們這邊送掉兩條人命，你那邊只不過一個人瘸了腿，再怎麼講，這個交易你是佔便宜的。至於土方家的一千兩，嘿，比我們的十文錢還不值。」

大約二十分鐘後，狂四郎帶着妙珍、金八，及扛着千兩箱的隨從，走經官邸區，來到平民區的日蔭町，狂四郎才停住脚。

「金八，你領妙珍姑娘到武藏屋。」

「遵命！」

「妙珍姑娘，見到知太郎的話，麻煩轉告他，眠狂四郎叫他乾脆別再當武士哪！」

目送三個人離去後，狂四郎才悠悠轉身，泰然自在地朝着一羣黑壓壓追趕而來的人羣走去。

一會之後必定又有若干人死於圓月殺法，伏屍在深夜的路上吧！

第十七章　暴風與宿敵

一

細長成排的絹雲量度及厚度急速在增加，橫越薄暮的天空。這是天氣轉劣的前兆。遠方響着雷聲，暴風雨的季節來臨了。

在這瞬息變幻的天空下，正有兩名劍客架着木刀，凝然對峙著，他們那長長的影子爬在白砂的平庭。

一人是衙門「留役勘定組頭」戶田隼人。對手是足足六尺有餘的老翁，髮鬚皆白，但皮膚却紅潤光滑一如年輕小伙子。他是戶田隼人之師，子龍平山行藏。

子龍事先不告突然前來鑑賞隼人亡父生前蒐集的端溪、歙州的石硯，於是師徒倆便這樣演練起來。

隼人採取上段的架勢，子龍則採取下段的架勢。

兩者就這樣對峙着——自從天空的絹雲列尚未從亂積雲分裂以前。

距離五步。隼人的木刀三尺四、五寸。相對的，子龍不足二尺。

子龍要隼人做「切斷」的絕招。所謂「斷」並非切斷敵人的兵器，而後才佔取勝利。切斷亦稱「石火之位」「不容間髮」——意指凌利的殺法。它是金石交擊，陰中發陽生火之理……切斷敵人的兵器，同時也打倒敵人，是一剎那的快斬。一刀流的秘笈，「陰極見落葉，陰中有陽，落下且生出新萌。」即是指此。

子龍的劍法，秘訣在於猛鳥襲攫獲物的勁急凌厲，他不注重藉着招架或閃躲所引起的種種巧妙形勢；故其道場的弟子，開宗明義第一課是對着假想敵踩出右脚，正面劈出一劍。這叫「卷打」，連環打數百下，以此爲課。

子龍本人目前已六十邁半，黎明朝浴後，仍做三百次此種卷打。若能擅長切斷，即是參悟了子龍的劍法。

刹法的秘劍有飛蝶、龍尾、浦波、虎亂等，全是起於一刀、化爲萬劍，並由萬劍歸於一刀，而臻於心法之極，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易言之，這是決鬪用的必勝刀。

子龍正在尋覓繼承衣鉢的弟子，他期望此人是戶田隼人。然而隼人却敗於那施展異常之邪劍的眠狂四郎，子龍私下痛心不已。

他假藉偶然的機會，要隼人行切斷的秘法，其實他內心早有殷切之期盼。子龍眼光如炬，凝視着隼人，等待着隼人。

隼人明白這是能否獲授印可的試驗，他灌注全生命於即發的一刀。他的確不愧是旗本中的俠俠者，架勢嚴密得子龍無隙可乘……。

這幅看似無限漫長的固着對峙，勝負不致因精神的破綻而底定，破壞均衡的必是肉體上的消耗呈現出懸殊的瞬間吧？

若是這樣，任憑子龍如何鬚鑠，諒必不及隼人那年輕的生命力。倘若勝負是這般底定的，那麼隼人並不算領悟到切斷的個中奧妙。他只是靠着年輕獲勝罷了。

「出刀！」子龍的口中迸出巨喝。

「唷！」隼人引爆一再抑制的體力，掄下虎虎生風的木刀。

子龍跳退。隼人又對着子龍掄下電光石火的第二刀、第三刀……子龍第二度、第三度地閃開。

「敗了！」隼人叫着，他也後退五、六丈。

隼人那三刀雖然可圈可點，但對方若是還擊的話，必然要露出破綻。所以他敗北。

子龍安祥地望着汗如雨下，伏在地上行禮的愛徒，內心嘆息道：早矣！悲哉！

兩人進屋，再度開始鑑賞八卦硯，顏子硯，松蔭硯時——。

實在是偶然，佃人送來的信是眠狂四郎的挑戰書。

——去年早冬，以木偶首級為賭注的比試，勝負未分，物件仍寄存松平主水正，久懸未決，此乃註定你我必有一人隕亡之命運也。茲擬提出再次比試。場所同於主水正隱宅。時日：來月中秋十五日申時上刻。以上，望請接受。

眠狂四郎

默讀的隼人，表情毫無變化。

「決鬪信？」子龍隨口問道。其實隼人開封時，子龍已看出是反封的。

「眠狂四郎寫來的。」隼人呈遞信文。

「好字！想必學過王羲之吧！」子龍說着，看完信，微笑說：「隼人，與你商量一件事，你答應嗎？」

「……什麼事呢？」

「這個挑戰由我出面。」

「這……但是……」

「師父代理弟子出面，對方不會不接受，但是我不打算跟無賴漢做眞劍比武，我只想試試他本領到底有多高。你要與他交手，不妨留在以後。」

二

當天，眠狂四郎比挑戰信上的時間提早一個時辰，登上澁谷的丘陵。舉眼所望，原野蒙着一層灰色，冷風颼颼，吹開稻穗這是個陰鬱的午後，富士山也消失在層雲的彼方。

狂四郎突然在中途停脚，因爲他發現丘陵頂上的櫨樹下蹲着一個女人，似乎在拔草的樣子。

等到他看出那是靜香時，已經相當接近了。

因逆音回過頭的靜香，面露極爲驚喜之色。

狂四郎無言，走近那刻着「靈」字的嚴石前

，準備栽下一棵携來的秋海棠。

「我來種。」靜香連忙搶過手。

狂四郎讓給靜香，後退二步。

秋海棠是亡母生前最喜歡的花。其母病危時，請求狂四郎在其墓前種植秋海棠。

經過十數年，狂四郎才履行亡母的願望。

上次憑弔是去年初夏的忌辰。狂四郎以這具無賴之身來此，內心眞是痛苦。其母因生下他而遭受生不如死的處境，且又極力試圖把狂四郎教養成堂堂正正的武士；但兒子却帶着滿身的血腥來見她，她一定不會高興的。

狂四郎站在墓前，有一項不得不報告的慘痛行爲，那就是他已經殺死沾汚母親而生下他的洋神父。這件事母親絕對不會高興的。

狂四郎有如反映當天的氣候，表情陰慘。

「這……」靜香栽好花，疑惑地望着狂四郎。「這座墓是……」

「難道你不明究理就來祭掃？」

「是的，祖父吩咐我來的。」

狂四郎稍猶豫之後，才低聲說道：「我的母親長眠於此。」

「啊！」

「妳的阿姨千津，就是我的母親。」

靜香張開嘴想說什麼，却只發出喘息聲，她定定望着狂四郎，甚至忘了眨眼。

狂四郎的嘴角掛着淺笑。

「我再告訴妳一件事。直到去年春天一直在霧人亭地下室給你們傳道的那位老教士，就是我的父親。妳大概不知道吧！其實他是叛教的神父。……不過，這些都是過去的事了，他也已不在人世。」

「眞、眞的嗎？」

「難道還騙妳，我殺死的。」

「……」靜香因衝擊之大，一時間傻愣愣的，隨即臉上顯出無可言喻的困惑之色。

「因果太深了！」狂四郎喃喃說着，伸出手

掌去接落下來的雨滴，催促道：「走吧！」

他們走到丘陵的山腰時，雨勢滂沱，天色昏暗。湍急的雨水順着坡路而下，靜香讓狂四郎牽着手，幾次差點滑倒。他倆沿着小河邊的野路奔跑，不久發現對面的栗林下有一座小茅屋。

抵達茅屋之前，靜香兩次絆交跌倒，而且兩次眼簾裏都深深映着開在岸邊的鮮紅的石蒜花，印象深刻得足供很久很久以後追憶。

竄入小茅屋時，瞬間的閃電把原野、田園、小河、森林劃得恍如白晝，把激狂的雨勢照成銀光色。

同時轟然爆響的雷鳴使得靜香不顧一切攔腰抱住狂四郎。狂四郎就這樣摟着靜香，在柴堆上落座，從半開的柴門眺望豪雨肆虐的原野。

激狂得足以流動車軸的水量，及轟然在天空炸裂的雷鳴，給了狂四郎的肉體以强烈的刺激。佇立在亡母墓前的陰慘虛妄的思緒已消失殆盡，代之以躍躍欲試的野性力量充滿着四肢——就是說，極想從事什麼新鮮的，狂暴的事來表現生命力。

如將之換成言語來表達的話，就是：我是活着的。

每當閃電從低雲下放出剎那的照射，狂四郎便興起一股想竭聲怪嘯的衝動。那就像揮閃着孤劍，挺身躍入作雲霞狀湧來的敵羣時的壯烈感覺。

狂四郎的意識回到他現在正擁抱一個淑女，是因爲他聽見一聲喃喃的囁嚅：「好冷……」

「冷？怕冷嗎？」

「是、是……」靜香牙齒微微戰抖，縮着發抖的身子。

狂四郎加緊擁抱的雙臂。

但靜香身體的戰抖却愈形加劇。狂四郎的胳臂越是用力，靜香的發抖愈嚴重。

最後——狂四郎一脚踢關柴門，快手給靜香寬衣解帶了。

靜香失去抗拒的力量。

與靜香同樣精光的狂四郎，攤開倚在柴堆的草蓆，舖在地上，讓靜香仰臥，他則掩蓋於上。一手抱頸，一手繞過胴體，雙腿纏雙腿，爲了讓密着與密着的身體產生溫暖，便開始緩緩地摩擦了。

靜香的口中發出夢幻的聲音。

三

暴風雨歇了。從柴門的空隙望出去，野外即將恢復正午的亮度。風還有一些，但茅屋內平靜得可聽見從屋簷落下的水滴聲。

狂四郎倚在柴堆，茫然虛脫。

靜香已繫好下紐，但胸部及膝下仍赤裸，她把臉埋在狂四郎懷裏。

他倆這樣不知有多久了。

狂四郎因間歇性地塡塞那開個大窟窿的空洞的心，現正處於强烈的後悔中，他實在不忍推開把整個心與身都奉獻給他而處於恍惚的靜香。

——眞的做了。

給靜香的身體恢復活力的行爲，却招來發洩慾望的結果。

靜香僵冷的身體要恢復暖和須費時若干，但恢復溫暖之後，靜香却因羞恥而靜靜不動。然而，恢復活力的身體却宛如泉源噴出新水一般，她的白肌隨着微妙的戰慄，滲出了尋求官能刺激的意願。

狂四郎直接吸取該變化，他那强健的身體如何抗拒得了。

——做就做了！

狂四郎內心響起這句一筆勾消的自嘲的獨語時，靜香稍挪動身子，說：「手……？」

「手？」狂四郎鬆開靜香的上半身。

「手……不能動。」

「不能動？」

狂四郎連忙握她那白細的雙手，十指僵硬如

石，不能曲，也不能伸。靜香雙手掩住胸部讓狂四郎緊緊抱着，忍耐麻木，直到雙手失血。

少女在有生之年首次被擁抱的衝擊下，忍至十指喪失感覺，這種柔情使狂四郎感到心疼。在狂四郎施加熟練的壓力下，十指仍頑固地不肯恢復柔軟。

靜香任由狂四郎搓揉。定睛望着一心一意爲他活動筋骨的狂四郎那稍俯低的臉孔，不知何故湧起一股灼熱的感動，眼看着雙眸也濕潤了。

狂四郎臉上那靜香一向熟悉的虛無假面已剝落，他專心一意的神情動作完全迥異那種洋溢劍氣、妖氣四散，這更不在話下。就是說，此刻的狂四郎表現出青年原有的純正面貌。

接着——狂四郎宛如給靜香的感動澆上冷水，放下靜香的雙手，立起身。

「該走了！」眼神一如以前的冷漠。狂四郎並非未覺出靜香的感動，而是遠方傳來告人申時上刻的寺鐘進入他的耳膜。

狂四郎走出豪雨洗滌過的野路，等候靜香理好衣裝，兩人並肩離開。

「到什麼地方呢？」

「到妳家，我跟老人有約。」

二天前狂四郎已將再比試之事通報到隱宅，但聲明勿讓靜香知道。

靜香稍吃驚地抬頭望了狂四郎一眼，但却會錯意，臉上微微赧紅，喃喃說：「我是幸福的女孩。」

狂四郎不答，望着遠方。

一旦湧上心頭，靜香有勇氣悉加表達出來。

「自從那天跟您分手，我便明白我自己的心意了。……對我來說，你是我必須再見面的人。從那時起，我就不是往日的我了，同時我也相信有一天你一定會明白我的心意。即使只爲這心願，我每天都能過得很有意義。……」

——今天的事，即使只成來日的回憶，也够我活一生了。

靜香雖未說出，但在內心清楚地對自己這麼說。

敏感的少女心似也明白，幻想未來與狂四郎一起生活的幸福是何等的愚憨。

狂四郎身爲自己的表兄，的確使她一時大爲驚訝，但現在却覺得似乎早有這種感覺。

狂四郎一句話也未回答，逐漸加快脚步。最後走下玄道坡，來到沿着堀川的道路，狂四郎自己倒無所謂，但不忍靜香濕淋淋地走在街上。

「妳在這裏稍等，我叫一抬轎子來。」

靜香搖搖頭說：「我奶媽的家就在不遠的角雲寺後面。你一起到那邊換衣服？」

「不用了，我這樣就好。」

狂四郎稍與靜香視線相接，但未改變嚴肅的表情，便舉步離開了。

「狂四郎！」距離四、五步，靜香用着奉獻一切的少女所獨特的聲音呼喚着。她對着回過頭的狂四郎說：「我等你！」

狂四郎從如此說着的靜香臉上感覺出一種獨特的美。

「把今天的事當做沒有發生，忘掉算了。」

狂四郎無暇注意這句冷酷的會話引起靜香什麼反應，快步離去。

四

狂四郎穿過樂水樓隱宅的冠木門，踩了數步薜苔中的舖石，即感到不自在。

——奇怪？

附近有一股匿藏的殺氣直逼他的神經。以前狂四郎對此類殺氣的直覺，一向不曾失靈。他覺得費解，因爲堂堂的戶田隼人不致於從事卑鄙的偷襲行徑才是。

——誰呢？

他考慮到制敵之先，而且大抵上也察出對方匿身之地。但由他發動攻擊，却違反他一向的作風。狂四郎未停步，到達玄關，不禁譏笑起自己。

——扯上男女關係，眠狂四郎也會疑神疑鬼了！

根本無人襲擊他。

出聲叫門，對着隨即現身的女僕說：「沒能準時赴約，很抱歉，戶田隼人好像來了……」

女僕默默行禮。

但狂四郎並非被領到書房，而是面臨後院的小巧的雅房。

狂四郎稍候片刻，再度露面的女僕說道：「您的洗澡水已經備好了，請先入浴後更衣……」

狂四郎猜想大概女僕向樂水樓老人報告他一身淋濕，老人才略施親切。

「我自己倒無所謂，如對對方失禮的話，只好從命了。」

「更衣完畢後，請直接到書房來。」

考究的浴室與這隱宅頗相稱。在茅屋所發生的事已成遙遠的記憶。

屋後是一片田園，蛙聲喧囂，在那吵雜聲中又夾着清脆的蟲鳴。這一大混聲傳進狂四郎耳朵，聽來是那麼的平和，狂四郎對於此刻心情的平靜感到滿意。

離開浴槽，打開衣箱，有一套衣服。狂四郎第一次穿如此豪華的衣服。穿着完畢，狂四郎發現他的長短劍不見了。

瞬間閃過腦際的直感是中人暗算了。事到如今只好面對現實，狂四郎將憤怒深藏於悽愴的鬪志之中，才打開檜門，走出走廊。步行中的狂四郎是無懈可擊的，他拐過第二道轉彎，便一把拉開書房的門。

背向壁龕表情森嚴的人與主水正同樣白髯長垂，但却是另一個人。架在壁龕鹿角上的是無想正宗。

「你是何人？」狂四郎看出對方那端坐的姿勢自然而然的帶有一種明澄的威嚴，以壓低的聲音問道。

「戶田隼人的代理人平山子龍。」

「難道身爲師父的人明白徒弟非人之敵，才親自出馬？」

「不錯。」

「堂堂的平山子龍爲了殺一介浪人居然還得用卑鄙詭計！」

「我不是來跟你分勝負的，只是來觀看你的本領……聽說你會施展帶有幻術的圓月殺法？」

「要參觀儘管參觀吧！」

「但是你必須空手施展……」

「這未免太不盡情理吧！」狂四郎笑說。

「只要你的圓月殺法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諒必空手也無妨。」

「對手呢？」

「我已備好適合你的對手，你只要走下院子，對方自然會現身……」

狂四郎進這宅院時察覺有殺氣，其實並非過敏。的確有人匿在暗處沒錯。

「也好。」狂四郎近乎隨便的走下院子。

薄暮的微光給了樹木、石子、草叢一層淡淡的陰翳，顯得飄忽。

狂四郎站好位置，緩緩環視四方，最後他抬起頭，發現廻廊的頂上有一道異形的人影。

不是別人，正是飛鼠喜平太的矮軀。異常寬闊扁平的臉，背部高高隆起的瘤，還有垂着一隻空袖子。狂四郎第三度遭遇宿緣的强敵。

「他以前是我的弟子，因行爲不檢，被我逐出門牆……我聽說他非得要找你分勝負不可，所以才叫他來。」

狂四郎邊聽着子龍發自簷下的聲音，邊覺得有一寒冷似冰的東西自腦際掠抵脚趾。

前回的爭鬪，這怪物一樣站在頭上的高處，但其優勢却因携帶笨重的蠟首而抹煞掉！現在怪物不僅確保絕對有利的地位，還俯瞪着手無寸鐵的對方。對狂四郎而言，比起與戶田隼人比試時所面臨的危機，有過之而無不及。

「小心！眠狂四郎！」飛鼠喜平太的模樣頗

有一切的仇與恨皆要在今日揚眉吐氣一般，投下殘忍的一笑，拔出大刀。

狂四郎以右手爲手刀，伸至眼睛的高度，並開始緩緩畫起圓月，邊以他那近乎噴出火焰的眼光與喜平太那暴睜的巨眼相接……。

當手刀畫出完全的圓月，喜平太那膨脹的喉嚨則發出類似怪鳥啼的叫喊，脚踩屋頂，緊縮四肢，化成一塊肉彈，浮空飛襲而來。

閃光墜落之處湧起鮮血的飛沫，同時大刀飛離喜平太手中，高高飛着，掉入池塘。

狂四郎依然站在相同的地點。他的左袖距肩二寸處被切裂，鮮血沿着下垂的手臂，滴落地面。狂四郎以上膊招架，用右手代刀擊打喜平太的手腕。

「好！」簷下傳出子龍的稱嘆，而降抵丈餘外的喜平太罵道：「去你的！」並拔出短刀，兩者是同時。

「接住！」

狂四郎接住子龍拋來的無想正宗，用嘴銜住劍鞘出劍，並給宛如惡鬼躍來的喜平太迎頭破竹之勢。

第十八章　流鶯之宿

一

不冷也不熱，日漸短而夜漸長——老公公老婆婆柱着拐杖到野外，到佛寺去拜佛。

高官顯貴的宅邸大開賞月吟咏之宴；市井街坊則有八幡宮抬出來的神轎，神樂之聲喧囂；在新吉原，太夫（譯註一）穿着華麗，逛街招搖——在這一年中的好季節，江戶的繁盛表露無遺。

全盛的樂園兩國（譯註二）大街上的熱鬧繁華更不在話下。而人潮擁到茶肆酒樓，使得繫紅圍裙的女侍們整日奔走於朱竈與折凳之間。

至於紈袴子弟、地痞賭棍終日覇佔着好幾個折凳，開過路人的玩笑，話題總不離妓女、藝伎、女戲仔的花邊新聞，這些古今都是不變的。

現在正有這樣一羣聚會，突然有一名小伙子興沖沖地跑進來，口中怪叫連連。

「見到鬼嗎？……」

「千公又要開始吹牛了。」

「絕不是吹牛，你看我這一屁股的泥巴，眞的被嚇壞了，在室矢邸前面，嚇得跌坐在地。」

自從去秋與妾同衾的大奧醫師室矢醇堂被殺害以來，人們便開始謠傳宅院內鬧鬼。不知是否這個原因，幕府至今尚未指派下一個人遷入，任由那數千坪富麗堂皇廻遊式的庭園荒廢。

「千公，你準被水獺變成的流鶯嚇壞的。」

「胡說，昨晚我甩開老相好不要……」

「那就對了，你昨晚碰了老相好的釘子，回家的路上遇見水獺變成的流鶯。」

「胡說，我對風塵女子最有辦法，像你們這

〔譯註一〕、〔太夫〕最頭等的妓女。

譯註二兩國橋東西畔的地名，因其地跨武藏國與下統國，故名之。「國」爲日本古代的一種行政區劃。

些人是大大不及我，你們只會大把大把的花錢，沒錢，女人就不要你。……」

「好啦，別吹了，談談你見鬼的經過。」

「不必着急，慢慢聽我說，先從妓院門口說起，女人哭哭啼啼拉住我的袖子不放，我費了一番口舌，好不容易才擺脫掉，獨自一個人踏上歸途；來到柳原堤，堤上成排的青柳，一路上想着妓院發生的事，想着種種絕話，不禁覺得好笑起來，就在這時吹來一陣陰風……」

「傻小子，胡說八道！」

「不要打岔，靜靜聽我說，我抬頭一看，正好有一樣白幌幌的東西越過室矢邸的圍牆……」

「我看你一心想着妓女，大概草紙幌過眼前吧！」

「胡說，我看見白白的東西越過室矢邸的圍牆，一點不假，千眞萬確。」

「繼續說吧！千公。」

「所以我偷偷摸到圍牆，從缺口朝裏一望……」

「看見了嗎？」

「看見了！那個穿白衣的鬼就在院子……」

這時千公突然閉口，斜瞟一眼對面的屏風。衆人隨着他的視線一望，個個面露驚色。原來從屏風後面立起身的人是眠狂四郎。江戶人都相信殺害室矢醇堂的人是這個陰森森的浪人。

目前的狂四郎，名氣十分響亮，江戶的庶民將他視爲對抗秕政的叛逆者。可是人們却又發現，狂四郎所散發的陰暗虛無的氣氛與庶民是隔閡甚遠的。

老百姓最先把狂四郎當成屬於他們的代表人，於是圍攏着他，但却被他反瞪一眼白眼，只得沒趣地退開了。最近人們要提起眠狂四郎這個名字，似乎變的有所顧忌了。聲望歸聲望，狂四郎依舊是孤獨的。

可是今晚的狂四郎却跟往日不同，顯得有點不正常。他似乎完全沒看見眼前這些人似的，失

去焦點的眼神盯着半空中，踉蹌的脚步却又不同於爛醉的蹣跚，他彷彿夢遊病者一般幌出茶肆。

二

走經一目橋，朝新大橋的方向走去的狂四郎，那樣子就像中了邪，使得過路人加快脚步避開。

狂四郎病了。原因是在樂水樓隱宅左上膊中了飛鼠喜平太一刀。雖然平山子龍即時施以應急的縫合，創勢一度看似痊癒，但經過旬日的現在，全身却突然惡化了。

會是今日人們說的破傷風嗎？整張臉孔僵硬，無法開口。體內像有一把火在燃燒，但四肢却冰冷，且有間歇性的反射作用，從頭部到背肌、拉的緊緊的，每隔一段時間便發生激烈的痙攣，每當此時所引起的疼痛，實在超乎形容。

——我會病倒在路旁嗎？

忍耐疼痛的剎那，閃過腦海的便是這句自嘲。

——死在路旁也無所謂，蠻適合我的……。

狂四郎並不找個地方休息，他靠着絕望式的力氣支持着，漫無目標地在街上徬徨蹈躂。

力氣盡的瞬間便是死亡。也就是說，狂四郎拿出他所有的一切力氣，在跟死神搏鬪。這是虛無的人爲了證明自己仍活着，所做出來的對悲慘現實的反叛。

狂四郎突然發現自己現在處身的地方。他不知不覺地過了仙臺堀，來到今川町小巷的轉角。只要他拐個彎，走五、六丈便是文字若的家了。美保代一定天天在二樓等着他。

——難道我想求助於美保代嗎？

他不覺得他心存這個念頭。

——喂！狂四郎，太軟弱了！

他如此斥責自己時，正好一陣痙攣來襲，劇痛得似乎骨肉都碎了。他不禁「唔！唔！」地呻吟着，把身子靠在柵欄的柱子，癱瘓蹲坐在地。

過路的商販、乞丐都遠遠迴避開。破傷風特

有的慘狀使得他彷如幽鬼。這時有個老嫗提着一包重物經過柵欄，她循着人們怯怯的視線一望，細細叫了一聲，便往前二、三步，不禁驚魂失魄地尖叫着：「眠大爺！」

她是文字若家中雇請的老嫗。

「發生什麼事呢？眠大爺，生、生病嗎？」

老嫗蹲下來，伸出手，狂四郎却不耐煩地撥開她。

「快到家裏休息……我回去通報，你先不要動，好嗎？美保代跟文字若馬上就來。」

老嫗明白自己能力有限，所以大步跑回家找人來。狂四郎想喊，但舌頭絆着，發不出聲音。

「文字若！美保代！」老嫗未到家，便叫喊着，但門關着，打不開，老嫗心裏一急，尖聲叫着：「救命！」室內的歌聲及三味線的聲音停了。

「發生什麼事呢？那麼慌張。」文字若連忙出來。

「不得了……眠大爺在那邊的柵欄……」

「眠大爺怎樣？」文字若也花容失色。

「生病，躺在路邊……」

「什、什麼！」文字若往前跑了幾步，又轉回樓梯口，正想叫美保代時，美保代已探下白臉。

「美保代，快下來，眠大爺病倒在柵欄旁邊。」

美保代一聽，什麼話也沒說，不顧衣服不整，跑下樓梯，直趨玄關，想穿木屐，但却找不到，索性赤脚跑出去。

美保代外表如此懶散，此時或許是她有生的第一次吧？

但當她到達柵欄時，狂四郎却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美保代着急地跑到路中央翹足瞭望時，背後響起文字若的聲音：「阿婆，眠大爺在哪裏？」以及老嫗的驚叫。

「狂四郎！」美保代忘我的叫出這個名字。

文字若則趨近柵欄守衛，快口問說：「請問你有沒有看見一名穿黑衣的浪人倒在柵欄邊？」

六十幾歲的看守人悠哉悠哉答說：「我剛賣完金魚回來呢！」

「你只知道賣你的金魚，烤蕃薯，一點都沒盡到應盡的責任！」

接着三個女人瘋狂地尋遍中之橋、上之橋、松水橋一帶，又從佐賀町找到堀川町，可是却無法尋獲狂四郎。

三

狂四郎躺在上之橋下的一艘獨木舟。老嫗跑開時，狂四郎提起最後一口氣，離開柵欄。

因爲他的腦海浮起颸風下雨那天在茅屋與靜香做愛的情景。他甚至覺得重病是罪過的懲罰。既有這種自虐意識，便不可接受美保代的照料。狂四郎這個人的優點是他不惜一切貫徹他獨特的固執，即使付出死亡的代價。

狂四郎痛心地聽着美保代在橋上呼叫着他，但依舊躺着不動。不知又經過了多久——。

狂四郎告訴自己：「可以起來了。」再度搖搖晃晃起身。河面冷冷清清，沒有一條船影，路上也行人絕跡。最後不知狂四郎是如何的走法，他已越過神田川，走在第六天門前的路上。

這一帶夜晚流鶯特多，狂四郎的前面有個走路八字脚的醉漢，路旁即有流鶯向醉漢搭訕。醉漢先是毛手毛脚，不知兩人談些什麼，女人隨即破口大罵。醉漢離開，狂四郎走近時，那女的照樣趨近狂四郎身邊，但透着月光望了狂四郎一眼，連忙避開了。

但到了篠塚廟前時，又有一名流鶯向狂四郎招攬。對方語氣的恭敬及聲音的輕柔引起狂四郎的注意。

「睡那裏？」

「就在這附近，是正式的住家。」

一般流鶯從事交易的地方，通常是晚上搭建白天拆掉的臨時帳蓬。

「帶路。」走出大街，經茅町，走幾條福井町的巷弄，到某巷口，女人說道：「到了，請你稍等一下……」連忙繞到後門。

室內亮起燈，狂四郎隔着格子窗一看，正覺得不像流鶯的住處時，又苦於痙攣與激痛的發作了。女人開門，發現狂四郎靠在門框，吃驚的問說：「哎呀！怎麼啦？」而當她看清狂四郎的臉孔時，不禁倒退一步。

她並非被病人那扭曲的相貌嚇着，因爲她微微抖動嘴唇，喃喃說出：「眠……狂四郎」聲音細小，別人是聽不見的。

狂四郎毫不知情，在女人攙扶下進屋，摸索袖子，拋出一分銀。流鶯的行情是二十四文，狂四郎的出手算是很大方的，但女人却默默打開壁櫥，取出棉被。

狂四郎解下長劍短刀，便和衣躺下。

他只覺得那閣下的眼皮直冒金星。

「大爺……」女人低聲喚着。

狂四郎心想答說：「讓我安靜的睡吧！」但是否發出聲音呢？狂四郎只覺得宛如跌入很深很深的深淵，失去感覺了。

四

「五更。」更伕敲着更梆，報更的聲音頗爲睏倦的樣子。將近拂曉，不，窗戶已泛白了。

女人端坐着，一直未解帶，未休息，就一直這麼呆坐着。她雖然面容憔悴，但輪廓尚稱端正，還保留着若干正經女人的氣質。身上的衣服雖然陳舊，但樣式與一般的流鶯不同，以上種種都表示她並非自甘墮落，年齡大約二十出頭。

她突然低聲罵道：「可惡！我今天落到這地步都是他害的！」彷彿嗾使自己似的自言自語道，眼睛望着前方，手已拉開抽屜，握着一把白鞘的匕首。她似乎一時下不了決心，可是一旦握住

七首，她已不再猶豫。

女人立起身，從關閉僅留大約一寸的紙門縫，凝視狂四郎的睡臉之後，才悄悄拉開，用脚尖走在榻榻米。右手緊握出鞘的七首，立着單膝，傾斜上半身壓在狂四郎身上——女人深深喘一口氣。

痙攣與疼痛似乎已停息，狂四郎的呼吸恢復正常。女人舉起右腕，刀尖對準狂四郎的心臟。

在這緊要關頭，倘若她沒去望那睡臉，她的決心一定不會半途而廢。可是她却不經意地把視線移到那張睡臉，隨卽她便感到全身乏力。

挺過病痛的折磨，流露出深深疲勞的睡臉，顯得那麼安祥、穩靜。

女人微有牙齒抖索聲，她張開嘴唇，嘆一口氣：「殺不下！」

女人從狂四郎身上坐起，愣愣發呆，半晌之後，臉頰的肌肉微微抽搐着，眼眶也濕了。接着她似乎嘲笑自己的軟弱，扭動嘴角，正打算要起身。

這時候有一隻蒼蠅拼命搖着翅膀，瘋狂地繞着狂四郎臉孔的周圍。女人連忙揮趕那蒼蠅——做完之後，她才覺察自己的行爲，於是面露一種難以言喻的頹喪表情，不聲不響地離開了。

女人毫未察覺狂四郎微睜細眼，目送她離去的背影。

其實女人潛入時，狂四郎業已醒着。

隨卽天亮了。

五

隔天——不知爲何，狂四郎宛如迷失在昏冥的深淵，從未在女人面前睜開眼皮，一直仰臥着。其實他的確也很疲憊……。

女人已不再用惡意的眼光望着狂四郎，不，相反的，她甚至擰濕毛巾蒙在狂四郎的額頭、頸子、手臂，也爲狂四郎趕蒼蠅。她對於做這些事似乎不再猶豫的樣子。

她也曾坐在狂四郎的枕畔，呆呆望着狂四郎的睡臉，經過了許久許久。下午她有事外出，狂四郎才突然起身，潛入鄰室，趨近簡陋的佛壇。狂四郎早上聽見女人敲梵鐘的聲音。

供奉的靈牌僅有一只。狂四郎伸手取下，翻過背後一看，寫着「俗名鷹野又之丞」，狂四郎這才恍然點頭。

鷹野是備前屋雇請的浪人，狂四郎前後遭這名刺客襲殺兩次，一次在將監橋，但狂四郎反加生擒，逼問出室矢醇堂邸內霧人亭的秘密。第二次是在押上村前的路上。

但殺死他的並非狂四郎，而是飛鼠喜平太。

——原來如此，她是鷹野的妻子！

原來對方認爲眠狂四郎是她的殺夫仇人。

——反正跟被我殺害也差不多，辯解似乎多餘。

女人回來時，狂四郎一樣又睡得昏昏沉沉。

黃昏時刻，外面的巷子一片吵雜聲。附近人家似乎頗多從事夜生活，陣陣手車的風鈴聲，狂四郎聽起來倍感親切。

女人在鄰室修補衣物時，門外有一名訪客，外表夥計打扮，額頭有刀創，眼光兇煞。

「啊！彌八！」

對方直盯着女人一臉驚奇的表情，說道：「我知道我不受歡迎，但也用不着這麼明顯嘛！放心，我不是來找麻煩的。……可以進去嗎？」這位被喚做彌八的人，在女人面前坐下，低聲說道：「大嫂，備老板正要找妳。……備老板的看法跟我一樣，他認爲室矢醇堂藏寶的地點，只有鷹野一個人知道。……那麼富有的醫生暴斃時，身邊居然只有二百兩，未免太令人難以相信了。……室矢委託妳丈夫殺害的那四個師傅，一定是爲他設計藏寶地點的人。我看鷹野在殺他們之前，一定先打聽好了。」

「這些話我聽太多遍了。」

「所以呢……」

「彌八，你不會不知道鷹野的爲人……這麼重要的秘密，他絕對不會告訴妻子的，我跟你說了那麼多次，你怎麼老是不相信？」

「換成別人，說不定會死心，但是我可不一樣。大嫂妳可要知道，備前屋那邊我暫時還能拖延一陣子，倘若被他查出來，你我都別想分到一文錢。……我的好大嫂，認眞考慮看看吧！一旦備前屋決定要問妳，他自有辦法問出來，然後他一不做、二不休，妳只好到黃泉會妳丈夫去。……所以妳聰明的話，妳告訴我地點，我們拿到手後，快逃得遠遠的，好好享受一生……嗨！我眞不明白妳爲什麼不聽我的勸告？」

「彌八，你爲什麼老是不死心呢？我要是知道寶藏的地點，又何必墮落成流鶯呢？」

「嘿！這叫等時機成熟……」

「快別瞎猜了。……我再一次鄭重回答你，我什麼都不知道。」女人不禁提高嗓門，這才驚覺房內有病人。

——眠狂四郎在鄰房呢！他病得起不來……。

「好吧！妳再詳詳細細考慮吧！這也是爲了妳好。我會再來。」

彌八離開之後，女人一時呆坐在原地，久久不動。過了一會她才悄悄偷窺鄰室，狂四郎依然垂着眼皮，夢魂似乎還在徬徨的樣子。

六

深夜——大概已過二更了。室矢醇堂邸的庭園雖說已荒廢一年餘了，但在下弦月的月光下反而更增深山幽谷的情趣，蟲兒的鳴叫聲使得這寂寞更爲加深。那一泓彷彿汪洋的池塘蕩起波紋，有一樣黑晃晃的東西浮出水面。

原來那是一個人，腦袋探出水面後，先是搖落水珠，那臉孔分明是鷹野又之丞的妻子。

不錯，鷹野的妻子記得丈夫生前說過室矢醇堂在池底藏有寶藏，於是她時常利用黑夜潛入水底尋寶。所謂鬼魂出沒，指的便是她。

她涉水到岸邊，暴露出全身，居然是一絲不掛。當她伸手要取放在巖石旁的衣服時——

大約丈餘外的高麗塔後面現出一道黑影。

「原來人們傳說的鬼是大嫂妳，我的猜想果然沒錯。」

是彌八。他完全異於傍晚時的夥計打扮，一身輕捷的夜行裝，腰間佩有長劍。

彌八走近惶恐地用衣物遮蔽胸前的鷹野遺孀，冷冷笑道：「我大抵也知道寶藏的地點了，太好了，我要獨佔！！」同時拔出劍。

「喂！叫彌八的……」

彌八被人在背後這麼冷冷叫着，不禁反射地轉過身子。

月光下，眠狂四郎那悽愴的立姿分明就是告訴人他便是鬼魂。

鷹野的妻子發出驚叫與彌八默默砍出一劍是同時。

狂四郎的身影幌了一下。彌八那僵硬的身軀朝着水面傾倒，發出一聲濺水聲，沉入池塘了。

狂四郎收劍入鞘，平靜地對着鷹野的遺孀說：「一個婦道人家尋寶未免太艱鉅了。看開算了。」說完旋踵離開。

女人驚於病得那般沉重的人如何起來了，因而睜大眼睛屏息；直到狂四郎的人影消失在樹叢後面，她才折膝、扒在地上。狂四郎的話像一把利刀刺穿她的胸膛，她醒悟到有無寶藏尚且未知，她這麼處心積慮地搜尋未免太苦命了！

第十九章　因果路

一

眞是因緣。

漫無目標地走在海道的眠狂四郎最初發覺這對武士夫婦有異，是在平塚的一家茶屋。

昨天江之島有個廟會，狂四郎在賭場熬夜到天亮，後在一家茶屋的小房間小睡幾個時辰。隔壁房間突然傳來輕微的歔欷聲，睜開眼的狂四郎正好發現眼前那陳舊的木板門有裂縫。就是說，不論他喜歡與否，鄰房的一切都映入他的眼裏。

那是一個雙手掩面女子的上半身及一個緊望着她的男人。

那男子是個美男子，容貌之美連一向處事淡然的狂四郎也微感驚訝；不僅如此，他的眼角嘴角帶着一種既非困惑，亦非着急底非常卑屈的表情，更引起狂四郎的興味。

「三千代，妳昨晚明明告訴我，妳已經下定決心了！」與其說是指責，勿寧說是低聲的喟嘆。女人不答，只一味在哭泣。

男的突然眼帶憤怒，但隨即又回到原先那着急困惑之色，低着頭。

他的嘴角先是起了一陣激烈的痙攣，接着便掉下眼淚，在一旁偷看的狂四郎心想：儘管他身爲武士，看起來似乎很軟弱的樣子。狂四郎並非輕蔑，他甚至還覺得有幾分羨慕呢！

最後女人不再飲泣，但是要她從臉上放開雙手還需要相當時間。

——喔！

狂四郎再度睜大眼睛，因爲那女的也是相當美貌的人。偌大的江戶恐怕再難找到如此美麗的夫妻襠了。

女的噙着淚珠，正好望着狂四郎窺探的隙縫——宛如注視着狂四郎一般。她喃喃說道：「我

已經下定決心。」

「哦……那太好了！」男的垂下頭，頗有演戲的味道。

女的眼裏掉下一顆雨點般的淚珠，落在膝蓋。「但是……我們的緣份也就這樣斷了。」女的處於極爲虛脫的情緒，如此說道，又嘆了一口氣。

「不會的，不會的。只要我的心願完了，我們一樣又在一起了……以後我們就能眞正一起幸福過日子了。」

「……」女的眼鼻口，整張臉孔帶着一種難以言喻的寂寞。

「三千代！請妳相信我，我不會遺棄妳。不，我把妳害得這麼慘，如再遺棄妳的話，老天爺也不會饒我。請妳相信我，沒有妳，我是活不下的。我就是爲了跟妳白首偕老，所以才暫時閉一次眼睛……是的，就當它是受傷好了，是的，受傷。……創傷馬上就會痊癒的，我會用我的眞心爲妳療治。」

女子却繼續沈默着。

「三千代！」男的握住女的膝上的手，但女方毫無反應。男的徐徐垂下頭，正要把臉埋在女的膝上。

這時候外面有客人喊說：「老婆婆，給我一雙草鞋。」於是他倆連忙分開。

不久，狂四郎目送他倆起身，出去。男的衣物整潔，燙過熨斗的，有稜有角，未着袴，戴管笠，長短劍用錦袋裝着。女的穿着絹布的和服，松葉花紋，携竹杖。外觀儼然是富裕的旗本長男媳婦的旅行。那身松葉花紋的和服帶給狂四郎某種諷刺的印象。

因爲松葉寓意不渝的夫妻愛。

二

狂四郎再度發現這對夫婦是在國府津袖浦的疏林中。

此時，狂四郎坐在眞樂寺刻有「親鸞聖人御

庵室」的石碑下，心不在焉地望着海上。海邊有一羣漁夫正拖着魚網，唱着民謠；右邊從延伸的柏州眞鶴岬至連接初島的海面，是一片的蔚藍，而高遠的秋空則掛着一縷白雲。

——我是來看海的嗎？

爲了忘掉美保代、靜香及一切在江戶發生的事，同時也爲了到箱根的溫泉恢復受傷初癒的身體，狂四郎委託武部仙十郎代爲辦妥沿途關卡哨站的通行文件，便離開江戶……。

眺望海上的狂四郎突然湧起一個念頭——他雖一直未意識到，其他實是在懷念着居住於瀨戶內海一孤島的恩師。

「狂四郎！你居然如此好殺！」恩師交給他這把腰間的無想正宗時所說的話，宛如箭矢一般刺痛他的心。

「若存獨尊之神我，則成破邪降魔之利劍；若存無明之自我，則成殘虐無道之毒刃。」其師如此說道。而無賴的弟子選擇了後者，現在有何面目回去見師父呢？

——回去吧！狂四郎，你生於江戶也只有死於江戶。要想投入這陌生而清澄的山河的懷抱，你的身心都太過汚濁了。

他湧起冷笑，嘲笑自己竟想忘却種種無賴的行徑，正想起身回江戶時。他發現四、五丈前方的松樹下蹲着一個人，心頭不禁一顫。

那人分明就是那位在平塚的茶屋極力說服妻子的年輕武士了。他緊張萬分地凝視着寺堂的方向。狂四郎轉移視線一看，發現勾欄下的墓石上坐的人是他的妻子。

——到底在玩什麼把戲呢？狂四郎再度坐下一度立起的身子。

大約又經過十分鐘左右吧？有個人影穿過疏林，緩緩朝寺堂方向走來。原來是個浪人。狂四郎迅速地比較那一對蹲得遠遠的夫妻。

從丈夫的態度可知那個浪人是他們等候的對象。妻子低着頭，似乎尚未察覺的樣子。浪人走

經狂四郎坐的石碑後面。

浪人的臉孔非常蒼白，尖下巴，相貌冷肅。狂四郎從他那純正的眼神判斷大致不是惡類。步伐穩重，無懈可擊。

女的聽見脚步聲，才吃驚地立起身，浪人則停脚，疑惑地說道：「三千代，只妳一個人……」聲音平穩。

女的微微張開嘴唇，但沒說出話。

「新之助呢？」浪人問着，踏出一步。

三千代喘息似地說道：「不知道。」

「什麼？這到底怎麼回事？」

「……」

「我以爲是新之助約我來的，難道是妳單獨約我來？」

「……」

「新之助不至於拋棄妳吧！」

「說不定呢！」

「說不定？……這是眞的嗎？」浪人的臉更形嚴肅，臉孔一漲紅，緊接着連咳二、三聲。他似乎罹患肺疾的樣子。

「新之助不想殺我嗎？」

「……」

「三千代，妳說說話呀！」浪人厲聲質問，又向前踩出一步。

刹時，三千代拔出預藏的懷劍。「納命！」隨着嬌喊，刺出懷劍。浪人稍一閃身，抓住三千代的手腕。

「好勇敢，妳主動要來殺我的嗎？……新之助這個幸運者……」對女子的憐憫與對男子的嫉妒同時湧上心頭吧！浪人的表情帶着一種難以形容的，怪異的痛苦之色。

懷劍自三千代手中掉落地面，浪人才放手。

「見到新之助的話，請妳轉告他，我今天來是準備讓他報仇的，但是他自己不出面，想讓柔弱的妻子替他報仇，像這種男人，我可不願死在他的刀下。我現在老病復發，再活也不久了，但是我

已決心不讓新之助報仇，我寧可死在榻榻米上。」

「……」

「三千代，回故鄉去吧！忘掉新之助，另外找個可靠的人，我祝福妳。」浪人說完，轉身。

三千代則帶着焦急的眼光，叫住他：「等一下！」

浪人回過頭，緊望着三千代。三千代似乎受不了那銳利的視線，低頭細聲請求說：「帶我一起走。」

浪人的眼色先是懷疑女方的眞意，但繼則似乎嘲笑多疑的自己，苦笑說：「太遲了，我剛才說過，我這條命活不久了，況且現在的下條庄一郎是賭場的保鏢，連住的地方也沒有。」

三

浪人——下條庄一郎，再度舉步要離開時，三千代像被人推一把似地趨前拉住他的袖子。

「帶我一起走！求求你！」三千代定睛凝視得甚至忘了眨眼的悲痛眼神，使得庄一郎一時頗爲難。

「我……本來就打算不想活的……」

「說什麼傻話呢？妳沒有死的必要呀！」

「我厭透了這世間！請帶我走，求求你！你要對……對我怎樣都可以！」

「眞的嗎？」

「眞的。」

「好！」庄一郎重重點頭，於是兩人一起走了。

他們的談話一字不漏地傳進大約六丈外的石碑後的狂四郎耳裏，因爲狂四郎具有異於常人的聽力……。

他倆繞過枸杞的樹籬，走出寺外時，躲在松樹後的新之助用着宛如負傷的步伐，尾隨於後。

右邊可望見天臺宗的古刹眞樂寺，更往前走一會，可見寬約二丈的森戶川，架於海道的叫「親木橋」，因其位處正面・可望見富士山，故又稱「富士見川」。

新之助邊望着前方數十丈遠，那帶着自己妻子的仇家背影，步伐飄浮地正要過橋時，突然背後有人叫他：「新之助……」

狂四郎對着驚訝地回過頭的新之助投以微笑說：「因爲不知你的貴姓，所以才直呼你的名字，實在對不起……怎麼樣呢？我們一起趕路好嗎？說實在的，我很少見到像你這樣英俊的美男子，但是我說這話，可不代表我有什麼不良的嗜好……」

「我，我急着趕路……」

「我看你也沒有急的必要，前面的人走得並不快，而這條路很直，直到小田原的江戶口都不必擔心他們走失。」

新之助大驚，他那原本蒼白的臉孔變得更是蒼白得不像活人的臉，狂四郎繼續說道：「我先聲明我並非幕府的密探，而且以前也不認識你。我只是恰巧路過的浪人而已。只是有一點點的緣份——在平塚的茶屋看見你哭泣。」

「……」新之助抖動嘴唇，但什麼也沒說，不，他甚至連說話的餘地也沒有。

「你讓我第一次看見武士在哭，請你不要誤會，我沒有逍遣你的意思。我是個很冥頑的人，武士背負武士的特權，凡事都要打腫臉充胖子，只有越變越冥頑，所以看見別人爲發洩感情而哭，感到很羨慕。……剛才偶然在那佛寺遇見貴夫婦，心想是否有我能够效勞的地方…如何呢？」

狂四郎與新之助並肩走着，邊說出他的心裏話。

新之助望着地面的眼神，顯得空洞迷惘。就像一般的懦弱者，衝擊一過，思考力變得稀薄了。一旦如此，他只有宛如被人操縱的木偶一般，任由這位素不相識的陰陽怪氣的浪人去操縱了。

即將到達小田原的東門江戶口時，狂四郎撇下新之助，獨自加快脚步，縮短與庄一郎，三千代的距離。

經過溜井時，其距離僅丈餘。

這時，從柵欄口奔出七、八名地痞模樣的人。

其中一人發現庄一郎，便大聲叫道：「喔！大哥，你沒事嗎？」

「發生什麼事呢？」庄一郎佯裝不解。

「我們聽說老大去辦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們出去打聽的結果，才打聽到一個跑腿的人伕，他說有一個武士託他帶一封信給老大，是決鬪信，我們正要去找你呢！……」

「不是決鬪信，有人託我護送這位婦人到三島，如此而已，你們不必擔心。」

「哦！原來是這樣。」

狂四郎走經他們，心想：既然有這些人，我不出面是不行了。

四

庄一郎與三千代走經叫賣着透頂香、燈籠、紫蘇梅、魚乾等的新宿町，狂四郎目睹他們走進上坡途中的一家客棧；他才折回江戶口，接新之助到那家客棧對面的料理店。

一個時辰之後——夕陽西下，往江戶的人或往箱根的人都必須在此過夜的時刻，狂四郎眺望客棧前的一片喧騰，獨自飲盡若干壺酒。新之助隔着桌子，悄然低着頭。他沒喝酒，也沒吃菜。他們之間籠罩着頗爲漫長的沈默。狂四郎已從新之助打聽出大概，以下的就只有待機行事了。

原來新之助爲的是要報殺兄之仇。備前新田二萬五千石池田豐前守政喜的家臣佐佐木周右衞門之弟新之助，優點是長得一表人才，罕見的美男子，但學問及武藝則一竅不通。相反的，「馬廻役」下條藏人的長男庄一郎，沈默寡言，不討人喜歡，但能文善武。這兩名截然不同的青年同時愛上的人是藏目付田所瀨左衞門的獨生女三千代。結果被選上的人是新之助。三千代招親——只爲了這個理由，庄一郎失戀了。

結婚當天，有人看見庄一郎在馬場瘋狂地縱馬，於是將之告訴新之助的哥哥周右衞門。

周右衞門平日是溫厚的人，但有個壞習慣，一旦沾上酒，便發酒狂，宛如換成另一個人。

正月二日，有個賽馬的儀式，酩酊大醉的周右衞門在馬場外碰見庄一郎，冷言諷刺說：「馬比女人好呀！乖乖讓人騎。」

雙方二、三句激烈的言詞過後，馬場內的武士目擊雙方同時拔劍；連忙趕來時，身中一刀的周右衞門已俯在地上不動了，庄一郎則躍上一匹繫在木柵的馬，縱馬而去了。

新之助打聽出庄一郎在小田原的賭場當保鏢是三個月前的初夏。但新之助一直猶豫不決，任其江戶的叔父一再催促，最後才動身，但他毫無殺死庄一郎的把握，不，他只一味擔心會被殺。

最後在藤澤的客棧才想出這個不得已的下策。

讓三千代做釣餌，並付出肉體……新之助趁庄一郎正沈溺於情慾的最頂點時才闖進去殺他——新之助認爲除此之外，別無他法，並且說服三千代同意。

狂四郎聽對方如此說時，並未興起絲毫侮蔑之念，他只在內心想着這個懦夫能做的大概只有如此。他並未更改原先的計劃。反正敵人已不久於人世，而讓懦夫再擁有驕花也是不錯的。

初更時分，客棧前的人影已稀，狂四郎才立起身。他對着滿懷不安之色而抬起頭的新之助說道：「我第一次辦這種事，所以只能臨機應變……唯一可以向你保證的是我一定讓你取得對方的首級。你靜待我的消息吧！」

狂四郎事先已用錢收買這家料理店的女中，請她代爲疏通對面客棧的女中，空下庄一郎與三千代投宿房間的鄰房。

五

昏暗的燈光把兩道人影擴大地貼在榻榻米與

牆壁。

他倆默默對坐不知已多久了。

女侍收回完好如初的餐點之後，庄一郎與三千代便維持着現在這種無言的對坐了。庄一郎與三千代似乎都有許多話想說，但却反而找不到一句適當的話開口。

行經店前的足音也已稀落了。有個「早飛脚」（譯註一）的漢子邊跑邊問：「幾時了？」

「初更了……」庄一郎聽見客棧的掌櫃如此回答，便提起刀立起身：「……我該走了……」

「啊！……庄一郎！」三千代慌慌張張的伸出手。「不要離開，留下來……」

「我不會逃掉，明天一大早就來接妳。況且要過箱根也要先申請證件……」

「不，不要拋下我……」

「我只答應送妳回家。」

「您答應帶我到其他地方。」

「不是的，我只打算送妳回故鄉，而且這也是我唯一辦得到的……」

「我不回去！」

「三千代！妳怎麼變成這樣呢？上次我們清清白白的分手，如今何必破壞純潔的印象呢？」

三千代睜着大眼睛承受庄一郎的視線，接着眼神像突然失去光澤一般，變得空洞游移，她用着宛如巫女唸咒的不具抑揚的口氣說：

「庄一郎！……我坦白說吧！」

「坦白？」

「……我單獨約見你……並且跟你到這裏，這些全都是新之助的陰謀。」

「什麼？」庄一郎竦然發抖。「那麼新之助也躲在佛寺的什麼地方了？」

「是……」

庄一郎的眉間閃過激烈的痙攣。「卑鄙，世上竟有這等可恥的人！」庄一郎目光炯炯地望着

譯註一：〔早飛脚〕專門代人送信件、金錢及其他物件的人。

三千代，一時又變換成其他光芒，臉上的肌肉也拉緊了。

野獸的狂暴性沸騰了。庄一郎步步逼近，突然一把抱住三千代那窈窕的身子。

「三千代，我就遵照新之助的希望，現在要佔有妳了！」庄一郎紅着眼睛緊盯着三千代的臉。絕世的佳麗……閣下的巧緻的睫毛，直挺的鼻樑，櫻桃的朱唇，這些庄一郎忍着死的苦惱讓給新之助。

庄一郎在內心大叫着：好！現在我就盡情佔有！新之助闖進來吧！

眼狂四郎從鄰室紙障的隙縫望着庄一郎淒慘的模樣，便悄悄離開了。

狂四郎的內心突然生起變化。

——我告訴新之助要臨機應變……這應該算是我敗了。

狂四郎悄悄走經走廊，離開客棧，走進對面的料理店。

他對着表情痴呆的新之助投以冷笑，說道：

「看情形還得再等一個時辰。」

一個時辰很快便過去了。狂四郎再度帶着新之助進入客棧，潛入鄰室。他倆所在的房間靜悄悄，沒有半點聲響。

「可以開了。」新之助在狂四郎的催促下，用戰抖的手指搭在紙障，推開五分……一寸……二寸。

眼前是一幅血淋淋的慘狀。三千代雙手掩胸；仰臥着，旁邊庄一郎手抓插在頭部的短刀柄，俯伏着。三千代那蒼白如蠟的死臉極爲平靜。

新之助因所受的衝擊之大而當場癱瘓在地。狂四郎於其後自言自語說：「除此之外似乎沒有其他解決方法了。」其實剛才狂四郎離開時，業已看出此種結局。

黎明。狂四郎與新之助默默走在乳色的濃霧籠罩的官道上。新之助的背包有庄一郎的首級，

懷中有三千代的遺髮。

他們走出江戶口，大約走了幾十丈吧！後面傳來雜沓的追趕之聲。

「慢着！」

「喂！慢着！」傳出各種叫喊。

狂四郎停脚，對着畏怯的新之助說道：「我們就此分手，祝你一路順風。」

「不，不要緊嗎？」

「現在才是我派上用場的時候。」

狂四郎讓新之助先走，他才鎮定的背轉身子。但他却不去數追兵的人數，他的眼睛望着晨曦昇起的東方。

他內心想的是：今天好像是晴天的樣子。

第二十章　假　囚

一

這是釣魚人在海邊、河邊、渠堀垂下釣繩的季節。據說當時在隅田川的釣翁從兩國至小日向排起來有千人之譜，而五座橋也有近千人在垂釣。

此地——深川洲崎的木場，也有數十閒人在木材上面鋪起蒲團，把釣竿伸到海面，靜止不動如菩薩。

這羣人當中也有眠狂四郎與扒手金八。

他們釣的魚是鱚魚。狂四郎在小半刻之內已釣到四條，而金八的魚餌却只有白白被吃掉，尚未釣到一條。

今晨金八造訪武部仙十郎的家，居然遇見行方不明的狂四郎，狂四郎遂邀他一起釣魚。

「去釣魚？你知道美保代跟文字若都很關心你嗎？」

金八對於毫無反應的狂四郎依舊束手無策，只得勉强扛着借自仙十郎的斑竹釣竿，提着魚籠，跟在狂四郎後面。

釣魚這種須要耐性的消遣似乎不適合金八的個性。

金八覺得沒趣，四處觀望各釣魚人專心的表情，最後偸望一眼狂四郎那蒼白機靈的測臉，不禁暗自搖起頭。

接着金八開始哼起流行歌。他不再釣魚，到處瀏覽之下，居然被他觀出一對蹊蹺的男女，金八吃驚得幾乎叫出聲來。

從三十三間堂的方向有一對男女快步正要走上潮見橋。

「嘿！那不是仲町的藝者小登美嗎？居然還化粧得那麼樸素。」金八囁嚅着，再仔細打量那男的。「哇！哇！那不是流放外島的政吉嗎？」

金八自言自語，拋開釣竿，起身，在木材上亦跑

亦躍地跟着。

狂四郎對金八這些擧動毫不加理睬，再度釣起一條魚。

這時後面有人出聲說：「眠狂四郎嗎？」

狂四郎背後站着一名四十上下的武士，外表雖無甚出奇可言，但那雙眼睛炯炯有神。他是大阪的捕快大鹽平八郎。

五年前，狂四郎前往大阪遊歷，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認識一名叫「水野軍記」的人，此人主持「豐國大明神」的神壇，却暗中傳佈基督教，狂四郎識破他以妖術誑惑善良的百姓，有一天他闖入神壇，一刀劃裂掛於龕壁的天帝的畫像。以此爲開端，大鹽平八郎率衆搜捕妖教的黨首，加以一網打盡。此後，狂四郎與平八郎成爲深交，在大鹽家住了半年有餘。

狂四郎見過的人當中，平八郎是他最懷好感的文武雙全的剛銳果敢之士。

「何時來江戶？」

「昨天。從大阪用船運救濟米來江戶……」平八郎面帶憮然的表情說道。

前年、去年連連饑荒，坂東、北國、東國、奧羽各地饑民蜂起。米價飛騰，市價漲了三倍以上。三年前一兩可買六斗五升，但今年能否買二斗米，已成疑問。幕府佈施一萬石的救濟米，今秋起在筋違橋外、和泉橋外設立救濟亭，施粥予各地流來的饑民。

平八郎於是向大阪城代松平宗發及東町奉行高井山城守進言，希望以官府的力量，敦促大阪的豪商鴻池屋、辰己屋、加島屋、平野屋、天王寺屋、近江屋、千草屋等捐獻救濟米，運往江戶。

「狂四郎，德川幕府的命數將盡了。」平八郎遙望海面說道。

「……」狂四郎默默注視着這位充滿正義感的幕吏。

「幕府希望靠明年的豐收來彌補今年支出的

救濟，實在愚蠢至極。如要使人民安於生計，首先必須根本改革幕府的政道。讓人民受苦的是汚吏與奸商勾結，哄抬米價，施政者坐視不管，也太無能了，更糟的是幕府的財政業已窘態畢露。救濟米只是應應急罷了。等那一天氣數盡了，總有人起來給這腐敗的政治敲上一槌。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一旦有先知先覺的志士率先發起，爲天下殉死時，才能寄望衆多志士相繼而起，前仆後繼，推倒這傾頹腐朽的大厦。如果私下發牢騷，就是幾千萬人也休想驚動幕閣，所以勿寧是獨自蹶起，發出獅子吼的才能人成爲改革天下的强大推動力。」十年來初見面便是這番慷慨激昂的議論。

狂四郎對於幕政的腐敗懷着一種漠然的厭惡，然而他是背向這些趨勢的虛無之徒。換言之，他是陷於宿命這一無可抗拒的困境的浪人，他過一天算一天地忍受命運的無常。

聽人發表慷慨激昂的議論，狂四郎的表情依舊不變。

平八郎久久才感覺狂四郎的冷淡。「是的，我差點忘了，跟你談這些話是多餘的，你從那時候就對人生抱着索然無味的態度。」

「現在也一樣。」

「太可惜了……。但是我相信你一旦下定決心，你一定有勇氣爲天下萬民捐軀效命。」

「……」

「萬一災民反抗暴政，發生暴動的話，難道你不打算拋棄個人的死生，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

「……」

「哈哈哈，眞是一諾千金，我看你是不願隨便回答的。……話說回來，我回大阪後打算辭官不幹了。」

「這麼年輕就要退休？」

「嗯，我個性本是驕慢放肆的人，我已經厭倦作一個在人指揮下唯唯諾諾的小吏，何必爲五

斗米折腰呢？……我身爲小吏，仔細觀察周圍，發現身處笞杖之下的囚人不乏遠比那些囚吏之徒更像個人，所以煩悶也多。另外還有個原因，最近我研讀王陽明的學說，多少有一些心得吧。……總而言之，我打算辭官，開一所學塾。現在我想的是錢，眞是須錢孔急。我打算開學塾，發掘埋沒在市井中的俊才，把我的志向悉加傳授。」

接着，平八郎說出他下榻的地點，預定三天後歸大阪，邀請狂四郎務必前往，說完告辭離去，狂四郎目送他的背影，心想：他眞是有心人！

二

因大鹽平八郎的出現而無心釣魚的狂四郎，正起身準備離去時，金八氣喘呼呼地跑回來。

「天下第一奇事！大哥，仲町最紅的藝妓跟流放伊豆島的大流氓化裝潛逃，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狂四郎默默把釣具交給金八，邁開步子便走。

「實在讓人想不通，那個名叫小登美的藝妓，平常的有錢人即使捧一年的場，未必能和她親近！現在居然肯跟那個連吉田町的流鶯相好的流氓並肩走在一起，而且還很着急的在趕路，好像在逃亡的樣子，難道太陽要從西邊出來了？」

難怪金八大惑不解。當時正式被稱爲「藝者」的僅限於吉原與櫓下（芝居町）的女人，其中尤以仲町的藝者權勢最大。若與其他地區的藝者同席，即被延請上座，除她之外，其他人不得彈三味線。衣飾方面也具有特權。這些都不是柳橋或深川的藝者所能享有。因此想成爲仲町藝者座上賓的武士或富翁，至少須進貢三年以上的四季衣裳，而衣裳如非精，就會遭到輕視。就算一切都按照禮數，亦未必能確實巴結得上。

小登美是仲町享有屈指之嬌名的藝者。因此，她若化裝成平常人家的女子，難怪金八啞然了。金八自信不會看走眼，因爲他基於職業上的理

由，對於人的相貌及打扮具有一種異常正確的記憶力。

另一項奇怪的是：最爲深川一帶的居民所痛恨的政吉，二年前曾被流放到伊豆島，至今尚未聽說有關獲赦的風聲。政吉回來的話，消息應該會傳到金八耳裏。

——實在猜不透。

金八正苦思不得其解時，狂四郎低聲反覆那句自嘲似的話。

「轟轟烈烈的大事？」

「什麼？您說什麼？」

「你儘管去想你那藝妓之謎吧！」

「就是嘛！……眞是奇怪。」

但是之後在他們的前面發生一件事，使得狂四郎不得不親自去揭開那個謎。

那是他們走過新大橋時，發現衆多人朝着濱町河岸跑。

後面的人對着前面的叫人說：「浮屍是男的還是女的？」

「不是女的，何必跑這麼快，聽說是仲町的藝者呢！」

金八聽人這麼喊着，委實大吃一驚。「大哥稍等一下……」金八也隨着人羣跑。

漲潮時，濱町河岸的防波樁常有浮屍絆着。金八到時，便用力擠到人牆前面，官府的人正把俯伏的死屍拽近水邊。

——不錯，的確是仲町的藝者！

金八及其他圍觀的人鴉雀無聲，屏息在等待。

官府的人用力把死屍翻成仰向，觀看的人羣因所受的衝擊之大而譁然。

死者的臉孔竟被搗碎，慘不忍睹。

「手段太狠毒了。」

「這是什麼深仇大恨吧！」

官府的人互望一眼，不約而同的點頭。屍體蓋上草蓆後，圍觀的人這才七嘴八舌地談論起來。

「兇手一定是火山孝子，幸虧你只迷上流鶯比較沒事。」

「藝者玩膩了，現在改找流鶯。眼前這具浮屍實在太可憐了，以前她是我玩弄過的藝妓。」

「算了，別吹了，你連品川的三流妓女都沒資格碰呢！」

「胡說！」

「好了！兩位別吵，各位看見這浮屍，有什麼感想嗎？孔雀因羽被人獵，麝香因臍而亡身，紅裙股堅貌被摧。朝開暮落，槿花之夢，剝下一層皮，美人也不過如此這般……」

這時候——。

有個混混模樣的漢子走下石階，走近官差，說道：「對不起，死者一定是仲町巴家的藝者小登美，從大前天她就失踪了，我受託到處找尋她的下落……」

金八一聽，正想開口示疑時，背後有人用手指頭戳他一下，示意禁聲。

只聽那漢子說聲我帶你們到巴家，便轉身奔上石階，撥開人牆，正要跑開時，有一條手臂伸來搭在他的肩膀。

那漢子回過頭，望見狂四郎那冷然的面孔，不禁面露驚色。

「嚇一大跳吧！爲何見到我會害怕？」狂四郎握住那漢子的手腑子，彷彿好友似的勾肩搭背，兩人一起邁開步子走離。

「你爲何一眼就知道她是巴家的小登美？」

「從衣，衣服……」

「紫菟的花格子，吉原不只她那一件，我正月在茶屋見過十個藝妓穿那種衣服跳舞。你一定很早就在這裏，等到浮屍打撈上岸後，你便向官差報告她是小登美。我看你分明就是政吉的人。」

背後響起金八拍手叫好的聲音。

原來在木場時，金八所講的話，狂四郎句句都聽進去了。

那漢子的臉孔逐漸轉青。

狂四郎眼睛望着正前方，問說：「金八，小登美與政吉一起往哪個方向逃？」

「這嗎？我跑過去，正出聲要叫他們時，小登美坐上一臺預先準備的轎子，飛快地消失在島田町。」

「如此說來，政吉已回他的藏身處了。朋友，帶路到政吉的地方。」狂四郎如此命令時，他那敏感的神經感覺到右邊的轉角有所動靜，轉眼一看。

立在那邊的混混模樣的人便反射地轉身便跑。

「朋友，有要緊的話告訴你，這也是有益於你的。」狂四郎對之喊道。

但是慢了一步。

狂四郎闖入政吉位於石原新町的藏身處時，政吉俯在厨房，上半身已被鮮血染紅。

狂四郎迅速翻過他的身子，政吉身中一記起自右肩的袈裟斬，殺人的手法相當俐落。

狂四郎搜其懷中，摸到一個胴纏，抖一抖，除了十幾枚硬幣，另外有一張紙。

下總國印幡郡登美鄉　政吉

此人為運送貢租之要員，等級屬水手，非囚犯，立此為證。

勘定奉行　押印

原來政吉並非被流放的罪犯。

狂四郎心中電光火石地一閃，其中必有隱情。此時格子窗一帶響起金八的怒吼聲：「想逃嗎？」並有扭打的聲音。

金八挨了重拳，踉蹌倒退，狂四郎並不理會，眼睛直望着文件，用心思索着隱藏在文字背後的重大秘密；他靈機一動，聯想到「登美鄉——小登美」這一相近的名稱。

「大，大哥，快來！」金八尖叫。

狂四郎不動。「金八，那種小角色別理他，你快去牽一匹馬來，要脚力好的。」

三

隔天黃昏，狂四郎前往無量寺門前的古賀洞庵，造訪大鹽平八郎。

「請原諒我開門見山，記得你昨天說急須用錢？」

「嗯，不錯。」

「好，這筆錢包在我身上，總數大約超過五千兩……」狂四郎面無表情說道。

「什麼……五千兩?!」平八郎瞠目。「你打算從什麼地方拿出這麼多錢呢？」

「用偷的。」

「偷？」平八郎大感不解。

狂四郎笑說：「但是那筆錢是貪官從貢租之中舞弊所得來，所以與其說是偷，倒不如說是取回來送還老百姓。」

「原來如此！」

「有一個名叫備前屋與兵衛的米商勾結幕府管財政的要員，並且籠絡豐後、豐前、筑前的掛屋（辦理金錢的卸用商人），僞造領取的證券，用船運到江戶灣，但未送進金銀座，而私藏在某個地方。目前已經累積到五千兩以上。那些金幣尚未經過金質的檢查，所以得手的話，在市面上使用不會露出破綻。」

「你如何查出這項貪污？」

狂四郎並未立即做答。「我有把握取得那筆錢，但是我有一個附帶條件。」

「請儘管說。」

狂四郎請女傭將他留在門外的人帶進來。

不久被領進來的是個女子，雖然身穿布衣，但容貌却美得令人眩目。

「我的條件就是請你帶她到大阪，她是吉原仲町的藝妓小登美，告訴我秘密的人也就是她。有一天她偶然聽見備前屋與人在茶屋的雅房密談

却被備前屋發現，就命令密航船的船員帶她出海，準備將之殺死滅口。但是機緣非常湊巧，那名船員正巧是她的哥哥政吉。……結果政吉委託他的手下找來一個流鶯，穿上妹妹的衣服做替身，而政吉則護送妹妹回故鄉。……當我找到政吉時，備前屋已派人暗算他了，所以這個女子是無辜的；不，爲了跟備前屋別苗頭起見，無論如何也要保護她的安全。」

平八郎對着快口做扼要敍述的狂四郎與深深低着頭的小登美，重重點頭說：「好。」

「今晚初更請你帶她到永代橋畔……我另外派人準備一條蓬頂船。」

狂四郎說罷，起身，小登美也抬起頭，深深款款地望着狂四郎。

狂四郎昨天乘馬前往登美鄉，未徵求小登美同意，便擄人似地將她放到馬鞍上，連夜載她回江戶。狂四郎這個浪人今後必定成爲她永難忘懷的人。

狂四郎稍與小登美目光相接，便毫不留戀地快步離開了。

四

時刻大約已過二更了吧！

月光皎潔，但海風强勁，吹得波濤起伏，使得海面留不住月影。

所有漁船都已停泊在避風的溝渠。

沿着溝渠有一處神社，現在正有七、八個黑影扛着重物從神社出來，走向停靠在岸邊的船隻。

「好，放到船尾。」在指揮者的命令下，五個顯然是千兩箱的箱子裝上船時，附近一只大魚籠的後面突然站起一道黑影。

「辛苦了，今晚各位可以早點休息。」

衆人大吃一驚，連忙散開，圍成一個圓圈。

「等一下生還的人請代轉備前屋，眠狂四郎還沒打聽出地點以前，他何必急着把五千兩金幣

·印翻不·權版有·

·四季文萃·

35

東瀛豪俠傳

第一册

原　　著／柴田錬三郎
譯　　者／王家成
插　　圖／胡澤民
發 行 人／葉聖康
社　　長／盧壯興
出版·發行／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13-18號信箱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14號2樓
電　話：3929134
郵　撥：105626
出版登記／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319號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中山路2段637巷37號
電話：9521291～2
第一版／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十日

特價60元

◀本書印刷、裝訂如有瑕疵請寄回更換▶

轉移陣地呢？小登美並未死在政吉的手中，她還活得好好的，要是我沒遇見小登美，我不會這麼快就出現在這裏。其實小登美只偷聽到金幣藏在佃島，至於詳細的地點，她根本不曉得。我做夢也不會想到居然會在住吉神社裏面，所以你們不搬出來的話，我還得費心機去找，說不定還找不到呢！換句話說，備前屋只要按兵不動就沒事了。況且我是個沒有耐性的人，找不到也就算了。……我預料你們今晚會搬出來，很遺憾被我猜中了。」

狂四郎話未說完，側面響起一聲叫喊，有一把劍乘着烈風襲來。

狂四郎宛如被劍風吹送似的前躍數尺，此時他的右手已握着染血的劍，第一個攻擊者倒下時，狂四郎已開始對着正面的指揮者畫起圓月。

不愧是指揮者，劍術造詣確實不凡。

他爲了防範圓月的妖氣，採用背手劍——左脚橫跨，劍尖向右，刀刃向上，雙手擋住臉孔，步步後退。

狂四郎背風，頭髮衣袖衣角皆被大風吹得飄揚，在他前進三尺之間，已畫出九分九的圓月。

「呀啊！」狂四郎的口中發出一聲懾人魂魄的叫喊，對方的背手劍也反射地發揮威力，橫掃一刀。但狂四郎依然保持着原先的架勢，對方一慌，連忙想收劍回到背手劍，但其間產生的空隙，却招來無想正宗攔腰一斬。

狂四郎提着劍，環視衆人一周，發現剩餘的人鬪志已盡失，於是走近船邊，切斷舫索。當他把着槳開始搖時，無人露出攔阻的動作。

船隨即來到浪高的大川，當年狂四郎在瀨戶內海的孤島時，業已練就一手撐船的好本領。

大鹽平八郎與小登美乘坐的蓬頂船此刻已在永代橋畔等候接運這五千兩。

（第一部終）

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三冊〕 莊練著 每冊七〇元

歷史是人事活動的累積，手握軍政大權的領導人物，他們的思想言行更直接與國家命運的休戚榮辱息息相關。十九世紀的中國，正當西方勢力劇烈衝擊，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由同治、光緒的小康局面，而至慈禧的獨攬政柄，清政之不綱遂如江河之日下。要瞭解晚清末年何以如此災晦否塞，國事蜩螗，透過本書認識其時當政人物的言行思想，乃不失一可行之法。

坊間所刊行的中國近代史，林林總總，但多侑於體裁，其敍述總是全般性的，詳於此必略於彼。本書即以人事活動的經緯，來補足通史敍述的缺略，使讀者得以深一層窺見歷史演變的趨向。

「中國近代史的關鍵人物」已出版三冊，敍述的人物包括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張之洞、劉銘傳、咸豐、慈禧與恭王（以上第一冊）李鴻章、翁同龢、大小醇王、同治與光緒（第二冊）盛宣懷、端王、剛毅與榮祿、袁世凱、慶親王、瞿鴻禨、岑春煊（以上第三冊）等人，全書六十萬字分三冊敍述廿二位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性人物。

作者莊練，本名蘇同炳，浙江杭州人，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服務，著有「明史偶筆」、「明代驛遞制度」、「臺灣古今談」、「涉史偶筆」、「明清史事叢談」、「閻羅包老與張龍趙虎」等。

每冊七〇元，全套三冊一次購買八折優待

・四季出版公司編輯部・